

陳衡哲女士著

西 洋 史 冊 下

新 學 制
高 級 中 學 教 科 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例言

一、本冊係繼續西洋史上冊而作，本擬分爲「近古」與「近世」二編，但著作的時候，忽然覺得這個分別的勉強，所以便不復將他分編，但名之曰「近世史」。他的意義略等於「Modern History」；他的時期，起自意大利詩人但丁之死（一三二二），終於此次的歐洲大戰，占時凡約六百年。

一、本冊本應尙有美國一章，但因爲全書旣已遠超出十萬字以外，深恐教者及讀者的時間不敷，所以只好暫時從略。待他日將本書的篇幅略爲削減之後，再行加入了。

一、本冊的編輯方法，又與上冊略有不同。上冊中的上古史，是以國爲單位的，而中古史則是以重大的史蹟或時期爲單位的。但近世史則因史蹟的衆多，及彼此關係的密切和複雜，所以便不能不兩法兼採，以期完成本時期歷史的整個性質了。讀者但須查一查卷首的章目，及每章中的重要段落，

便可以明白本書經緯的所在，及織成這個整幅圖案的方法。

一、本時期的西洋史，還有一個與上古和中古史不同的地方，這便是他的世界化。靠了地理上的發見，和科學的應用，西洋歷史的範圍，就愈擴愈大了；而因為時間的接近，我們對於這一期的西洋史，尤能感到深切的興趣；所以編輯此書的標準，也不得不略略變更。上冊西洋史的編輯，比如是閑談隔村張三李四家太上老祖的掌故，此冊的編輯，卻如演講本村現存長輩的事業和人品，他們的歷史，是都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上冊所當避免的，是無精打采的乾枯說話，此冊所當避免的，卻是左右袒的偏見。但這個危險，又豈獨是著者所當注意，近世史的教者和讀者，豈不也當以世界觀的超然眼光，作為他們的指南針麼？

一、此外關於本書的宗旨，及選材的標準等，請參看本書上冊中的序文，例言，及導言，此處不再多贅。

著者啓事

本書內容原擬有美國及南北美洲一章嗣因本書篇幅已逸出原定計畫之外臨時減去但西洋史中少此一章終屬缺憾現擬在再版或三版時仍行加入唯著者對於下列兩點頗難決定擬請用此書之教員諸君加以贊助

一 本書加入一章於教授時是否嫌其過長

二 如嫌過長本書應於何處略加刪節俾騰出適當篇幅為加入此章之用

以上兩點如承用此書者不吝 賜教曷勝感幸賜示請寄北京都城隍廟街八號

任寓某收

陳衡哲敬白

西洋史下冊目錄

例言

第一章 文藝復興	一
第二章 列國新形勢	四四
第三章 宗教革命前的歐洲	八一
第四章 宗教革命 附宗教改革	九八
第五章 地理上的大發見及殖民地的競爭	一二六
第六章 列強政局的開始	一五二
第七章 法國革命	一八九
第八章 自拿破崙至梅特涅	二三六
第九章 一八四八年後的歐洲	二五五
第十章 歐洲與世界	二八六

地圖目錄

數目 圖名

插入第幾頁後

- | | | |
|---|----------------|-----|
| 一 | 十三世紀末年的西班牙及葡萄牙 | 六八 |
| 二 | 宗教革命前的歐洲 | 九四 |
| 三 | 大發見後的世界 | 一三六 |
| 四 | 法國革命時的歐洲 | 一七二 |
| 五 | 波蘭的瓜分 | 一七四 |
| 六 | 維也納會議後的歐洲 | 一四〇 |
| 七 |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 | 一七〇 |
| 八 | 帝國主義下的世界 | 三一二 |

圖畫目錄

數目 圖名

插入第幾頁

- | | | |
|---|------------------|-----|
| 一 | 哥德式的建築 | 二六 |
| 二 | 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 | 二六 |
| 三 | 米開蘭基羅的雕像「大衛氏」 | 二八 |
| 四 | 波提奇利的圖畫「愛神的誕生」 | 三〇 |
| 五 | 拉飛爾的圖畫「教皇玖利第二小像」 | 三二 |
| 六 | 歐化世界之圖 | 一四一 |

西洋史下冊

文藝復興的三個大事件

近世史

第一章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歐洲中古和近古的一塊大界石，歷時數百年之久，延地半歐洲之廣。現在我們若要明白這件史蹟，卻先應知道文藝復興的意義和他所以發生於意大利的原因。

文藝復興
的兩個意義

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意義有兩個：一是復生(Re-birth)，一是新生(new-birth)，這兩個意義是都不錯的。因爲從一方面看來，文藝復興是希臘羅馬的古文藝和人生觀的復活，是一種復生的運動；從他方面看來，文藝復興卻是歐洲近古文化的先鋒，是一種文化的新誕生。大抵在文藝復興的初期，他的傾向是偏於復古的；後來到了盛極將衰的時期，卻又見老樹根上，到

處產生新芽兒了。這是偉大新文化產生時的一個普通現象，所以我說：「復生」和「新生」的兩個意義，是都不錯的。

文藝復興與近代大事的關係

文藝復興的意義，又有廣狹的不同，但普通人對於文藝復興的觀念，無論在中國，或是西方，大抵是偏於狹義的。文藝復興自然是文藝的復興，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我現在所要採取的新義，卻不但要把復興的意義擴充到一切文化的新生，並且要把文藝的意義推廣到凡百人類的活動。因為唯有靠了這個解釋，那個運動才有支配歐洲近世數百年歷史的資格；唯有靠了這個解釋，那些本與這個運動一氣相貫的宗教革命，地理上的發見，列國的興起等，才能游子歸宗似的，回到他們應有的地位去。

文藝復興又是歐洲中古文化的一個反動。關於這一層，卻須從兩方面看去：第一，是人民的理智和情感方面，他是代表人民生活的內部的；第二，是社會和制度方面，他是代表人民生活的外部的。

從人民生活的內部說來，中古之時，歐洲的人民，飽受了死亡流離的慘痛。政府與社會，均不能庇護人民，於是基督教會和他的出世觀念，便成爲人民的唯一寶筏了。後來社會秩序漸定，人民漸有餘暇去運用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他們對於教會的出世觀念，不免就發生了一種反動。當風狂雨驟之時，牆壁屋宇，固然是很好的；但如今卻是風停雨止，又到了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時候了，他們還能甘心伏居在黑暗的屋子裏嗎？所以上古希臘羅馬的入世觀念，此時又重新受到羣衆的歡迎，做了他們折窗毀壁的好工具了。這是中古與近世分界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是歐洲人民對於人生觀的一個大變遷，便是歷史家所說的「人的發見」。他是上古人生觀的復活，中古人生觀的致命傷，近世人生觀的一個萌芽。文藝復興所以能在歷史上占一個重要的地位，根本上也是由於這個。

從人類生活的外部說來，歐洲自西羅馬之亡，以至第十世紀的五六百

年，是我們所認為真正黑暗的時代的。那時歐洲的重要狀態，是諸種文化相遇時的混亂糅雜及黑暗，但同時也是新文化伏根的時代。自十一世紀以至十四世紀，是東方漸明的時代，而近世的文化，也於此時漸露萌芽。在十三及十三兩世紀中，法國南部的文化，是不亞於十四世紀時候的意大利的；但一則因為法王的摧殘，一則因為時機尚未成熟，文藝復興的中心點，乃由法國移入意大利；而他的時期，也就延遲了一二百年。

十二三的三個世紀，也是歐洲人民感情爆發的一個時期。十字軍的東征，僧社的成立，青年求智慾的加增，學者詩人的風起雲湧，都是好例證。到了第十四世紀時，卻又起了一個反動，但見從前如火如荼的情感，化成輕煙淡霧。十字軍既已失其號召的能力，而從前刻苦修行的僧社，此時亦成為思想專制的代表，成為教皇箝制人民的工具了。

所以到了但丁死亡的時候，中古的歐洲，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位。十字

軍不能擴張教會的勢力，反促成了封建制度的消滅；僧社不能改良教會內部的腐敗，反爲他日的宗教革命下了一個種子。教會統一歐洲的黃金機會便從此失去。而列國的形勢既成，近代種種功業與罪惡的種子，也就深深的伏在土中了。此是中古不得不讓位與近世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因爲中古的開化日耳曼人，此時已經成功，已經完結；新文化既已產生，中古的種種思想，種種制度，也就不得不讓位於更合時勢所需的新思想和新制度了。當十四世紀開始時，日耳曼的民族已能作自由的思想（威克立夫等），已能謀獨立的生活（城市的興起等），已能建立強固的政府（英法等國），已能各自有自己的方言；已能自由表現個性（詩人代表如但丁，藝術代表如喬托）；已能繼續希臘人的遺緒，而作科學的研究（如路加培根）。到了這個形勢，個文化化的產生還能免嗎？

但在這兩個原因之下，還有一個更深的原因，這便是個性的復活。中古

的時候，人類的個性爲教會所壓制，除了祈求死後幸福之外，是沒有別的希望的。他們無論在智識方面，或是情感方面，都是沒有發展的機會的。這個情形，當然是擾亂式的中古社會的結果。但當秩序漸定，人民漸有餘暇來發展他們的個性時，他們便不由自主的要把這個束縛掙脫，去重過他們的自由生活了。這個個性的復活，也便是歷史家所說的「人的發見」。他是文藝復興的酵，沒有他，便不能有文藝復興。他是近世一切史蹟的原動力，宗教革命和地理上的發見，也是他的產品，而中古與近世的根本分別，也就在這個地方。

中古與近世的分別，也可以用比喻來說明，中古的代表，比如是一個戴着面幕，關在小室中的乾癟僧侶；近世的代表，卻是一個享受「現在」和「此地」之美的強健少年。前者的人生觀是出世的；後者的人生觀是入世的。前者是中古文化的結晶，後者是希臘精神的復活，也就是近世文化的種子。

現在且先論狹義的文藝復興，——即是文學藝術等的復興。這個文藝復興的產生地，卻是北部的意大利。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意大利本是上古文藝復興產生於意大利的原

文化的老家，羅馬帝國雖曾亡於日耳曼蠻族之手，而人民對於他們祖先的遺業，卻終是不能忘懷的。一顆大樹雖經風雨的摧殘，使他的種子飄搖零落；但春光一到，最先產生小樹的地方，恐怕終還是在那顆大樹的附近罷。這是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意大利的一個原因。

（二）政治
上的背景

第二個原因是意大利政治上的背景。原來自從神聖羅馬皇帝在十三世紀時拋棄了意大利之後，意大利才得脫離了日耳曼的政治漩渦。但意大利在中世紀所受的政治上的創傷，也不是短時期所能恢復的。不但如此，在教皇權力之下，政治上的意大利，是不易得到統一的領袖的。所以城邦政治，便成為當然的結果了。

意大利北部諸城邦的勢力，并不一樣，其中強凌弱，衆暴寡的事，也是常見不一見的。而他們的政體，也是應有盡有，無式不備。他們有的是實行專制政治的，米蘭（Milan）即是代表；有的是外具共和之名，內具貴族專制之實的，

威尼斯(Venice)便是一例；有的是實行共和的，佛羅稜司(Florence)便是一最好的代表。在佛羅稜司城邦中，共和的利弊，尤能儘量的發洩出來。結果是使佛羅稜司成爲第二個雅典，一方面使他飽受朝秦暮楚政策的痛苦，一方而又使他成爲意大利文化的中心點，和雅典的成爲上古希臘文化的中心點一樣。在十五世紀中葉時，佛羅稜司的政權，都歸入了美地奇(Medici)家去，這一家中接連產生了兩位賢明而能幹的君主，一是加司莫(Cosimo)，一是加司莫的孫子羅稜索(Lorenzo)。這祖孫兩人，都能禮賢下士，獎勵美術文學，而尤以後者爲能類於古雅典之白律苛司。佛羅稜司之能成爲文藝復興的中心點，實在不能不歸功於這兩位君主。

此種城邦的君主，頗似希臘古時的霸主(tyrants)，歷史家名之曰 despots，亦是霸主的意思。這些霸主大抵都能獎勵文學美術，爲文藝復興的灌溉者。

十三世紀時的神聖羅馬皇帝腓特烈第II(Frederick II)，即是此類霸主的先鋒。他自

己是一個詩人和哲學家，又能說希臘、法蘭西、意大利及阿拉伯的方言。他曾羅致各種詩人、藝術家和學者——不分宗教，不分種族——到他的細細利朝廷內去，使意大利的南部很早的就產生了一個具體而微的文藝復興，為後來的文藝復興下一個好種子。我們當又記得，這位皇帝便是與教皇爭執，不怕驅逐出教的人；他曾把教皇氣得發昏，因為他對於教會是採取藐視的態度的。他的思想，是已經跳出中古的範圍了。

城邦政治，固然是政治上的一件不幸之事；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因為競爭的劇烈，和思想的自由，他卻很能促進人民天才的發展，和新文藝的產生。上古希臘城邦政治時代的文藝，便是一個例證。所以我說，中古末年意大利的政治情形，也是文藝復興的一個大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地理上的和人種上的關係。當西歐擾攘的時候，意大利北部各城邦與東方的交通和商務，卻始終不曾間斷，其中尤以威尼斯和幾那亞(Genoa)為能執商場的牛耳。這個情形的結果，一方面是使意大利的城邦感受到異種人的激刺，和上古文化的遺跡——此時上古文化的代表是

回教文化，和東羅馬帝國的文化 (the Byzantine civilization) —— 一方面又使他們的眼睛常常睜開，不至於太上了教會的當。在這個情形之上，又加上了意大利人民愛悅文藝的天性，所以在中古末年時，意大利人比了其餘歐洲的人民，心地便要明白一點，眼光便要寬大一點，見聞便要強博一點。這個情形，是於文藝的復興極為相宜的。

文藝復興所以產生於意大利的原因，固然不止這幾個，但這幾個卻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了。

文藝復興的一件事，與別種史蹟頗有不同的地方，因為他是一種心情的變遷，不似其他史蹟之能以行為着跡，所以敘述他也至為不易。又况他所包的範圍又極大，所占的時間和地點又極廣，所發生的影響也是至今不曾消滅。我現在只得選擇其中的幾件大事來簡述一下，作為這個大潮流的代表罷。這幾件大事是：（一）古學的復興，（二）方言文學的產生，（三）藝術的復

活與興盛，（四）科學的興起，（五）智識工具的改良。

（一）古學的復興

古學是指上古希臘和拉丁文化盛時的學術思想及文章而言。他的復興，是文藝復興的最初表示。歐洲上古的思想學術，當然以希臘爲最古；羅馬承他之後，產生了一種希臘化的羅馬學術。到了中古時候，蠻族騷擾歐洲，上古的文化，不絕如縷者，約有五六百年。這個時期，便是歐洲真正的黑暗時代。但古文學雖受了許多摧殘，卻不曾因此絕跡，下面所舉的三處，便是他藏匿的地方：其一是各地的寺院，其二是君士坦丁城，其三是回教徒所建的國家。寺院內的長老和僧侶，本是上古文化的保護人，但後來他們也就漸漸的愚闇起來，只知戴了中古人生觀的眼鏡，去曲解古人的思想學術了。君士坦丁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古希臘文化所被之區，因此，他也頗能爲上古文化保

存一點精華。回教自從征服東方文明故土之後，會從聶斯托良（Nestorian）教士處，學着了希臘的哲學，科學，及醫算諸學；又加上了阿拉伯固有的文化，結果是造成一個燦爛的回教文化。這個文化最好的代表，是在西班牙的回教都城哥多瓦（Cordova）。

以上所說的，便是古學在中古時潛地伏流的大概狀態。到了第十三四世紀時，靠了十字軍的激刺，及交通的增進；靠了各大學所供給的機會；靠了歐洲人民求智慾望的復活，及對於人生觀的變遷；這個久伏於地下的古學，也就鑽巖撥土的要求重見天日了。

最初見天日的古學，是亞里斯多德的學說。第十二三世紀時，各國大學中最重要的書籍，只有二種：一是聖經，一便是亞氏的著作——物理學，名學，倫理學等等。——由此可知亞氏學說在智識界的勢力了。但這些著作，大半是由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的；他們不但錯誤百出，並且還加上了許多回教

和基督教所給他們的曲解和附會。亞氏學術的真義，遂如披雲蒙霧一般，不易看見了。亞氏如此，其他古人可知。所以古文學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求直接閱讀古人的著作。

人文主義

這些古文學家，歷史家叫他們做人文學者（humanists），因他們所提倡的是人文主義（humanism）。我們已經屢次證明，上古文化與中古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是在一則以人爲中心點，一則以神爲中心點。古文學家既是上古文化復興的使者，他們學說的中心點，當然是「人」而非「神」了，所以他們的主義，可以譯爲人文主義。

彼脫拉克

一—三〇
四至一三

佛羅稜司城的彼脫拉克（Petrarch）關於這位好古老先生的生平，現在卻只能簡述幾句。他是但丁的同鄉，也是佛羅稜司城的人。他自小便有好古的奇癖，他不但目好古學，耳好古音，并且常常心往神馳的將身移置到古文人的

社會中去。他常懷着那「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慨，所以他便常常的作些相思愛慕的信札，致於那些久已長眠的拉丁古文學家。因爲在彼脫拉克的心目中，只有不朽的古人，是能了解他的思想心情的，與他真正同時同地的人，卻因性情志趣的不同，反成爲異時異地之人了。這個與古人忘時同化的精神，是彼脫拉克一生成功的原動力。

彼脫拉克
對於文化
的貢獻

但彼脫拉克的成功——即是他對於文化的貢獻——是什麼呢？簡述起來，可得下列的幾條：其一，是他的爲古學而研究古學的精神，及這個精神的傳染於他的社會；其二是他的收集和整理古文殘稿；其三是他的舍棄膚淺的創作，而從事復古，使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成爲一個源遠流長的事業。因此種種原因，彼脫拉克便不會成爲當時意大利的久鬱待洩的智府的先導了。歷史家常把他稱爲「人文主義之父」，即是由於這個理由。

彼脫拉克的成績，還有許多以意大利方言作成的抒情小詩。這些小詩都是他少年時代

希臘古學
的復活

的著作。後來他年老了，對於方言的文學，頗生輕視之心，因此便把這些小詩也毀棄了。但普通的歐美人士，至今尙以爲彼脫拉克的所以不朽，乃在這些抒情小詩。

但譬如掘古城者，城愈古則愈在下層。彼脫拉克能從基督教化和回教化的上古文化中，發見了拉丁式的上古文化，可算是已掘到古城上面了。但是在拉丁式的古城之下，豈不還藏着一個更古的希臘城嗎？適在這個時候，東羅馬帝國因土耳其入寇的危機，常常遣使到意大利去求助。這些使者是比較稍懂希臘古學之人，所以他們便被意大利人拉去做希臘教師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克利梭拉（Chrysoloras）。他於一三九七年，開始在佛羅稜司教授希臘古學，一時聽講之人，如狂如醉，佛羅稜司全城，便不啻成爲希臘狂了。後來君士坦丁爲土耳其人滅亡之後，希臘人的西徙者，就更日益加多，而古希臘文學的靈魂，也就更加精神勃勃起來。

古書復興
的效果

(一)尋求
真理的精神性

果簡說幾句罷。

古學復興的第一個效果，是創立一個研究真理的評判精神，爲歐洲的人民驅除數百年來胸中的茅塞。因爲這些人文學者，是只求懂得古人的真義，只求從理智方面去認識人生，餘事均所不顧的。他們對於教會的態度，也是以此爲標準。如教皇的說話與理智相符，他們便服從他，否則他們便不睬他。這個輕藐教會的態度，這個唯理是視的評判精神，實比千萬刀槍還要利害。所以人文學者在表面上，雖還都是教會的兒子，但在實際上，思想專制的致命傷，卻是他們所給的。

第二個效果，是考據學的發達。他的結果，是使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建築，在一個堅固磐石之上。

第三個效果，是讀書工具的加增，而其中尤以書籍的增添，書上訛錯的校正，以及圖書館及學院的創建，爲最重要。加斯莫所創辦的柏拉圖學院

(二)考據
學的發達

(三)讀書
工具的加增及改良

(The Platonic Academy) 及圖書館，是佛羅稜司城對於文化貢獻的一個具體代表。

(四) 教育的改良

第四個效果，是教育的改良，而彼脫拉克的徒孫達弗得爾 (Da Feltre)，乃是這個新教育的領袖。他的教育，是以希臘的中庸人生觀為根據的，文藝復興時有許多名人，都是出於他的門下的。

(五) 女學者的興起

第五個效果，是女學者的興起。十世紀時的初年，有一位女士曾對人說道：『世上最可恥的事，莫過於愚闇，若使愚闇是女子入天堂的門券，那麼，我願造物主把我送到地獄裏去罷。』這段言語是很可以代表當時女子的自覺心的。威尼斯的佳姍特拉 (Cassandra of Venice)，和佛羅稜司的亞歷山特拉 (Alessandra of Florence)，是十五六世紀時女學者的兩個好代表。她們頗能與男子自由交際，自由講學，但同時，她們又都是品潔行高，為一般人士所敬仰的。這些女學者實是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鋒，尤可貴的是她們的解放方

法。她們的解放，是由內而外的，是以解放自己的理智爲起點的，她們並不會以解放的責任推到男子的身上去。

(六)新的
人生觀

但古學復興的最大效果，上面已屢次提及，乃是以一個人生觀的新模型給予一般人士。中古人生觀的不適於此時的人生，可以不用再說了；但憑空去創造一個人生觀，也不是一件易事。十一二三諸世紀時，人民對於中古的道德觀念既已不復信仰，而新道德的標準又未立定，於是一般人士便不由自主的發生了一種向外的盲求，和內心裏靈肉的衝突。但如今好了，靠了人文學者的辛勞，古羅馬希臘的人生觀，已呈露於目前，可以任意去採用了。這豈不是一件快事？羅馬希臘的人生觀，是以人爲單位的，是以發育個性爲人生的究竟的，所以這個新人生觀的發見，不啻便是人的自己發見。古學復興到了這個地步，在文化上的貢獻，可以說是已經登峯造極，此後便不免要走下山路了。

(二) 方言文學的產生

歐洲中古時的通行文字，是一種變形的拉丁文。但列國的人民，既不是羅馬的後裔，他們的方言，當然也與拉丁不同。即在羅馬故土的意大利，亦因人種的複雜，產生了一種異於古拉丁的意大利方言。這些方言在中古時，是沒有文學的價值的，他們不過是一種言語罷了。直到十四世紀以後，才漸有些文人，去把這些方言應用到文學上去，使他們得到了文學上的價值。到了十六世紀印刷術發明之後，這些方言又得到了一個新勢力自此以後，他們就代替拉丁文，成爲近世歐洲文化的重要工具了。

這個中古拉丁文在歐洲文學上的地位，猶之我國的官牘文字，和他對待的一方面有更美更佳的古拉丁文，一方面又有爲普通人所用，而尙無文學價值的各國方言。上面所述的古學復興，猶之我國唐代士人的提倡古文；而此章所述的新文學的產生，亦與我國近日的白話

這個方言文學的產生，本是與古學復興同出一源的，因為當時意大利的人文學者，大抵都能運用方言，為創作文學之用，而當時的文學家，又都是受過古學的洗禮的。並且這兩件事的目的，也很相同，他們雖是一向前看，一向後顧，但他們卻同是對於中古拉丁文表示不滿意的。他們的成功，都是他的催命符。

但古學復興的性質是縱的，——即是直溯上古的；——而新文學產生的性質，卻是橫的，是一國與一國不同的。所以我們現在敘述方言文學產生時，便當以各國為單位了。

意大利 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祥地，所以他的新文學的產生，也是最早，而且又是十分優美的。這個新文學的老祖，不用說，自然是那位十四世紀時的詩人但丁(Dante)了。前乎但丁的人，也未嘗沒有以方言作為文學的，但丁

意大利的
方言文學

八

但第一等的出品很少，第一等的長詩更是沒有。所以但丁的神曲 (The Divine Comedy) 便成爲意大利方言的第一大成功，歐洲方言文學的第一美麗產品了。

亞利奧斯多

但丁所代表的是文藝復興的曙光；而十五及十六世紀的詩人亞利奧斯多 (Ariosto) 所代表的乃是文藝復興的日中時代。亞氏的傑作奧蘭度的怒狂 (Orlando Furioso) 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生觀的一個完全寫照，猶之但丁的神曲爲中古人生觀的寫照一樣。

模伽邱及其他

在散文方面，則但丁的新生命 (The New Life)，乃是一個先鋒。此外如模伽邱 (Boccaccio) 的十日談 (The Decameron)，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的王者 (The Prince)，也都是這時期中意大利散文的傑作，及意大利後來文學的模型。

英國的方言文學

綽塞及威
克立夫

布里古事 (Canterbury Tales) 的作者。而威克立夫 (Wyelif) 所譯的聖經，亦能與這個古事平分創造英文文學之功。

在綽塞之前，英國已有方言文學的產生，但甚少偉大的作品，故本書遂把綽塞作為英國的第一方言文學家。歷史上此等例子甚多，因為凡是大事，沒有不是伏源在千萬里之外的。但窮溯細追之舉，乃是編專史者之責，非普通歷史所應做的。因恐讀者把「第一」兩個字看得太呆了，故趁此機會申說一下。希望讀者能常常記得這個意思，勿犯以辭害意之病。

英國人的
留學意大
利及效果

自此以後，英國少年因思慕意大利文藝復興之故，常有到意大利去游學的。這個游學的結果，不啻為英國學界打開了一個窗戶，於是陽光所照之處，凡英國生活的簡單，學校的固陋，教師學生智識的閉塞，都如暗室中的蜘蛛塵堆一樣，此時都一一顯露出來了。

不幸十四世紀以後，英國接連發生了兩次大戰——百年戰爭及薔薇

戰爭——一次大疫，又加上了農夫的叛亂，於是喪亂貧苦的空氣，便把新文學的萌芽暫時弄萎了。直到十六世紀女皇伊利沙伯朝代，這個萌芽才重新吐芽展葉的大放光華起來，而其中尤以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劇本為最有不朽的價值。莎士比亞所受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是很深的，他的劇本古事，有很多是意大利的產品。他可以說是英國文藝復興的結晶。自此以後，英國的方言文學，便建築在一個千載不拔的基上了。

日耳曼的方言文學
聖經，是日耳曼方言文學的第一件產品。

西班牙的方言文學
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 是以方言做的，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學作品之一。
法蘭西的方言文學
在法國的大成功，卻尙須待諸異日。

藝術興起
的時期

(二) 藝術的興盛

藝術的興起，和古學的復興，及方言文學的產生一樣，也是發源於意大利的，也是以佛羅棱司城為中心點的。但他的時期，卻差不多要後於古學復興一百年，——漸盛於十五世紀，大盛於十六世紀。

藝術的種類亦甚多，從廣義而言，不但圖畫、雕刻、建築是藝術，即詩歌、戲劇、跳舞，以至於金玉工業，及陶器磁器的製造，亦何一不是藝術？但此處所述的，卻是狹義的藝術，即是圖畫、雕刻及建築三項藝術的興起，其餘的都暫摒在範圍之外。

中古之時，個性屈服於全體，故中古時最發達的藝術，為個性最少的建築。中古的大教堂，此時尚是歐洲文化的一個大成績。後來文藝復興的潮流漸把那個枯萎了的個性灌溉滋養起來，於是適宜於表現個性的圖畫及雕

藝術與個
性

刻也就漸漸起來與建築爭榮了，而其中尤以圖畫爲最發達。此兩項藝術本來不過是建築的附屬品——大抵是用來點綴教堂的牆壁的——到了文藝復興時，他們便由附庸蔚爲大國，而單行畫本及單件雕刻，也就隨處可見了。

現在且按上面所說的三項藝術分別簡述一下。

建築

一、建築 建築是一件合作的事業，故不甚能代表個性，但對於民族性及時間性，他卻最能表示出來的。上古之時，希臘與羅馬的人生觀，是偏於現世的，他們的眼光，是側重地面的，故他們的建築，方基巨柱，使觀者的目光，左右行而不上下行，觀者所得到的印象，也是心情的怡悅，而非翱翔於雲表的遐想。到了中古之時，人民以宗教爲人生的依據，以出世爲人生的究竟，所以中古的建築，便以哥德式（Gothic style）爲最發達。尖形的長窗，矗霄的高塔，縱行的直線，是都有引人向上的效力的。他們都不啻告誡觀者說：『你們且



圖一 哥德式的建築——米蘭的一個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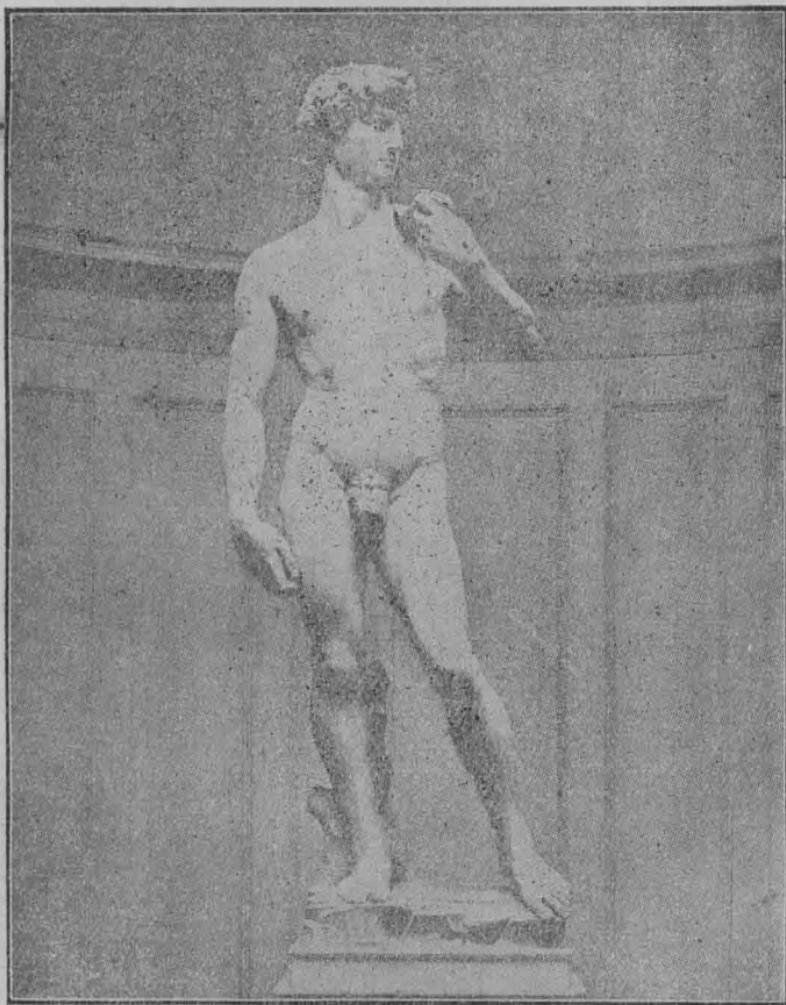
圖二 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羅馬的聖彼得堂

忘了地下，望着天上，使你們的靈魂，隨着那顛巍巍尖塔，去與上帝接近接近罷！到了文藝復興之時，中古的人生觀，又漸漸失了勢力，人民的希望及目的，又漸漸的由天上移向地上，由世外移歸世內，於是寬基厚柱，圓拱低窗的建築，又成爲近世人生觀的表徵了。

雕刻

基柏提
一三七八
至一四五
五
米開蘭基
羅——一四
七五至一
五六四
達芬奇
——
九至一
一四五二

二、雕刻 中古的雕刻，起初是建築的附屬品，故雕刻的發達，最初也是附麗於建築品的。第一個大雕刻家，就是基柏提(Ghiberti)，他的最大的成績，是佛羅稜司城中的一個浸洗壇。到了十五十六世紀時，雕刻界裏又出了兩個明星：一是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一是達芬奇(Da Vinci)。他們都是佛羅稜司城人，他們不但是第一等的雕刻家，卻也是建築家和畫家，但米開蘭基羅的最大成績，仍在雕刻一方面。在他的雕像上面，是都有極深刻的情緒，來表示出生命的奮鬪的。他是希臘以後的第一個大雕刻家，他所立的標準，至今仍是高不可及。



圖三
米開蘭基羅的雕像
——大衛氏

這兩位藝術家，都是千古不一遇的偉大天才；他們兩人的成績，並不以雕刻圖書及其他藝術為限。達芬奇同時也是工程家、科學家、詩人、音樂家、哲學家及著作家。文藝復興之花開到他的身上時，可以說是五采繽紛，無美不備，燦爛到了十二分了。米開蘭基羅除了圖畫、雕刻、建築三項之外，也是一個工程家、詩人及解剖學家。而他的高尚的人格，及美潔的情趣，又可以為藝術與道德不能並存之說立一反證。

圖畫

喬托——

二六六至
一三三六

波提奇利
一一四四
七至一五
一〇

三、圖畫 三項藝術的興起，以圖畫的成功為最大，然亦最遲。喬托 (Giotto) 是第一個新畫家。他的人物，漸能有生氣，有個性，有行動及情感的表示，這都是中古時的刻板畫圖所沒有的。但他生得太早了，竟如冬梅獨秀一樣，差不多繼起無人。直到十五世紀時，才又產生了一位大畫家，叫做波提奇利 (Botticelli) 的。波提奇利是一個夢想家，他的畫品常常含有神秘的意味。在技術方面，他是完全創作的。他畫中的人物，常是神致飄逸，情緒深玄，又加上了那輕軟的衣裾，柔淡的顏色，幽幽青天，浩浩流水，益使觀者得到一種不可名

圖四 波提奇利的圖畫——愛神的誕生



言的神秘感覺。

自此以後，畫家的興起，便如春花怒發了；其中不少第一等的人物，但尤以達芬奇，米開蘭基羅，及拉飛爾三人為最傑出。達米二人的雕刻，固是空前傑作，但他們的圖畫，也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等成績。達芬奇的人物，都是富於個性的。米開蘭基羅的用筆成績，則與他的用鑿子的成績差不多，生命的奮鬥，仍是他的唯一主旨。

拉飛爾

一四八三
至一五二〇

因為他不但有第一等的天才，并且又是能以全力去把這個天才施用於他的藝術上的。而他遺留給我們的作品，又極豐富。因此種種原因，他便為文藝復興時畫家的最好代表了。在技術方面，他是無人能與他並肩的。他比如一個採蜜的蜂兒，他把意大利所有美術家的佳處，都採遍了，然後又運用了他自己的偉大天才，把採來的香露甜漿，釀出許多芬芳馥郁的蜜兒來。這個蜜



圖五

拉飛爾的圖畫——教皇玖利第一的二的小像

兒雖是由百花所釀成，但他的色香味道，卻是十分和諧的，單單這個調和運用，以舊作新的事業，已是非天才不能承任了。

總而言之，圖畫的一項藝術，到了十六世紀時候，可算是已經脫盡了中古的拘束，翱翔於千層雲表了。今綜其要點，凡有三事：一曰技術的改良，死者化爲活，硬者化爲柔，遂使藝術復與人生相近。即以聖母和耶穌頭上的金輪一事而論，中古的畫家，常以一厚硬之圈來代表他，結果是使觀者代聖母和小耶穌叫苦。後來藝術逐漸進步，這兩位聖人頭上的擔負，也就日見輕鬆，及至拉飛爾時，卻只用薄薄的一絲金光，來代表他們的神聖了。二曰範圍的擴充，中古畫家的範圍，是以聖經爲限的，後來經過復古的潮流，希臘的神話及日常生活的情形，便也成爲畫家的資料了。這個情形的結果有二：一是雕刻和圖畫的脫離建築而獨立，一是個人畫象，和非宗教的畫品及雕刻的盛行。三曰審美的傾向，這個情形，當然是復古及人生觀改變的結果，其理甚明，可

以不用贅述。

(四) 科學的興起

科學與文藝

科學與文藝，是文化的雙翼，缺了一樣，那個文化便成爲畸形的了。科學是偏於理智的，文藝是偏於情感的。然理智和情感，既是人類最寶貴的官能，那麼，所謂文藝復興時的人的發見，亦不過等於那個久被茅塞的理智和情感的重見天日罷了。情感的新生命，我們既已在上面略略窺見一點了；現在且讓我們來看一看他的兄弟——理智——的新生命。

科學的老家，是在那裏呢？原來上古的希臘，是和一個百寶箱一樣的，凡是近古文化的老祖宗，都可以說曾在他那裏藏過。詩詞文藝，不用說了，即以近代的魔王科學而論，他又何嘗不曾經過希臘人的手澤呢？中古之時，神權萬能教會以迷信引導人類，於是人類求真理和創造的慾望，遂爲求聖徒遺

科學的老
家

跡和朝拜聖陵的事業所蒙蔽。但求真理和創造的心——即是科學的真精神，——是人類天賦的慾望，他可以被蒙於一時，豈能被蒙於永久？同時，古希臘的科學，雖然被教會摒逐於西歐之外，但他卻未嘗消滅，他曾在回教國中找到了一個尊榮安穩的藏身之所。所以西歐科學復興的第一件事，便是由回教徒處將古希臘的科學種子重新移植過來；而十二三世紀時，亞里斯多德著作的復入西歐各大學，即是這個移植工夫的第一個結果。他已把科學的精神，——如因果的尋求，物象的觀察，事物的實驗之類，——深深的浸入人心裏去了。後來靠了復古的運動，一般研究科學者，遂更能直接的去向古希臘求教。我們知道，凡是醫學，數學，動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以及歷史學和各種社會學，古希臘是都曾以良好的教師給過我們的。

十三世紀的路加培根 (Roger Bacon) 是近世科學家的先鋒。那時僧院學派的勢談方盛，亞里斯多德又不幸做了他們的護身符，培根卻是攻擊這

個學派最有力的人。他以爲真理的尋求，必須從觀察物象，和實驗物質下手，單單靠了幾本古書，是不中用的。這個以觀察及實驗爲尋求真理性工具的學說，固然不始於培根，但他卻是提倡此說，而把他公之於世的第一人。

在科學本身方面，則最先脫離中古的黑暗的，乃是天文學。自從古天文學家多洛梅 (Ptolemy) 創地球爲宇宙中心之說後，千數百年以來，不曾有人對於他的學說發過疑問。一直到哥白尼 (Copernicus) 時，這個學說才得了一個大打擊，因爲哥白尼是主張太陽爲宇宙的中心點的。後來加立里 (Galileo) 又極力的贊成這個學說，他又發明了望遠鏡，於是哥白尼的學說，乃得靠了科學的方法而益證實。

但是宇宙中心說的改變，實不僅是天文學上的一個革命，也是人生哲學上的一個大革命。原來照了聖經的解釋，人類乃是宇宙的中心點，是上帝的驕子，所以他所住居的地球，當然也是被日月星辰所環拱的。今若改變舊

說，則人類的尊嚴，豈不要墮落到泥土中去？那個代表上帝的教會，豈能任容這種邪說來搖惑人們對於上帝的信心呢？結果是教會靠了他的威力，竟使加立里閉口不再亂說，而哥白尼的學說，也是到了臨死之前才敢發表的。

但科學的精神，雖有培根的提倡，雖有幾個大天文學家的實用，然科學的方法，卻仍不曾改良。他們所用的，仍是亞里斯多德的演繹方法，所以教會如說：『人是上帝的驕子，所以他所住的地球，當爲宇宙的中心點，』科學家便沒有堅強的話可以去反駁他。直到勿蘭息斯培根 (Francis Bacon) 時，科學方法才得到了一個大革命，因爲勿蘭息斯培根所提倡的是歸納法，這個方法是與實驗科學有聯帶的關係的。所以此時科學家，便可以用了這個方法去回駁教會道：『我們已經靠了實驗，證明太陽是宇宙的中心點，地球是附屬於太陽的了，所以人類並不是宇宙的中心點。』這實是教會的一個致命傷。

但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仍不過是一點萌芽，直到十七世紀以後，科學家才風起雲湧的大興起來。後來又靠了科學的實用，使地球上起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大變化，至今尚未停止。但這都是近一二百年來的事蹟，不在此時的範圍以內了。

(五)智識工具的進步

書籍的缺少，是文化的一個大障礙。文藝復興既已把人類的智識容量提高擴大，然若非同時有印刷術的發明，則文化之燈，仍只能照及一隅，而不能普及於民衆。所以我們可以說，印刷術的發明，乃是近世民權運動的一個根本原因。

誰是活版印刷術的發明者？這個問句的答語，至今尚是歷史上的一個疑團。但是我們大都承認，荷蘭人加斯脫(Coster)，乃是第一個完成此術之人，

德人哥登堡 (Guttenburg)，卻又是第一個以此術施諸實行之人。而第一本用活版印出的重要書本，則是在一四五四年出版的聖經。自此以後，活版印刷所的建設，便如雨後的春筍，蓬起勃發，不到五十年，他們已經佈滿歐西各國了。結果是不但書籍的容量大增，而且書價低賤，昔日無力置書的人，現在都有購買的機會；因此智識的普及，也就非爲中古人士所曾夢見。不但如此，昔日手抄之書，常常訛誤百出，今改用活版，只須將版本一次校正，所出的書，便可一律無訛。所以書籍的質量上，也就同時有了巨大的進步。

但既有活版印刷術，便當有適宜的紙料，否則書籍仍無從增加起來。最初，紙是古埃及人所用的葦紙，中古的歐洲人，又改用了羊皮紙，但這兩種紙都是十分昂貴的。後來中國的棉紙，被阿拉伯人引入了希臘、西班牙及意大利各處，歐洲才得了一種便宜的紙料。後來他們又以羊毛或蘚苧來代替木棉。這個新法所製的紙，不但價值便宜，并且易受活版的印跡，不似羊皮紙

的不合於用；印刷術得此，便真如鳥得翼，益能高飛遠及，把文藝復興的種子，散播於窮鄉僻壤了。

的文藝復興
的西行

上面所舉的文藝復興五項大事——古學的復興，方言文學的產生，藝術的興盛，科學的興起，及智識工具的進步——除了第五項外，他們都是在意大利出土的。他們舒芽放苞之後，便漸漸的由意大利走向西北，到了英法，日耳曼各國，爲近世的文化撒下了許多可貴的種子。他在法國所走的路，是王家的大道，他的效果一見於十七世紀時的文學家，再見於法國革命前的一般哲學家。他在日耳曼所走的路，卻是染上了宗教色彩的民衆大道，結果是宗教革命的爆發。他在英國所走的路，是偏重文學與實驗科學的，而十八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乃是他的一個間接結果。

由此可知，文藝復興的種子，和他的本身一樣，不是刻板的，乃是能因地

因勢而改變他所開之花的。現在且作一表，來表示這個種子傳入西歐各國後所產生的特殊花果。

表一

III 表一 文藝復興在西歐各國產生的特殊花果

國別	花	果	要原	因
日耳曼	宗教哲學	宗教革命	(一) 民族性簡單，宜於宗教。 (二) 民族性喜實用，不樂羅馬教的儀式。 (三) 教皇在日耳曼的威信，本不甚深。	
西班牙 葡萄牙	地理上的發見	殖民地的競爭及歐化的遍及全球	(一) 近海宜商業。 (二) 宗教及愛冒險的民族性。	
法蘭西	政治哲學	法國革命	(一) 專制政體的發達。 (二) 政治的亟須改革。	
英吉利	應用科學	工業革命	(一) 工業發達。 (二) 尚實用的民族性。	

注意一 讀者請將此表與本書的章目比較一下，便可以明白文藝復興的潮流是怎樣的支配歐洲近代的歷史了。

注意二 表中所指出的特殊花果，每國只以一件爲限。但此並不是說文藝復興在該國所發生的影響只此一樣；這不過是說，這一種的花果，在該國的發達，在時間及分量上，都超越於其餘各國罷了。具體的說來，即是在宗教改革方面，日耳曼乃是西歐各國的領袖，而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革命，乃由法國開其端，其餘可以類推。望讀者勿將此表看呆。

注意三 表中每一種特殊花果在該國產生後，他的種子仍又分散於其他各國，因爲他們是不拘守故土的。此亦足以證明文化的相互關係，及他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

意大利孕育文化的代價 為西歐各國辛勤散播這個文化的一件不朽大業，但他所出的代價可也不小。原來對於文化有所貢獻的國民，是最易流入柔弱，最易受武力的摧殘的，這實是歷史上的一件傷心事。文藝復興

時的意大利，又何能獨逃出這個公例呢？況且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意大利本已常成爲西歐雄心家的目的物。中古之時，因教皇與皇帝之爭，意大利所受的蹂躪和摧殘，我們當還有點記得，不用再說了。到了文藝復興之時，意大利在政治上既無統一的實力，而一般人士，又復聚精會神的從事於文化的創造。這個情形，遂引起了王權正盛的法蘭西的垂涎。自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第八侵寇佛羅棱司城起，至十五世紀中葉時法王勿蘭息司第一（François I.）與神聖羅馬皇帝查理第五（Charles V.）拼死力爭意大利時止，此五十餘年中，意大利不知受了幾許異族馬蹄的蹂躪，幾許異族刀箭的割戮。羅馬城旣已被刦而毀掉，而意大利的文化，也如雲煙四散，摧殘淨盡。自此以至十九世紀，意大利便成爲一個地理上的名辭，無復半點政治實力了。

但是詩人說得好，『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上古的末年，

西羅馬帝國旣遭蠻族的蹂躪，而羅馬的文化，卻并不曾以此忘其天職，結果

「落紅不是
無情物」

是中古末年古文化的大復活。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又何嘗是無情之物呢？他雖受了外來武力的摧殘，化爲泥土，但他卻不曾因此絕了希望。這泥土懷着文化的種子，卻跟着他的摧殘者，走入了西歐各土，後來便在那裏發芽展葉起來，爲近代產生一個燦爛的文化。由此可知，武力的勝利在一時文化的勝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曲，不過數百年，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功績，卻真是千古不朽的了。

文藝復興是近代歐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書因限於篇幅，所以只能給以一章的地位。現在商務印書館所編的百科小叢書中，有著者的文藝復興小史一書。此書之結構是與本章相同的，但材料卻增加了五分之二，所以他對於這件史蹟的解釋，亦能較爲充分詳盡。讀者若能把他作爲一種小參考，似乎也還值得。

第二章 列國新形勢

當十四世紀的初年，但丁死亡的時候，歐洲不但在文化上顯出新舊交替的情形，即在政治上也是舊去新來，充滿了種種過渡時代的情狀和問題。那時統一歐洲的勢力——教皇與神聖羅馬皇帝——已經因相爭而兩敗俱傷；而分裂歐洲的勢力——封建制度——亦因互相殺戮，和十字軍的結果，漸漸失其根據。這統一和分裂的兩個矛盾勢力，是歐洲中古政治上的中心點，所以他們的失敗，不啻爲中古的政治史宣告末日。

但代起而興的新勢力，又是什麼呢？那便是列國。列國的成立，對於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是一個分力，因爲列國的政教各權，都是從這兩個統一的勢力上分割下來的。但他對於封建，卻是一個合力，因爲聚數千百個獨立的侯邦，而成爲數十個獨立的國家，豈不是合力的一個大成功嗎？所以我們可以說，列國的成立，乃是歐洲政治上的一個大進步。中古之時，歐洲外蒙統一之名，內具分裂之實，列國興起的第一個效果，便是把那個統一的假面幕撕

開，把分裂的亂象掃除，使歐洲的政治達到了名實相符的地位，為近世的歐洲打開一條新道路。

但被列國所打敗的統一，並非真正的統一，乃是虛有其名的統一，故列國的成立，是一個進步。若使中古的統一能名實相符，能以和平和秩序錫予全歐洲的人士，那麼，這個開近世混亂政局的列國新形勢，不但不能算為進步，而且竟是歷史上的一個大退化了。

列國成立的原因
的伸張
君權

列國成立的原因，也很複雜，現在且擇幾個較為重要的簡述一下。第一，列國的成立，乃是君權伸張的結果，因為列國對於封建，是一個集合的運動。當此之時，惟有位尊權重的君主，方能打倒諸侯的勢力，把他們的領土和政權剝奪過來。最初成立的列國，乃是君權早熟的英法兩國，而日耳曼與意大利，卻因爲產生不出一個強盛君主之故，直至十九世紀，始得獲到政治上的單位。這都是可以證明君權與列國的關係的。

（二）中等階級的產

第二，列國的成立，乃是中等階級產生後的一個結果。中等階級所希求

的是秩序與和平，所畏忌的是戰爭和混亂。君權伸張和列國成立的結果，既足以消滅產生戰爭和混亂的封建制度，又足以保障地方的安寧，和增加交通和交易的便利，那麼，這些靠商務爲生的中等階級，豈有不竭力贊助他們國家的成立呢？同時，中等階級對於教會，當然是不甚熱心的。列國的君權擴張，既足以幫助他們脫離教皇的羈絆，那麼，他們當然便不惜巨資的來幫助他們的君主，使他們能從教皇手中爭到政治獨立之權了。我們但看英法君主與教皇分離爭執時，常常借重於議會，便可以明白中等階級是怎樣有功於列國的成立了。

(三)方言文學的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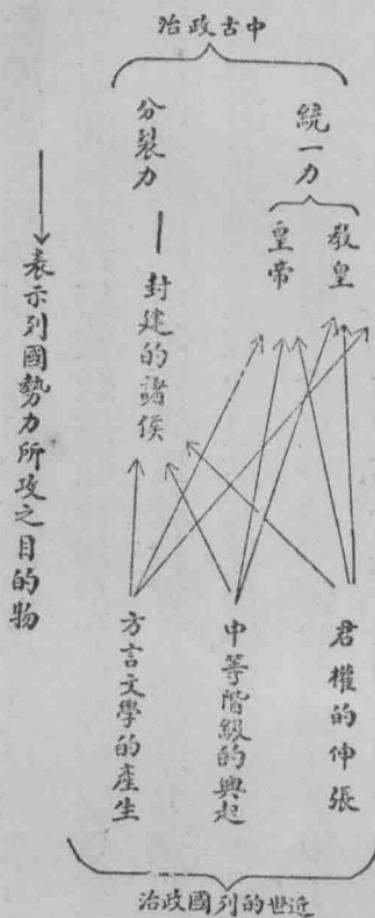
列國成立的第三原因，是方言文學的興起。方言本是國家的一個要素。「國家」(Nation)一個名辭最初產生的地方，乃是四方雜處的大學，由此可知，當時便有人以同一的方言爲聯合的工具了。但有方言而無文學，尙不能代表一國的個性。直待十三世紀以後，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各國，各

自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學後，於是每一國的歷史，每一國的民性風俗，每一國的志願，始得到了一個適宜的表示工具。

現在且用表來說明列國的成立，是怎樣去打翻中古的重要政治勢力的。

表二

表二 中古與近世政治勢力的交替



→表示列國勢力所攻之目的物

此處所用「列國」二字的意義，是等於英文的 Nations，非指 States 而言。States 是

偏於政治的一個名辭，意義不及 Nations 的廣。Nations 乃是具有個性的，是屬於文化範圍之內的，是不能為地理或政治的範圍所限的。

關於國性的標識，學者的意見也不一致。從前的人，有的說是宗教，有的說是人種，有的說是言語，但近人大抵不持此種一元論調了。因為我們知道，在歐洲全境之內，宗教都是大同小異的；人種更是複雜不純，我們在無論那一個國民中，都可以找出二種以上的血脈來。至於言語的不能成為一個國家的唯一要素，更可由瑞士證明。瑞士國內是德法意三國的方言並行的，但瑞士何嘗因此失掉他國家的個性？由此可知，豈但前人的一元論調不能成立，即合上說的各種分子，亦不能即成為國家的個性。因為他們都不過是一種副品，國家的個性，雖能藉他們而益明顯，但單單是他們，亦是不能成為國家的；而沒有了他們，國家卻也未嘗不能成立。因為一個國家個性的要素，乃是一個共同的過去，和共同的將來。具體而言，即是一個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信仰。由此可知，一個國家的要素，並不是固定的，他是隨時可以擴張，隨時可以上

升的。他日全世界的人類，如能造成一個共同的歷史，如能發生一個共同的信仰，那麼，全球便不啻成爲一個國家，他的個性將更加偉大，更加美麗了。而近世因列國個性發達過分，而產生的混亂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樣，被一個更爲偉大的努力去掃除了。這豈不是值得我們夢想的一個希望嗎？

自由與秩
序

舊政治的重要精神，是一尊和秩序，新政治的重要精神，卻是自由和民治。這兩個勢力的暗爭，實是中古和近代交界時的一個普遍現象。歐洲最富於調和性的民族，本是英國的人民。在這個過渡時代，英人尤能採取自由和秩序的長處，把他們調融消化起來，爲歐洲的立憲政治立一個好模範。其餘如法蘭西等各國，亦莫不顯呈此兩個潮流的衝突，我們看到下面，便可明白。此時我們但須知道，這兩個潮流的衝突，即是近代歐洲政治上的一個重要情形和問題，便夠了。

馬基雅弗利的政治學說

的問題。他們的問題是，「如何可以從他人身上得到勝利？」換句話說，他們的大問題，即是損人利己的問題。他們不聽良心的指揮，不從道德的命令，而唯一己權利的伸張是求。最能代表這個精神的是意大利的文豪及政治家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他所作的王者一書，是列國君主所奉爲政治行為的指南的。他說道：

『王者要人愛呢？還是要人畏呢？（如能兩者合兼最好，但定做不到。）故愛不如畏。……』

『最要的是，他應該小心，不侵害他人的產業。人們對於老父的死亡，是能忘懷的，但他們對於產業的損失，是不易忘的。……』

『若使非藉惡德之力，即不能保存領土，那麼，他（王者）便當不理會這些惡德所給他的壞名。……』

『凱撒巴及（Caesar Borgia）是出名暴虐的，但使羅曼寧（Romagna）

服從統一而獲到和平的，不是靠了他的這個暴虐嗎？……所以王者應該不畏暴虐之名，若使他能因此使他的人民敬畏而合一。……』

馬基雅弗利主義與愛國主義
外交

上面所引，雖只寥寥數語，但利害重於是是非，暴虐勝於仁愛的意旨，已是很明顯的了。這個馬基雅弗利主義（Machiavellism），固是當時環境的產物，但同時也影響了不少的君主，十六世紀時的列國君主，大抵都是他的信徒。列國既成立，當然便時時有國際間的問題發生，而此時各國的君主，既都信從馬基雅弗利的教條，以損人利己爲目的，那末，外交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自此之後，在歐洲的列國間，便發生了一個合縱連橫，互相起伏的局面，而詭譎無信，朝秦暮楚的外交，也就從此上了政治的舞臺，做了一個重要的分子，至今尙爲歐洲的大禍根。

專制政體與愛國主義

同時，專制政體日益發達，即國家的觀念，即日益深中於人心。後來君權衰落，這個混君主個人於國家觀念的結果，又使人民移其服從君主之心，

而爲狹義的愛國觀念，而君主間互相侵害的惡現象，亦一變而爲國際間的互相侵害。然則不但歐洲外交的禍水伏源於此時的政象，即近世歐洲國民間的種種誤解，種種盲從，又何嘗不是在此時種因的呢？

上面所述的，乃是近世初年歐洲各國間所公有的政治現象，以及他們後來所得到的共同困難問題。以下便當略述每一國在十四十五兩世紀中在政治上所經過的大事。英法西葡四國，是西歐最早成立的國家，他們各有一個爲全國所奉戴的君主，各有一個議會，各有一個可以表示國民性的方言文學，所以凡是近代國家的要素，他們都是具有的了。其中英法因領土的關係，西葡因國性的相近，我們可以把他合述。現在先述英法。

英吉利和法蘭西

英法兩國
所走的政
治途徑

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便都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後來又因土地的爭執，他們的歷史，便更不能分述了。直到百年戰爭終結，英國與歐洲大陸脫離政治關係之後，這兩國的歷史，才漸漸的各自獨立起來。此處卻仍須把他們合敘。

我們在中古的歷史中，已經看見英法兩國的君主爲着英王在法的屬地怎樣的爭執，後來失地的約翰又怎樣的把他的祖宗遺產完全失掉。我們又曾看見，英國的諸侯怎樣的從約翰手中獲到了那個大憲章，後來又怎樣的成立了一個有平民代表的議會，爲英國的立憲政治立下了一個不拔的基礎。這都是十三世紀中的事。同時，法王因與教皇爭執的緣故，也曾在十四世紀的初年，召集了一個三級會議 (The Estates General)。但這個會議，與英國的議會不同，他是沒有實權的。法國的實權，此時仍在法王的手中。所以十四世紀初年時，歐洲最初成立的兩個國家，已經顯出政治上的分歧了。英國所走的路，是立憲式的，而法國所走的路，卻是君主專制。

百年戰爭
的遠因
二、兩大
不相容

歷史上的公例，凡有兩個權力，同時或先前緊隨的生長發達，他們就免不了要發生衝突和戰爭。小自雅典和斯巴達城邦之爭，大至希臘和波斯之戰，羅馬與迦太基之戰，羅馬教皇與羅馬皇帝的爭鬭，都是最明顯的例證。

現在自教皇與神聖羅馬皇帝兩敗俱傷之後，歐洲的政治中心點，又由來因河的東岸而移入他的西岸了。英法兩國現在既已承羅馬及教會之後，成為歐洲政治舞臺上的主人翁，他們又豈能逃出兩大不相容的公例呢？何況這兩國在政治上的關係，又是十分密切，十分複雜的，所以英王在法國的屬地雖已失掉，但卻仍不能減免那方才開始的列國競爭和嫉妒。所以英法在近世歷史上的第一件事，便是百年戰爭 (The Hundred Years' War)。

(二) 英法的同盟小國

上面所說的兩大不相容，及列國競爭的開始，是百年戰爭的遠因，還有一個遠因，是兩國與其他小國的複雜關係。當英王愛德華第一 (Edward I) 即位的時候 (一二七二)，英國北方的蘇格蘭 (Scotland) 和西南的威耳司

蘇格蘭

(Wales) 尚是獨立的。愛德華先把威耳司征服了，又回首北望，想去打蘇格蘭的主意。但蘇格蘭人是富於獨立性質的，所以愛德華不但不曾征服他們，并且反爲他的巨敵——法王腓力布第四——製造了一個友邦；因爲自此以後，蘇格蘭便常常盡力去幫助法王，來與英王爲難了。

英王征服威耳司時，懼他的人民不服，所以便不直接的把他移歸自己的治下，但把他的兒子送與威耳司的人民，作爲他們的國君，叫做威耳司親王 (The Prince of Wales)。這是英國的王太子叫做威耳司親王的歷史原因。這個籠絡的方法是很得勝利的，因爲自從那時起，除了偶然的反叛外，威耳司對於英王是很忠誠的。

同時，因爲經濟上的關係，英王也得到了一個很有力的同盟，這便是法國北部的勿蘭德斯 (Flanders) 諸城——現屬比利時境。勿蘭德斯是以紡織著名的，而英國又適是羊毛的產生地，所以在他們的中間，便發生了一種互相倚賴的經濟形勢。當百年戰爭尚未發生之時，法王因幫助勿蘭德斯侯去

壓制他的人民的緣故，激怒了一班本與英國有經濟關係的中等社會，於是他們便承認英王爲他們的主人，盡力的去幫助他，與法王爲難了。

所以在十四世紀初年時，英法兩國的仇恨，已因種種的原故，愈積愈深，而這兩國衝突的機會，也就如烈日下的乾柴，專待一點導火線了。這個導火線乃是英法王位的爭執。這是怎樣說呢？原來法王腓力布第四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那女兒便是英王愛德華第三的母親。腓力布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相繼承位，但不幸他們都沒有子嗣。一三三八年，最幼的兒子查理第四死後，法王的嫡系便中絕了。於是英王愛德華第三便以外孫的名義，要求繼承腓力布的王位。但法國的法律是不承認婦女有襲位的權利的，她自己既不能襲位，她的兒子就更不容說了。於是法國的王冠就落到了腓力布第四的一個姪兒身上，他的王號是腓力布第六。英王對於這個辦法，起初還沒有什麼異議，後來見腓力布第六雄心勃勃，不免恐懼起來，便以攻爲守，重申前

請，堅決的要去戴一戴他的外祖和舅父的王冠了。結果是烈日下的乾柴着了一個火把。這個火把的燃燒，始於一三四六年，終於一四五三年，這便是那個歷史上有名的百年戰爭。在這個時期中，英法兩國的勝負起蹶，是不值得我們的注意的，但因為要使讀者更能明白這個戰爭的結果，所以此處仍不能不先將戰爭的大概簡述一下，作為一個明瞭的背景。

一三四六年戰爭的開始，是由於英王愛德華第三的進攻法國。他在克里西(Crechy)和普華疊(Poitiers)連打了兩個勝仗，此後兩方又各有勝負，所立的和約，亦隨立隨解，沒有永久的價值。到了一三七七年，愛德華第三逝世，戰事才算暫時中止。但此時英國在法的屬地，卻只有濱海的一個加萊(Calaix)城了。

百年戰爭
一三四六年至一四五三年

一四一四年，英王亨利第五因想借武功來鞏固一己的位置，又與法國重開戰端。翌年，他在阿金古(Agincourt)打了一個大勝仗，便與法王立約，待

法王死後，他便承受法國的王位。一四二二年，他與法王忽然同年死去，於是他的九個月的嬰兒亨利第六就照約成爲法蘭西的國王了。而法王的嫡子查理第七，反被屏斥在外。

正在這個時候，法國忽然出了一位女傑，她便是那個舉世知名的若安 (Jean d'Arc)。她是法國的一個村女，平易樸直，本沒有什麼異人的地方。但她目見法國地方的糜爛，外族的侵凌無已，不覺惻然心傷。她自信上帝曾命令她，叫她把救國的大擔子負在仔肩之上。她的至誠終於感動了國人，於是大家跟着她的馬首，去解了烏良 (Orléans) 的圍，把英人打敗了，又使查理第七正式的接了法國的王位。

不幸這位救國的女傑，既遭了敵人的畏恨，又遭了她的同事的嫉妒，後來遂被她的國人賣給英人，死於火刑之下了。但若安雖死，她的精神卻不曾死。自此以後，勝利的風便自英國轉到了法國。後來英國的有力同盟勃艮地

(Burgundy)，又棄了英國，歸降於查理第七。到了一四五三年，英國在法的屬地，除了小小的一個加萊外，竟完全的失去了。而這個大戰，也便算從此中止。這個百年戰爭，和凡百的戰爭一樣，除了摧殘和毀滅之外，是不能產生什麼結果的。但這是就他的正面而言，從反面看來，他卻也發生了許多重大意外結果。

百年戰爭的意外結果
(一)英國議會權力的擴大

第一個結果，是英國議會權力的擴大。此時議會已成爲反對英王者的一種利器，英王不得他的同意，不但不能加稅，并且凡屬國家的大事，都是要先與議會商議的。而上下兩院制，也是於此時成立的。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二)法國王權的伸張

戰爭的第二個結果，是法國王權的伸張。同是戰爭，而他在法國所發生的影響，又與英國不同。英民靠着他們的實力，趁英王需要軍費的時候，卻買到了幾件基本的自由。法民既無實力，又乏團結，故雖有三級會議，爲人民權

利的代表，但他始終不能跳出法王的掌中。不但如此，在這個戰爭中，英國乃是侵犯者，而法國卻是被侵犯者，所以兩國人民的態度也就不同。英國人民因這個戰爭與他們無切身的關係，所以隨時可以利用他來挾制他們的國王。法國人民卻處於水深火熱之下，又與他們的國王有歷史上的感情，所以爲着身家性命的安危，爲着忠君愛國的情誼，他們不但不忍阻礙法王的舉動，並且助之惟恐不及了。這樣，法王的威權，豈有不與日俱增呢？況且法國自百年戰爭之後，盜匪徧地，民不聊生，於是法王便由那個三級會議的同意，獲到了兩樁極重要的權力：其一是組織常備軍的特權，——國內除了國王之外，無論何人都不能擅自組織軍隊，——其二是任意征收軍稅之權。一個國君既有了常備軍，又可以無限止的去征收軍稅，他的威權的擴張還有疑義嗎？然消滅封建的混亂局勢，促成法國統一的大業，卻又不可不歸功於這個王權的伸張了。

所以百年戰爭在政治方面的結果，在英是確定立憲的基礎，在法卻是爲他將來的專制政治下一個肥碩的種子。

(三) 英國
佃奴制的
消滅

第三個重要結果，是英國佃奴制度的消滅。原來在一三四八至一三四九年間，歐洲大陸上曾發生了一個極利害的疫症，叫做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的，因此死去的人民，不計其數。後來這疫又傳染到了英國，英國的人民，足足傷亡了一半以上。作工的人數，既因此驟然減少，不幸又適當英國工業日漸發達的時候——戰爭之時，曾有許多勿蘭德斯的人民遷入英國，爲英國立下一個工業的基礎——於是工人及農人的要求，便不容社會的忽視了。到了一三八一年，又發生了一個農夫的叛亂（The Peasants' Revolt）。自此以後，英國的佃奴制，便如朝陽下的露珠，漸漸的減少，以至消滅。

(四) 英王
政的專心內

第四個結果，是英國既因百年戰爭，把他在法國的屬地盡行失去，他的君主，反不能不專心內務，來做一個純粹的島王了。這個情形於將來英國專

制政體的發達是極有關係的。因爲要是英王的眼睛永被那塊中看不中吃的法國領土迷住，那麼，英國的王座，無論如何華麗，他也是不肯好好的安坐在上了。

此外還有關於歐洲全局的一個結果，這便是列國間詭譎陰詐外交的開始。我們但看蘇格蘭、勿蘭德斯、和勃艮地等諸國在戰爭時的操縱及重要，便可以明白百年戰爭是怎樣的以合縱連橫的實行方法教給歐洲的政治家了。

百年戰爭之後，英法兩國在政治上的行程，便各分道揚鑣。我們現在且先看一看英國。

英國自百年戰爭告終後，不到兩年，便又發生了一個內亂。這個內亂的近因，是由於愛德華第三的後裔的爭執王位。其時亨利第六是屬於蘭客斯妥（Lancaster）公系的，他和他的黨羽所用的徽章，是一朵紅薔薇。亨利的敵

薔薇戰爭

方是約克(York)公和他的徒黨，他們所用的徽章，是一朵白薔薇。因此，這個污惡的內亂，卻獲到一個美麗的名字，叫做薔薇戰爭(War of Roses)。這個戰爭共延長了三十年(一四五五——一四八五)，直到兩敗俱傷之後，那個王冠始落到了蘭客斯妥系的外孫亨利都鐸(Henry Tudor)的頭上，這便是都鐸朝的開始。亨利又與約克系的一個女兒結了婚，據說他們結婚的時候，曾把紅白薔薇戴在一處，以表示兩系的重歸和好；然而英國的人民卻白白的吃了三十年的痛苦了。

薔薇戰爭
後的諸侯

這個戰爭的重要結果，是英國諸侯勢力的消滅。因為凡是英國中強有力的諸侯，此時不是死在戰場，便是爲得勝的敵黨所殺戮了。因此，這個薔薇戰爭，也就不啻爲都鐸朝立下一個專制的基礎。自從這朝的始祖亨利第七在一四八五年踐定王位起，直到一六〇三年女王依利沙伯(Elizabeth)薨逝止，在這一百餘年中，英國君主威權之大，治世之盛，是英國開國以來的第一

一次，也是他歷史上不復再見的事。而英國人民在百年戰爭時所獲到的種種權利，此時也就不啻成爲空言。英國十七世紀的革命，即是這個專制的一個反動，但這是後話了。

法國自從休甘不在第十世紀做了法王以來，他的君主的唯一事業，便是政權的推廣，和版圖的擴大。他們第一次的大成功，是聖路易和腓力第四等的消滅諸侯的權力，和併吞他們的領土，這已在中古史中述過，此處不用再說。他們第二次的大成功，便是百年戰爭以後把他們那個尾大不掉的臣屬——英國——驅逐出境的一件事。

此時法王的大小臣屬，似已一一掃除，政治和領土的統一，似乎也就可以立刻實現了。但在實際上，卻又發生了一個新困難。原來聖路易等一方面使盡氣力，去掃除法國舊諸侯的勢力；一方面卻又很笨的，把所得回的領土，賜給他們的幼子，作爲采邑。這些采邑叫做 *Appanages*，其實便是一種換湯

不換藥的封建制度。到了百年戰爭中止的時候，這些新侯邦的勢力，已是浸沒日盛，而其中尤以勃艮地公國爲最有力。他的同盟，在百年戰爭時，是曾爲英法兩國所暗爭的。

法國內政
的鞏固及
始征外的開

百年戰爭之後，法王已無外患，他們又新得到了設置常備軍和征取軍費的兩種重要的特權，於是他們征服諸侯的工具就更完備了。適當這個時候，又出了一位狡譎多才的國王路易第十一（一四六一——一四八三）。他靠了狡計，靠了酷刑，靠了兵力，以至靠了兒女的婚姻，竟使法王的領土加增了一半。在政治方面，他的權力尤能推及他的領土以外，他已禁止了諸侯的私鑄錢幣，已使他的法律通行於法國全境之內——東自龍因（Rhone）河，西至大西洋，北自勿蘭德斯，南至庇里尼山脈。所以到了十六世紀的初年，法國的內政，已漸漸的整理就緒了。他便不免又覺得無聊起來，想在國外去生一點風浪。我們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末年，曾經看見法王查

理第八的侵入佛羅稜司城，這是法國侵寇外國的開始。自此以後，法國的馬蹄便以蹂躪南歐為事，法國的政治，也便以奸詐的外交為主要題目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

中古的西班牙

中古時的西班牙，是屬於回教權力之下的；但同時，他也是黑暗歐洲的唯一光明。因為在第十世紀全歐洲尚在草昧愚頑的時代時，西班牙的回教文化，卻已是十分燦爛的了。但到了十一世紀，回教的文化又由盛而衰，於是南自非洲，北自庇里尼亞山麓，便同時有異族來相侵寇。

回教國的衰落

非洲入寇的，純是野蠻分子，不值得我們的注意。但自北方來侵的異族，卻是近代西班牙的創業祖宗。原來回教雖曾征服西班牙，但是斬草而未除根，自十世紀以還，便常有微小的基督邦國成立於庇里尼亞山的南麓。這些小國後來又靠了併吞同教和回教的領土，漸漸的成為回教的敵手了。到了

第十三世紀末年，西班牙的地圖上，便只有下列的五個國家：其一是卡斯提（Castile），居全境的中心，版圖最大；其二是亞拉岡（Aragon），居西班牙的東部；其三便是葡萄牙，居西班牙西部，臨大西洋；其四是嵌於卡亞二國北疆間的一個基督教小邦，叫做那瓦（Navarre）；其五乃是回教的最後立腳地格拉那達（Granada），位置在西班牙的最南部。

葡萄牙的版圖，在第十三世紀時，便已和今日一樣了。同時，他又產生了一個國語的文學，一個獨立的政府——國君和議會——後來他又靠了地理上的發見，更能在歐洲列國之中，嶄然顯露頭角。我們在下面地理上的發見章中，便當再與這位「氣可吞牛」的小國相見。

西班牙的統一

現在再說西班牙。在十五世紀的中葉時，卡斯提的女王伊薩伯拉（Isabella），與亞拉岡的國王勿迭南（Ferdinand）結了婚，這兩個大國便聯合爲一。於是他們的勢力也就頓時增加起來。這兩位多才多能的君主，又能專心

一志的去征服南方的回教徒。到了一千四百九十二年，他們果把格拉那達邦的格拉那達城降服了，後來勿迭南又併吞了那瓦小邦，於是這個西歐半島的全境，除了葡萄牙之外，便統一於這兩位國君的權力之下。這便是近代西班牙的起點。

西班牙與
哥倫布

在格拉那達滅亡的一年，西班牙又以國庫資助了意大利人哥倫布，在大西洋的對岸，發見了一片新大陸，遂使西班牙成為一個無盡寶藏的主人翁，使他與葡萄牙同執殖民事業的牛耳，使他的文化深深的植根於新大陸的一部分地土之上，至今尙不曾消滅。一四九二年，真可以算是西班牙交運之年了。

虛有其表
的興盛

但這個燦爛的興旺，於西班牙究是有益的嗎？格拉那達的亡，只增加了基督教徒的氣餒，使他們對於異教徒更加仇視，更加酷待。同時，勿迭南和伊薩伯拉又因欲求政治上的統一，便不得不以殘酷的手段，去對待回教徒和

猶太人。他們因此便把西班牙作爲教法裁判所(The Inquisition)的中心點，使西班牙的一個名辭，與那個殘慘的教刑永結不解之緣。而爲西班牙文化辛勤下種的回教徒和猶太人，此時也就非死即徙，離棄了這個國土了。但這些人實是西班牙社會的基礎。自此以後，嗜血的武人，和殘忍的基督徒，便成爲社會上的唯一勢力。西班牙的內部，既因這個勝利而漸漸的窳陋空虛，而同時他又靠了新大陸的發見，輸入了巨量的金銀財寶。於是他便像一個驟得巨富的叫化子一樣，立時狂飲濫賭起來。在叫化子自己看來，狂飲濫賭的生活，容許勝於忍饑熬寒的苦惱，但這個情形又豈是世界文化之福呢？

日耳曼及神聖羅馬帝國

日耳曼與
神聖羅馬

古時候，神聖羅馬皇帝大抵是由日耳曼諸侯中選舉出來的，所以日耳曼與

帝國

神聖羅馬帝國也就發生了一重密切的關係。我們在中古的歷史中，曾經看見這些皇帝怎樣的與教皇爭執，後來他們又怎樣的兩敗俱傷。到了一二七三年，哈布士堡家的路達夫（Rudolf of Hapsburg）被選爲神聖羅馬皇帝之後，他便不得不一變前朝的政策，暫把意大利放棄起來，專心一意的去整頓內務了。這樣，神聖羅馬帝國的意義，無形中便生了一個變化，因爲在政治上和地理上，他現在是已經與日耳曼的一個名詞相等了。這實是日耳曼成爲一個國家的一個好基礎。同時諸邦的方言，也漸有一致的趨向，而在政治方面，也漸有統一的呼聲。總觀上面的各種情形，似乎日耳曼成國的機會已經成熟，但爲什麼他的統一事業要遲至十九世紀才能做成呢？

此時日耳曼也有一個議會叫做 Diet，他是統一呼聲的一個代表。他的會員中，也有各城市舉出的代表。在十五世紀的末年，他也會制定幾個法律，來制止封建的混亂。但他的會員既無實力，又少聯結，他們的說話，不過是那些殘民以逞的諸侯們的耳邊風罷了。但這個微弱

的法團，後來也自有他的貢獻，此時卻只好把他當做一個萌芽看待。

日耳曼統一的阻力

阻礙日耳曼統一的勢力，最大的凡有兩個，這便是皇帝和封建制度。換句話說，日耳曼乃是中古政治現象的一個犧牲品，因為他的成國的機會，便是被毀於這兩個自相矛盾的中古政治勢力之下的。

(一) 神聖羅馬帝國

神聖羅馬皇帝對於日耳曼的最大遺禍，是他們的對意政策。他們和教皇，比如兩塊磨石，意大利便是被磨的米麥，而日耳曼卻是一隻日夜勞作，汗盡繼之以血的推磨老黃牛。所以教皇與皇帝兩敗俱傷之後，意大利固然是痛入骨髓，日耳曼也是氣盡力竭，肌消神亡，奄奄一息的了。雖然自十三世紀以後，哈布士堡家的皇帝能拋棄征意的政策，使這個神聖羅馬帝國成爲一個形存神亡的空軀殼，使他如福爾特(Voltaire)所說的，不復成爲「神聖」，「羅馬」，或是「帝國」，但他所遺的禍患，又豈能一朝便消滅呢？

日耳曼皇帝——即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不是世襲的，乃是由諸侯選舉出來的。

這些選侯 (Electors) 的數目，最初並無限止，但自十三世紀以後，他們便只有七個了。其中的三個是馬因斯 (Mayence)，科倫 (Cologne)，及德里佛斯 (Treves) 三城的大主教；其餘四個是撒克森大公 (Duke of Saxony)，巴拉丁的選侯 (The Elector of Palatinate)，勃蘭登堡的鎮侯 (Margrave of Brandenburg)，及波希米亞 (Bohemia) 國王。他們的權力甚為偉大，他們常不使日耳曼皇帝獲到根深蒂固的權力。所以日耳曼的不能統一，他們也須分負其責。

但自從路達夫死後，這個選舉的制度，也就漸漸的只存有形式了。因為自從一四三八年哈布士堡家的亞勃德第二 (Albert II) 被選為皇帝後，以後所舉出的皇帝，便差不多都是哈布士堡家的子孫。

(二) 封建制度

第二個阻止日耳曼統一的勢力，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乃是西歐各國成立時的一個公共大敵，我們但看英法各國君主對於這個制度的勝利，便可以明白他的消滅是列國成立時怎樣重要的一個先決問題了。不幸因歷來日耳曼皇帝的驚外政策，這個制度在日耳曼的發達，也是異乎他處的茂

盛。當西歐各國已由封建漸趨於專制政體之時，日耳曼的封建勢力，尙如日到中天，氣燄萬丈。但見全境之內，大邦小國，星羅棋布，其數多至三百。其中有的是獨立的大邦，如撒克森（Saxony），巴威略（Bavaria）等；有的是獨立城邦，是直隸於皇帝的，如紐連堡（Nuremberg），勿蘭克福（Frankfort）等；還有的是主教的封地，和武士的采邑。其中最小的，不過當得現在的一個小小市鎮罷了。他們互相侵寇，互相殺戮，使日耳曼的政治永在混亂狀態之中，使他的社會也永無安寧之日。這個情形的不幸結果，我們到宗教革命時，便能暸然了。

城邦及同盟團體

猶之文藝復興之有復古和創造的兩個傾向一樣，這個時期的歐洲政治，也有這兩個傾向。列國的興起，比如國語文學的產生，是一件創造的事業，

因為歐洲的上古，是沒有這個政治制度的。但城邦的制度，卻是希臘羅馬時代的一個重要政治組織，所以他們此時的興起，不啻即是文藝方面的古學復興。這是城邦與列國不同的一點。尚有一個不同的地方，那便是他們所代表的新勢力。列國所代表的是君權，城邦所代表的，卻是民權。這兩種權力的衝突，實是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十五六世紀時，這個衝突尚不會顯著，列國與城邦的地位，也尙是同多於異。因為他們同是打翻教會威權的一個工具，同是中古政治勢力的承繼人，也同是開近代政治局面的重要新制度。

城邦與商務

城邦發達的要素，乃是中古末年的商務復興，所以他們最發達的地方，大抵也是商務茂盛的地方。那些地方不但民力充足，而且又是君權不甚發達，政治尚未統一的。換句話說，在歐洲的中部和西部，除了君權已經發達的英法西葡諸國以外，大抵都是有獨立城邦的存在的。而其中尤以意大利各

城邦爲能孕育文藝，爲歐洲製造一個新文化。關於這件事蹟，我們在文藝復興章中已經略略論過，此處可以不必再述了。

日耳曼的
城邦
漢西同盟
瑞士聯盟

此外城邦之尤有名的，則有日耳曼北部的漢西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和南部的瑞士聯盟（The Swiss Confederation）。漢西同盟是七十餘城聯合的一個團體，在政治及軍事上，他是不受任何方的干涉的。他能自由的對外宣戰，他實不啻是一個獨立的聯邦政府。瑞士聯盟本是在日耳曼境內的。在十三世紀時，有呂森湖（Lucerne Lake）畔的三個森林城（The Forest Cantons），爲要求防止鄰邦的侵寇起見，便互相團結起來，這實是這個聯盟的胚胎。後來靠了屢次戰退外侮的勝利，便又有許多城邦陸續加入，這個聯盟的勢力，遂日盛一日，而他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關係，也就不絕如縷了。到了第十五世紀的末一年，他便與那個帝國正式斷絕關係，近代的瑞士聯邦，遂以成立。組成這個聯邦的城市，日耳曼的固占多數，但也有幾個城邦，是由意

大利的北部，和法蘭西的東南部加入的，所以瑞士的民族，至今仍代表日意法三種。他的語言，也是三樣同用的。

東羅馬帝國及土耳其

政治上的
東羅馬帝國

東羅馬帝國所據的地位，大部分本是古希臘的原土，所以他的國性民情，也是近於東方式，而與西歐諸國異趣的。自從查理曼在第九世紀初年復興羅馬帝國之後，羅馬帝國的名號，就更成爲日耳曼民族的戰勝品，東羅馬帝國承嗣古羅馬的資格，也就更形不足了。

文化上的
東羅馬帝國

但他雖做不到政治上的羅馬承嗣人，而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承嗣人，卻又是非他莫屬。十字軍的時候，他曾以古文化的甘露，去報答西歐蠻族的蹂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他又曾貢獻了許多希臘古籍和希臘學者。佛羅棱司的希臘古學大宗師克利梭拉，也是君士但丁的一個欽使。所以若欲追溯西

歐近世文化的淵源，東羅馬帝國也自是其中的一個。

君士但丁城的古名，是貝山汀（Byzantium）。中古之時，東羅馬帝國與西羅馬帝國，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既已分道揚鑣；而東羅馬帝國承嗣羅馬帝國的資格，亦既因查理曼的復興羅馬帝國而消滅，於是便有許多歷史家爲求名實相符起見，把東羅馬帝國稱爲貝山汀。帝國（The Byzantine Empire），以示他與羅馬的沒有關係。本書則因東羅馬帝國的一個名辭，吾國歷史界沿用已久，甚不欲標無關重要的異見，以增讀者的困難，故仍用舊名。

土耳其與
東羅馬帝國之亡

十一世紀時，塞柱突厥（Seljuk Turks）興於亞洲的西方。他們先把小亞細亞從東羅馬皇帝的手中搶了過來，又虎視眈眈的向着君士但丁窺望。這可把東羅馬皇帝嚇昏了，他便不住的遣使向教皇乞援。後來教皇怎樣的組織十字軍，東羅馬帝國怎樣的反爲十字軍所騷害和宰割，我們都已在中古史中看見過了。後來塞柱突厥勢力衰落，奧托曼突厥（Ottoman Turks）代興，他們漸漸的由小亞細亞侵入歐洲，把東羅馬帝國的領土蠶食起來，於是喏

大一個東羅馬帝國，竟只剩下君士但丁城及孟德尼格羅（Montenegro）的一個小邦了。在一四五三的那一年，君士但丁遂為土耳其所滅，這便是歷史上所說的東羅馬帝國的滅亡。這個滅亡的性質，是與千年前西羅馬的滅亡相同的。他們都是積勢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自此以後，土耳其便上了歐洲政治和歷史的舞臺。後來俄國興起之後，土耳其的地位，便更日見重要，而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的問題，也就成為歐洲國際的一個大癥結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中，這個半島問題，也是一個大原因。

其餘各國

在十五世紀的末年，英法西葡四國，可以說是羽毛豐滿的完備國家了。日耳曼和意大利，則因神聖羅馬帝國的緣故，在政治上仍是兩個四分五裂

英法西葡
四先進國

瑞士
土耳其

奧地利
匈牙利

丹麥
瑞典那威

瑞典那威
丹麥

的國家。但日耳曼的地土上，卻於此時產生了一個瑞士聯邦。而同時在東羅馬帝國的故土上，亦產生了一個西亞式的土耳其。此外近世列國之已透芽或已成立於十六世紀以前者，則有：（一）奧地利（Austria），（二）匈牙利（Hungary）。這兩國都是在中古末年成立的。匈牙利是一個久經內憂外患的國家；奧地利是哈布士堡家的根據地，此時靠了與西班牙和勃艮地大公的結合，勢力卻是蒸蒸日上了。（三）北歐的瑞典那威和丹麥三國。這三國時合時分，在十五世紀末年時，他們卻尙是同受治於丹麥國王之下的。到了十六世紀的中葉，瑞典首先反叛，成爲一個獨立國家，那威則仍受治於丹麥國王。（四）俄羅斯爲成吉思汗所征服的俄羅斯，在十五世紀的末年，也已回復了他的自由，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了。但他的文化，卻仍是韃靼式的。（五）波蘭。波蘭與俄羅斯一樣，是同屬於斯拉夫民族的。但波蘭內有爭亂之憂，外有強鄰的侵迫，實是一個可憐的弱國。他在未來歐洲歷史上的地位，也是受動而

非自動的。

本章所述各國，或係舊國新建，或係勝國代興，或由城市所合成，或由荒漠之中，突然崛起；他們的性質雖然各異，然他們的創造近代的歐洲歷史，則是一樣。此外如普魯士等，也是近代歷史的主人翁，但他們出世較遲，所以不在本章範圍之內了。

第三章 宗教革命前的歐洲

一千五百年——十五世紀的末一年——版圖奄有歐洲大半的查理第五出世。若是這個嬰兒能睜眼看一看，他將立刻覺得他的世界是與他的祖宗的世界完全不同了。那時哥白尼已在天上發見了一個新宇宙，哥倫布亦已在地上發見了一個新大陸；那時印刷術已走遍了西歐，新文藝也已造

成了一個新文化，而那位一代大儒伊拉斯莫的榮譽，也正如日到中天。在政治方面，英法已有強固的政府，而東羅馬帝國又已讓位於那個回教的新勢力土耳其。這種種情形，都是歐洲未來歷史的重要背景，現在卻同時等待在那個嬰兒查理的搖籃之旁。

的開始
宗教革命

但在十六世紀初年，日耳曼又發生了一件大事，遂使當時人士的耳目，離開了上述各項形勢，而注意到他的身上去。這件大事便是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發表他的宗教論文 (theses)。當路德將他的九十五條論文張貼於北歐某教堂的壁外時，一千年來專制全歐思想，統一全歐信仰，干涉全歐政事的羅馬教會，便頓如破屋遭了風雨，飄搖分裂起來，後來終至釀成那個曠古絕今的宗教大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是普及於宗教、政治、經濟、社會，及智識各方面的，所以十六十七兩世紀的歐洲，便亦完全籠罩於這個宗教革命的雲霧之下了。即上面所說的查理第五，及他的後人的政

治新局面，也如小溝的匯入大河一樣，退到了旁支的地位去。

本章的段落
一、宗教革命的意義和原因
二、十六世紀的歐洲政治

因此之故，本章首當通論這個宗教革命的意義和原因，次再略述十六世紀的歐洲政治，作為下章的一個背景。下章所述的，也有二段：其一是這個宗教革命在每一國所經過的行程，和他的總結果；其二是這個宗教運動的又一方面，即是羅馬教會自身的改革。此外歐洲在十七世紀時的政治社會各種問題，則當包容於此兩大事蹟之內，隨處散見，不能分述了。

宗教革命的原因

宗教革命（The Religious Revolution）——又名新教的反叛（The Protestant Revolt）——實是歐洲中古歷史的一件特產品，然若使他的意義和原因都以宗教爲限，那麼，這件事除了對於基督教徒之外，殆將無敘述的必要。但他的意義實非宗教所能範圍，他實是一個普偏的大革命。他的原因也是十分複雜的，雖然宗教的分子，仍不失爲這個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歐洲自十二三世紀發生一度的宗教狂熱後，一般人士對於宗教的熱心，似乎便漸漸的淡下來了。後來文藝復興又以一大打擊，給予出世的人生觀，於是希臘的酒神和愛神，漸有代替基督的上帝而興的趨勢。但這個漠視宗教的態度，是不能久長的。何以故？則因（一）中古的基督教，已是一種人生化的宗教，他是已經穿膚入骨，深入於人民生活的內部了。人民自呱呱墮地，以至老死，舉凡一切活動，一切思想，都已受慣了宗教的干涉，他的生命已不啻是永在那個宗教鐵網之內。所以短時間的忘懷，決不能使他拋棄他歷來所處的地位。（二）當十五世紀的末年，人民因受文藝復興的影響，生活方式日趨奢侈，享樂，人生的弊病，也日益顯著，於是中古所崇奉的儉樸制欲的風俗，又如炎天的冰室，爲一般厭惡現世者所歡迎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一位怪僧薩服那洛拉（Savonarola），便是代表這個態度的一個人。他在佛羅棱司城的影響，雖只是曇花一現，但已頗能指出當時人民回到宗教的一種趨勢。

了。(三)適當這個時期，歐洲忽又出現了三件可怕的事：其一是土耳其人的侵入歐洲疆土，及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其二是一五三一年夏間彗星的長期出現於日耳曼及瑞士；其三是魔鬼來臨的恐懼。後二者本是此時代歐洲人民的公有迷信，而土耳其人又適於此時來肆侵寇，於是一般人民更以爲禍兆畢集，大難將臨了。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愛神及酒神，當然又要遭人民的厭棄，而讓位於那救苦救難，天國中的聖父和聖子了。

但這是人民對於宗教觀念的復活，他若沒有其他原因的攬入，那麼，他的結果，便當以朝拜聖地，及乞食行善爲限；至多亦不過背上十字架，去打打土耳，其人便罷，他又何至於走入革命的道路呢？固然，在十五六世紀時，以朝拜聖地等爲發洩這個宗教感情的，仍有其人；但他們卻居少數，已不像十二三世紀時能爲羣衆的代表了。代表這個宗教復活的潮流的，此時卻有兩大派：其一是改革派，其二是革命派。這兩派的性質，都較朝拜聖地派爲複雜，因

(二) 教會的腐敗

爲在他們復活的宗教情感中，又已加上了許多別的分子了。現在所欲述的，便是這個所謂別的分子中之尤爲重要者。

宗教革命的第二個原因，是屬於教會本身的。此時教會內部的腐敗，已日益顯著；而自教皇以下，個人道德的喪落，亦差不多不能筆之於書。而教皇又專以一己的私生子及親戚去補充肥厚的教會官缺。此外賣官贖罪，舉凡一切弄錢之法，亦是無所不用其極。教會的人格，至此既已完全喪失，人民對他的信仰，當然也就漸漸的變爲憎恨了。加之自教皇與皇帝爭執失敗之後，教皇的領袖資格，已經喪失，而教皇的遷入法境，及後來的教會分裂，更足以使人民對於教皇的神聖發生懷疑之心。

第三個原因，是屬於智識方面的。自希臘古學復興後，批評和求真理的精神，遂漸侵入歐洲的思想界。中古的教會，本是一隻紙老虎，全靠束縛人民的思想，來維持他的威嚴，他又豈能禁得住這個精神的試驗呢？比如中古時

(三) 智識的解放

所用的聖經，純是經過教會的曲解和附會的變體拉丁文。此時一般人士，用了文藝復興的口號，卻口口聲聲的要追根溯源 (*Go to the original source*) 起來，要看希臘文的聖經原本，那般作偽多端的教士，豈不要心慌意亂，拚命的去反對這個抄家主義嗎？此外如個性的發見，打倒一尊的觀念等，也都是教皇威權的致命傷。

(四) 基督教的政治化

第四個原因，是中古基督教的政治化。關於這一層，我在中古歷史中，已經詳細論過，此處可以不說。但到了中古末年，列國已經興起，政權自當物歸原主；教會固然不願，國君又豈肯捨？所以在反抗教會者之中，又加上一個有力量的分子了。

(五) 教會的經濟特權

第五個原因，是教會的經濟權。中古時的教會，不但是獨立的地主，并且可以不出國家的租稅，而自己又可以任意剝削農民。但這個情形又豈能久遠呢？

總而言之，瓦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歐洲人生的唯一元素。他如天羅地網一樣，任你高飛深蹈，出生入死，終休想逃出他的範圍來。但這個張網特權，也自有他的代價。教會的所以能獲到如此大權，實是由於中古初年時，他能保護人民，維持秩序，和繼續燃燒那將息未息的一星古文化。換句話說，教會的大權，乃是他的功績換來的；但此時他卻忘了他的責任，但知暖衣美食，去享他的快樂幸福。這已在無形中取消了他那張網的權利了。而適在這個時候，從前因蠻族入寇而消滅的幾個權府，卻又重興起來，向教皇索取那久假不歸的種種權勢。於是新興的列國國君，便向他要回法庭獨立權，要回敕封主教權，要回國家在教會產業上的收稅權；人民也舉起手來，向他要回思想自由權，讀書自由權，判斷善惡的自由權，生的權和死的權；一般困苦的農民，更是額皮流血的叩求教會，去減少他們的擔負。可憐那個氣燄薰天，不可一世的教會，此時竟是四面受敵了。

但這又何足奇呢？教會的實力，本只是一個基督教義。他如小小的一顆明珠，本來是應該讓他自由發光的。可恨此時他已是不但重錦襲裏，被他的收藏家埋藏起來；並且那個收藏家，又是匣外加匣，造巨屋，築圍城的去把他看守着，致使一般人士不見明珠的光華，但見一個圍城重重，厚壁堅牆的巨堡；堡外所見的，是守卒衛兵的橫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義，不啻便是這個拆城毀壁的事業。國王欲收回本來屬於他們的城磚屋瓦，人民要揮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華久藏的明珠。於是一聲高呼，羣衆立集，雖各懷各的目的，但他們的摩拳擦掌，卻是一致的。他們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毀這個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範圍便如是其廣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響便如是其深遠了。

各方面對於教會，雖因上述的種種原因，而發生不滿，但在最初的時候，他們尙無反叛之心，他們的態度，都是傾向於和平的。無奈一方面則有教會

的怙惡不悛，他不但不知改悔，反以嚴刑酷罰來箝制反對者之口；他方面又因教會的複雜性質，遂至牽一髮而動全身，使欲改良他的一部分者，有欲止不得之感。於是除去少數忠於教會之人，仍主張以緩進之法，去改良教會外，大多數的人便挺而走險，如懸崖轉石，欲罷不能，終於演成那個世界無有歐洲少見的慘劇，宗教革命了。

宗教革命
與北歐民族

宗教革命的所在地，大抵在歐洲的北部，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北歐民族的性情，本與南歐的拉丁族不同，所以文藝復興的雨露，落在意大利的地土上時，便發出享樂人生的春花來；但他們落到北歐的土上時，卻又培養出一林蒼松古柏來了。這些老氣橫秋的松柏，當然是不能欣然微笑的。他們對於人生的觀念，是十分莊嚴的。他們所欲研究的，是那個生死的大問題。於是他們便以宗教為發洩他們才華的惟一道路了。第二個原因是此時北歐印刷術的盛行，因此聖經的流入民間，也是異常的迅速；而人民的誦讀聖經，卻

又是中古教會的一個致命傷。第三個原因是因為北歐人不及南歐人的富於保守性質，所以宗教革命的潮流，也就特別的泛濫於歐洲的北部了。

在北歐各國中，日耳曼之於宗教革命，猶之意大利之於文藝復興，他不是那件事蹟的老家，并且他所受的影響，也是比他處為深。但這個情形，卻也不是偶然的。以神聖羅馬帝國的關係，教皇在日耳曼的勢力，是十分浩大的。凡日耳曼的教士，差不多都是由羅馬派來的意大利人。這些外來的教士，既不能為上帝牧那一羣北方的羊子，又復苛稅重征，視土人的痛苦，若秦越人的漠不相關。日耳曼的人民受此隱痛，已經數百年，那久經鬱窒的怨恨情緒，豈有不望宣洩的呢？加之國內又無一強有力的君主，來代他們導洩這一股不平之氣，來保護他們，俾不為外來的虎狼所吞噬。所以路德的反聲一呼，全國中便如野草着火一般，蓬蓬勃勃，頓時火頭四起，成為燎原的局勢，甚至延燒及於歐洲各處了。但在我們分別去觀看這個大火之前，我們應當先查

察一查察那個滿佈乾草的歐洲原野，在未燒及着火時的大概情形。

十六世紀
的歐洲政
治

西班牙

查理第五
的版圖

一千五百年時，歐洲最富而又是表面上最强的國家，要算是西班牙了。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統一成立；而同年，哥崙布又發見了北美洲的東南羣島。自此以後，西班牙的旗幟，便飄揚於新大陸之上，而自哥崙布以後，凡自新大陸歸者，莫不滿載金寶，以奉獻於西班牙王與王后的御座。由此，西班牙的國庫，便日益充溢，他的海外的版圖，亦日益擴大，他已儼然成爲歐洲的霸主了。不但如此，西班牙的王室，此時又獲到了一個重要的婚媾，因此他在歐洲的版圖，也頓時飛加了數倍。他的國君查理第一，即是獨承這個海外與海內的巨大產業之人，亦卽是後來成爲神聖羅馬皇帝查理第五之人。我殊不願以帝王世系表來占本書的篇幅，但述及這位查理時，卻又有明白他的世系的必要；不然，我們對於十六十七兩世紀的歐洲政治，是永不能了解的。

表三

(一) 奧地利王墨西密倫(即神聖羅馬皇帝)

(二) 勃艮地公主梅麗

腓力布

查理第五(即西班牙的查理第一)

西班牙王勿蝶南

約翰娜公主

(三)

西班牙女王伊薩伯拉

三世的第五理查

表

觀乎上表，可知查理所承產業的廣大了。他的產業可以分作三大部：其一是屬於他的外祖父母，即是西班牙的國王及女王的，包有西班牙全境，意大利南部，及西班牙在美洲的屬地；其二是屬於他的祖父，即是神聖羅馬皇

帝的，包有奧地利，及附近各小邦；其二是屬於他的祖母梅麗的，包有勃艮地及尼得蘭（Netherlands）。後來墨西密倫死後，那個神聖羅馬的皇冠，又落到了查理的頭上，於是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少年，除了肩負如許領土重擔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日耳曼政治首領的責任了。後來日耳曼所受宗教戰爭的災害，比了他處爲尤大，這位掛名而不負責任的領袖，實在也不能辭咎。

法蘭西

此時與西班牙對抗的勢力，是法國。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經看見法國此時的內政，是怎樣的日漸進步；他的王權，是怎樣的日益鞏固；他的國君，又怎樣的轉眼外向，把武功作爲重要政策了。一千五百十五年，那位雄心勃勃的勿蘭息斯第一，又踐了法國的王位。於是在這位國君與查理第五之間，便隨處發見到衝突的機會。最重要的是：（一）神聖羅馬帝國位號的爭奪，結果是勿蘭息斯第一又踐了法國的王位。（二）意大利南部領土權的爭執。（三）尼得蘭領土權的爭執。這兩個地方本是屬於查理的，但歐洲的小國主人，本無一定，野心家又何在不可。

第一
勿蘭息斯
之爭

法西兩國

以找到他的祖宗占領某某地土的證據呢？所以勿蘭息斯與查理兩人，便因領土的爭執，及勢力的衝突，成爲終身仇敵了。而西班牙與法蘭西兩國間的戰爭，也是直至這兩位國王死後，才算告了一個結束。意大利在此時的地位，不用說，又和中古時教皇與皇帝爭執時一樣，成爲雙方爭殺之場，成爲兩塊磨石中間的米粉了。

這個大國爲磨石，小國爲糜漿的情形，是千古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但在近世的歐洲歷史中，這個情形尤爲顯著。現在單舉一個小國來作一個例罷。這個小國是意大利南部的那泊爾，及海島細細利。他們統名爲兩細細利國（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他們最古的歷史不用說，但說在十一世紀時，他們是諾曼人的屬地；後來又先後的歸入了教皇，神聖羅馬皇帝，及法王權力之下。後來兩部又分屬於法西兩國，自此，他們便成爲這兩國戰爭中的一個目的物。在十六世紀的初年，他們又合併爲一，作爲西班牙王的領土了。我們知道那泊爾和細細利，是意大利文化最低的地方；但他們的愚闊，恐怕也是與他們這個不幸的歷史有點關

係罷。

西班牙與
宗教革命

到了十六世紀的中葉，這兩位魔王，先後死去。於是查理的產業，便分裂爲二：奧地利及附近小邦，及神聖羅馬帝國的位號，歸入了查理的兄弟掌中；西班牙及他的美洲領土，以及勃艮地公國，尼得蘭，意大利南部等，則歸入查理的兒子腓力布第二（Philip II）的名下。腓力布是一個宗教狂的君主，褊狹驕橫，而又生當宗教問題籠罩全歐之時，所以西班牙的歷史，自此便不能與宗教革命分述了。

法蘭西與
宗教革命

此時承繼法國王位者，爲勿蘭息斯的兒子亨利第二。亨利死後，法國便漸漸的陷入於內亂之境，因爲勿蘭息斯的三個兒子，都是沒有子嗣的，而適在這個時候，宗教革命的潮流，又自日耳曼瑞士等處，流入了法境，他遂立被那個不幸的政治情形利用去了。所以法國此後的歷史，也便滙入了宗教革命的大河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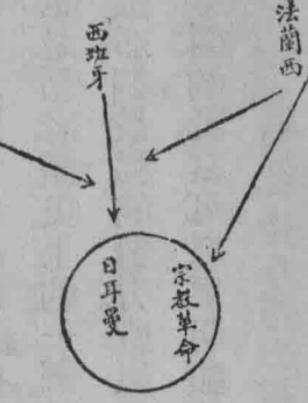
一千五百年時，英國也和法國一樣，是一個內部日固，王權日盛的獨立國家。他此時的國君，是都鐸朝的始祖亨利第七。一千五百零九年，亨利第七死後，他的兒子亨利第八接位，於是爲了這位國王的婚姻問題，英國也就正式的被牽入宗教革命的潮流了。

西法英三
國與宗教
革命

所以這三國——西班牙，法蘭西，英吉利——此後的歷史，一方面是同被捲入於宗教革命潮流之內，一方面是彼此的暗鬭明爭。再仔細點說來，在宗教潮流之內，英國是顯然以維新自命的，西班牙是顯然以挽狂瀾之責自任的，法國則處於兩者之間，但以政治上的利害，來決定他臨時的宗教態度。他們彼此的爭鬭，也是循着歷史上的一个尋常軌道的，即是兩個較弱的勢力合併起來，去抵敵那個 strongest 的勢力。所以結果便是法蘭西與英吉利的同時與西班牙爲難。下面的表，當可以更明顯的把此段的意思表示出來。

表四

西歐各國與宗教改革



示抗敵勢力←

其餘各國
與宗教革
命

命的漩渦，其餘諸國更不用說了。所以我們現在不妨丟開這個橫行的列國形勢，而轉眼去看一看那個縱行的宗教革命。

第四章 宗教革命 附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

一四八
至一五
四六

十六世紀的初年，教會的腐敗，既已印於人心，而學者們的改革呼聲，

亦已日高一日。但教皇不但不睬，反遣使四出，持贖罪的符紙，兜售於歐洲四境。不料此事卻觸怒了一位日耳曼教授的良心，他的名字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路德本是一個僧侶，但他在二十五歲時，又做了撒克森國內韋吞堡（Wittenberg）大學的神道學教授。當時的撒克森國王，對於宗教是不尙專制的，對於教皇是不甚服從的，對於路德是十分敬愛的。路德處於這個適宜的環境之下，又具有天賦的才智膽量，所以他見了教皇專使的售賣贖罪券，不覺便怒髮冲冠的起了一個與罪惡作戰的決心。在一千五百十七年的十月三十一日，路德憑了這個意見，作了九十五條論文，貼於韋吞堡的一個教堂的牆上，預備給一般學子教士作一個討論的根據。

當路德揭貼他的抗議之時，他尙不曾想到要與教皇作戰，他所反對的，尙只限於教會的腐敗。不幸教皇不諳此時羣衆的心理，不明時勢的變遷，仍欲以數百年前的壓制手段來處理這個抗議。他先召路德到羅馬去。路德不

路德的逼
上梁山

曾忘了羅馬的教刑架子，且幸喜有撒克森王爲護身符，便拒召不去，反而更加大膽的攻擊教皇起來。教皇大怒，立把路德驅逐出教。路德並不驚慌，反從容地在羣衆的面前，把教皇的諭旨焚毀了，這是人民公然反抗教皇的第一步。從此以後，路德便不自知的做了日耳曼羣衆心理的代表，做了這個驚天動地大運動的領袖了。

前乎路德的宗教革命家，最著名的，有英國的威克立夫(Wycliffe)，和波希米亞的赫斯(Huss)。但這兩個人生得太早了一點，當時羣衆革命的心理尚未成熟，所以這件大業只得讓路德來開始了。與路德同時負有盛名的宗教革命領袖，亦有幾個，而其中尤以法人加爾文(Calvin)的勢力爲最大。但他和其他領袖與路德不同之點，大抵是屬於神道學的，我們用不着去研究他。所可注意的是加爾文教義的傳佈，乃比路德的教義爲更廣大，英美兩國的清教徒(Puritans)，法國的胡巨拿教徒(Huguenots)，蘇格蘭的長老會徒(Presbyterians)，以及在北歐和日耳曼所稱爲改良教徒(Followers of the Reformed Faith)的，都是這個教義

的信徒。

日耳曼的
武士與宗
教革命

農民的反
叛

路德既與羅馬教會斷絕關係，便受庇於撒克森王的宮堡之中，專心一意的去把那本希臘原文的聖經，譯成日耳曼方言。這件事在文學方面看來，也是一個大成績。當此之時，路德尙無激成革命之心。不幸一般唧恨教會的無賴武士，此時忽然利用了路德的教義，任意的去把教堂搶劫焚燒，把教會的產業也霸占起來。此為利用宗教以爭據地盤的開始，亦即是所謂宗教戰爭的開始。到了一五二五年時，那一羣久受教會剝削的日耳曼的貧苦農民，又因悞解了路德的演說，忽然反叛起來，要求廢止佃奴，及減輕租稅。城市的工人，更繼續響應，作為他們的後盾。這些工人們的要求，是削減教會的特權，及以教會的產業充作公益之用。這雖比農民的要求為更激烈，但在我們二十世紀人的眼光看來，也不能算是什麼洪水猛獸；然在當時人的眼光中，卻是一個很可怕的反叛了。加之這一羣農民和工人，又大都不守規律，但知仿

效那般野蠻武士，任意把教堂焚燒，把教士殺戮。這個情形直把路德氣得發昏。他對政府說道：『不要可憐那些苦人罷！刺死他們，擊死他們，縊死他們，誰都是可以的。』結果不用說，是諸侯的勝利，及叛徒的慘殺了。自此以後，日耳曼農民的命運，便更不如前。

的宗教革命
社會化

但在這個農民的反叛中，宗教性質實在不多，他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屬於經濟性質的，路德的演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罷了。他們實在還不會知道要求信教自由，但那班打鑼敲鼓的宗教革命家，又何嘗知道要求信教自由？他們所求的，不過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權罷了。不然，路德新教的專制氣氛，又何至於不亞於羅馬舊教呢？

這個反亂在政治方面的影響，是使日耳曼信奉羅馬教的諸侯，聯結起來，成為一個舊教同盟。同時，贊成路德教義的諸侯，爲着鞏固勢力起見，也結成了一個新教同盟。自此以後，兩方面便對壘起來，儼然成爲敵國了。不幸此革命的政
治化
日耳曼宗教
新舊教的
對抗及日

時日耳曼的皇帝查理第五，又是一位專務武功，不理內政之人，於是日耳曼更是羣龍無首，混亂的情形，便更日深一日。而舉凡諸邦中間的政權之爭，王位之爭，便都蒙上了宗教的色彩，來釀成一個混戰局面了。直到那個殘慘不堪的三十年戰爭之後，這個局面才算告了一個結束。但我們在敘述這個戰爭之前，當先看一看這個宗教革命在西歐其餘各國的行程。

一五二九年，查理第五武事少聞，他便回到日耳曼來，下了一道諭旨，禁止諸侯及人民的反對羅馬教的儀禮。這類諸侯的人數既不甚多，他們無力反抗，只能寫出一個抗議(Protest)。這個抗議的大旨，是說，每一個諸侯，在他領土之內，是有自由制定信教條件之權的。凡是簽名於這個抗議上的人，人們便把他叫做抗議者(The Protestants)。後來這個名辭，便應用到一切反叛羅馬舊教者的身上去了。所以我國人對於這個名辭的普通譯名，是新教徒，而以舊教徒的一個名辭，加之於羅馬教徒。前者即是俗名的「耶穌教」，後者即是俗名的「天主教」。

英吉利

英國改革的和平傾向

英國早在第十四世紀，已經出過一個宗教革命的領袖，那便是威克立夫。後來文藝復興的潮流流入英國後，一般古文學者，如科雷摩爾等，都因研究古學之故，對於現行的宗教，未免發生不滿之心。但他們的態度，大抵是傾向於改良教會的，他們並無反叛教皇之心。況且英國與羅馬教皇的關係，向來不甚深切，人民所受的痛苦，因之也不甚大。十六世紀的初年，又正值英國內亂初平，國君和人民，方向建設的路上走去的時候，所以路德的宗教革命呼聲，不但不曾得到一個好的回響，反使一般人士驚惶失措，甚至於激起了那位烏托邦的作家摩爾先生的抗辯。但此時英國中反對新教最力的，卻又適是那位後來與羅馬教皇脫離關係的國王亨利第八。

亨利第八是都鐸朝的第二代國王。他的第一個妻子加撒林，本是他的寡嫂，比他大了好幾歲，所以後來他便藉口她的沒有兒子，要求與他離婚。教

命
亨利第八
與宗教革

皇不許。於是亨利便蒙私願以公義，忽然打起了宗教獨立的旗幟，把教皇的威權驅逐出他的島外去了。同時，亨利又侵奪寺院的產業，把他們來賞賜僉臣。這些僉臣的貪斂，視教士有過之無不及，所以自從教會產業充公之後，那些農民的命運就更苦了。亨利又毀滅了許多寺院，殺戮了許多僧侶，搶奪了教堂中的許多珍寶。這是英國的宗教革命。

「換湯不換藥」的
英國國教

羅馬教皇在英國的勢力本不甚大，經此一來，便如朝陽下的露珠，竟消滅於無形了。但英國的宗教問題，卻不曾就此解決。原來這個新定的英國國教（The Anglican Church），與羅馬教會不同的地方，大抵在形式而不在精神。他的信條也沒有什麼改變，所改變的，乃是以英王來代替教皇，作為他的至高的首領罷了。所以在一方面，這個英國國教既因與羅馬分離之故，拒絕了羅馬教徒的加入；在他方面，又因宗教革命的潮流，此時已自日耳曼瑞士等處，侵入了英國全境，這個換湯不換藥的改革，又實不足以饗一般真正改

革家的願望。所以英國的教會，在名義上雖已正位中宮，儼然成爲英國的國教，但在實際上，他卻已有兩個可畏的仇敵了。這兩個仇敵，其一是舊教，其二是此時勢力日增的加爾文派的新教，而其中尤以後者爲與後來的歷史有重大的關係。因爲此時的宗教改革，不過是改一個名義，直到亨利以後，那個改革實際的事業，才漸漸的成熟起來。

但這個新舊交替的事業，也不是輕易成功的。亨利死後，女王梅麗曾把英國教會復獻於教皇的座下。梅麗的丈夫，又是那位宗教狂的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二，所以在她治世之時，殘殺新教徒的事，又發生於英國，一如亨利第八的殘殺羅馬教徒一樣。梅麗死後，繼位的便是那位依利沙伯女皇。她是一位很聰明的人，她以模稜兩可的宗教態度，來對付她那新舊教同樣盛行的國家，所以在她治世之時，總算不曾有宗教戰爭發生。但新教的真義，可以暫時被壓於梅麗，可以暫時閉眼於依利沙伯之前，但他又豈能永遠安眠呢？果

然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時，他便與那時的政治問題聯合起來，終於釀成那個英國的空前大革命了。由此可知，推翻或改良一個制度的形式，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但是推翻或改良一個制度的精神，便不能那樣的簡單了。

法蘭西

政治化的
法國宗教
革命

宗教革命在法國所走的路程，起初是與英國一樣的，是但有文藝復興派的改良思潮，而無流血的危險的。不幸此時法國的王系，日漸衰弱起來，遂引起了個旁支的垂涎。加之正系之中，兄死弟繼，都是沒有兒子的；於是在死哥哥的戚族，與活弟弟的老母之間，又發生了許多暗鬪的機會。這個複雜和齷齪的政治情形，豈不正是那個方在焚燒中歐原野的宗教戰爭的導火線嗎？於是那個王統的旁支，希望他日承受寶座的波旁（Bourbon）家，便打起了加爾文派的新教旗幟，來號召一般人民；而一個已死國君的妻舅，又

打起了羅馬教的旗幟，來維持他的勢力。這可苦了那位當朝的國母——美地奇家的加撒林——了。她處於兩大之間，便朝新暮舊的使盡狡計，來對付她的兩種敵人，來培植他母子的勢力。但她的手腕雖利害，卻總還是制不住那個伏根深遠的內亂。而這個內亂又是殘酷不堪的，那個歷史上有名的血案，聖巴多羅妙日(St. Bartholomew's Day)的殘殺，即是這個內亂中的一幕。傳說一日之內，殺死的新教徒，單單在巴黎的，已在二千以上，後來又在各省同樣的殺戮了數萬人。這個三角形的內戰，足足延長了五十餘年，直到一五八九年，三黨之中死了兩個領袖，第三黨的領袖，踐了王位，法國才有一點平和的希望。

這位新法王便是波旁朝的始祖，叫做亨利第四的。他本是一個新教徒，但現在王位既得，目的已達，他又覺得不便固執了。於是 he便自己改歸了舊教，而同時卻仍以信教自由之權，錫予他昔日的同志。他死之後，路易十三繼

位舊教徒呂希留 (Richelieu) 摄政，於是法國的宗教內亂，便算告一結束。

瑞士

政治化的
瑞士宗教的
革命

宗教革命在瑞士所走的途徑，與法國一樣，亦是內亂，而內亂的真原因，亦是屬於政治的。不過法國的內亂，是以爭執王位爲根源，瑞士的內亂，卻是聯邦各城的互爭政權。這個新舊宗教戰爭的正式交鋒，發生於一五三一年，但他除了流血之外，並無特殊的結果。瑞士的宗教，至今仍和他的民族和語言一樣，是屬於複雜性的。

荷蘭

荷蘭政治
革命中的
宗教分子

荷蘭的對西班牙宣告獨立和戰爭，實是一種政治的革命。但因爲腓力布第二政策中的宗教色彩太濃厚了，因爲宗教專制是他一切行爲的原動

力，因為荷蘭的人民，又是傾向於新教義的，所以這個政治革命，也就歸入了本章的範圍。

尼得蘭

中古之時，荷蘭與比利時，是同屬於一個主權之下的，他們的共同名字，是尼得蘭（Netherlands），位居日耳曼的北部。在中古末年，尼得蘭的諸省（The Netherland Provinces），是以商業和工業著名的。後來在百年戰爭時，助英攻法的勿蘭德斯工業城邦，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尼得蘭的
諸主人翁

但這些城邦雖然靠了他們的財富實力，曾從他們的諸侯手中，獲到了種種自由權，但在政治方面，他們尚是跟着這些諸侯，朝爲東家奴，夕作西家僕的。在十四十五兩世紀中，他們是勃艮地大公的屬地；後來便做了大公的一個女兒的陪嫁，歸入了奧地利的版圖；後來皇帝查理第五兼戴了奧地利及西班牙的王冠之後，尼得蘭便又隨着西班牙，同隸屬於查理的兒子西班牙，他的帝國中分爲二。尼得蘭便又隨着西班牙，同隸屬於查理的兒子西班牙。

牙王腓力布第二了。

荷蘭對於西班牙的革命

到獨立
荷蘭的獲

不幸尼得蘭的民情和政情都是與西班牙不同的，西班牙王的君臨其地，已足以使這個北方民族不樂。而日耳曼宗教革命的潮流，此時又適澎湃洶湧的向着他們直沖而來，於是尼得蘭的北部諸省，便成爲新教的信徒了。腓力布對付他們的方法，是純粹的壓制和酷刑。同時，西班牙又復任意征稅，苛刻不堪。因此兩個原因，尼得蘭便不得已的起來與腓力布反抗。後來腓力布怎樣的派了一位劊子手似的大公叫做亞爾伐大公(Duke of Alva)的到尼得蘭去；這位大公怎樣的屠戮北部的叛城，和剝削南部的順民；這個手段又怎樣的迫使尼得蘭南北部聯合起來，與西班牙奮鬥，此處都不能細述了。我們只須知道，這個反叛的結果，即是荷蘭的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是由北部七省聯成的，他的領袖是烏倫居親王維廉(Prince William of Orange)。在一五八一年，這個新邦對於西班牙正式宣布獨立，但這個獨立

的正式承認，卻在六十年之後——一六四八年，——這是近世歐洲歷史上政治革命的第一聲。至於南部諸省，則此時仍隸屬於西班牙，到了十九世紀時，才獨立而爲比利時國家。

總看起來，宗教戰爭的火燄，此時已燒着了不少的國家了。雖然火燄有高低，熱度有小大，但震亂各國人民的心神，則是一樣。我們現在且再回看一看那個起火的場所日耳曼，看那裏的火燄，此時又燃燒到了什麼程度。

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

我們已經述過，此時日耳曼的政爭，怎樣的蒙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在諸侯中間，成立了兩個同盟，一是新教同盟，一是舊教同盟。這事便是三十年戰爭的伏根。戰爭的開始，是發現於異教徒赫斯的故土波希米亞的。這個地方在政治方面，本已有獨立的傾向，而此時他既又成爲一個新教的堅堡，所

以他便向日耳曼皇帝要求種種的特權了。皇帝不許，反把新教的教堂焚燒起來。於是在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亞便反叛起來，爲上面兩個同盟作一個開戰的先鋒。

戰爭中的
外來分子
(二) 北歐
三國

此時歐洲極北的挪威、瑞典、丹麥三國，亦都已成爲新教國，且又羽毛漸豐，頗有南侵的意思。所以這幾國的國君，此時便挾着這個宗教與政治的雙關目的，乘日耳曼內亂之際，先後的長驅南下，打着救護同教的旗幟，來擴充他們的勢力了。這是日耳曼三十年戰爭中的一個外來分子。

(二) 法蘭西

第二個外來分子，是法蘭西。此時法蘭西的國王，是波旁朝的路易十三，但法國的政治實權，卻在舊教主教呂希留的手中。呂希留是一個野心的政治家，他眼見此時日耳曼的內亂，以爲這正是與法國王室的世仇哈布士堡家重新開釁的好機會。於是便挾着一個擴充版圖的目的，與西班牙開始宣戰了。此時西班牙的王朝，既也是屬於哈布士堡家的，他在這個戰爭中的

的戰爭性質
的複雜

態度，當然便與日耳曼的皇室是一致的了。所以呂希留對他的宣戰，即不啻是對哈布士堡家的共同宣戰。有些歷史家以為三十年戰爭是歐洲王朝戰爭(The Dynastic Wars)的開始，便是由於這個緣故。

這是三十年戰爭分子漸多的原因。同時戰爭的性質，也是日漸複雜了；因為他不但兼有政治、宗教及社會革命的性質，並且在每一方面之下，同時又有許多不同的目的，和利害的衝突。比如懷着政治野心而加入戰爭的瑞典與法蘭西，在他們自己中間，又何嘗不是充滿了彼此畏忌之心呢？又如新教徒，他們此時的黨派，也就日多一日了，而在他們中間，亦是充滿了厭恨與畏忌的。所以路德教徒便視加爾文教為邪教，加爾文教徒也不能與路德教徒合作。因為他們所爭的，并不是信教自由的原理，所以結果仍不過是入主出奴，以一個新威權，來代替一個舊威權罷了。

這個不明原理，但顧利害的入主出奴的愚笨行為，在歷史上的例子極多，以路德的教義

作爲金科玉律，來代替那個中古式的基督教義是一例；中古末年，一般人士以亞里斯多德來代聖經，作爲思想學術的標準，也是一例；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時，毀神棄教，而以理智爲至高無上之神，舉國之人，崇拜之一如上帝，又是一例。總之，自身爲奴隸時，便日思反叛，待一得自由，成爲主人時，則又立刻以反叛爲大逆不道了。身體上的自由如此，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又何嘗不是如此？不然，爲什麼一羣高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青年，遇着一個他們所不喜歡的外國人來演講，便要立刻板起了面孔，下逐客令呢？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如是如是！

這個目的日益複雜，分子日益加多的宗教戰爭，足足的在日耳曼地上猖獗了三十年，直到一六四八年，各方面才停止干戈，成立了一個和約。因爲這個和約是在日耳曼的威斯非立地方成立的，所以歷史家便把他叫做威斯非立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他的條件差不多規定了歐洲一百餘年的國際政情，所以現在不妨把他的重要地方分舉一下。但三十年戰爭的重要原因，既是政治與宗教，這個和約的規定，也就可以分爲宗教與政治的兩

戰爭的結果
威斯非立和約

大部。

關於宗教
的條文

在宗教方面，最重要的條文，是加爾文派的新教徒得與路德派的新教徒受到同樣的待遇。而皇帝的法庭中，此時也可以有新教徒的法官了。這兩件事是信教自由的開始，雖然當時的人還不會注意到這個原理。

關於政治
的條文

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條文，第一，是日耳曼各邦君主獨立權的規定。他們可以任意宣戰及媾和，并不須得到皇帝的同意。所以自此以後，日耳曼的分裂就更澈底，統一的事業，也就更形困難了。第二個重要條文，是瑞典和法蘭西的勝利。他們不但都瓜分到了一點日耳曼的地土，并且都以新得地主的名義加入了皇帝的議會，來干涉日耳曼的內政了。這也是瑞法兩國後來雄霸北歐和西歐的一個原因。第三個重要條文，是從前瑞士對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獨立，荷蘭對於西班牙的獨立，此時都得到了這兩個主人翁的正式承認。這不啻為政治革命開一條大道。從此以後，奴屬的地方，就更有前例可

徵了。此外如普魯士版圖的擴充，和他在政治上勢力的加增，也是於後來的歷史有極大的影響的。

戰爭的實
際結果
止的無限
戰鬪 國際

但一個戰爭的實際結果，決不是幾張條約所能代表的，何況殘酷凶惡如這個三十年的戰爭呢？所以除了上面條約的規定外，這個戰爭的效果，尚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個要點。其一，是歐洲統一機會的完全消滅。其中羅馬教會統一權的削滅，當然是由於新教的興起。至於神聖羅馬帝國，他在三十年戰爭之前，本已是形存神亡的了。但自此以後，因日耳曼各邦獨立權的規定，因哈布士堡家的被敗於波旁家，這個帝國就更到了入墓的時期。從此以後，歐洲羣龍無首，列國並等的形勢完全成立，無限止的國際競爭和戰鬪，也就由此開始。

第二個結果，是日耳曼的完全沉淪。他在政治上的分裂，在上面條約中已看見了。在社會方面，則人民的痛苦，農夫的擔負，也都是比戰前加增了許多。

二二日耳
曼的沉淪

多。在這兩個情形之上，又加上了戰爭時羣衆精神上所受的惡影響——戰爭的影響，是沒有不降低道德的標準的。——於是日耳曼人的人格，亦與他的政治地位一樣，墮落到了深淵裏去。他對於歐洲的文化，是絕對不能有所貢獻的了。此外如繁盛城鎮的焚燒，無辜小民的慘殺，和人民死亡的衆多等等，也都是內亂的當然結果，此處不用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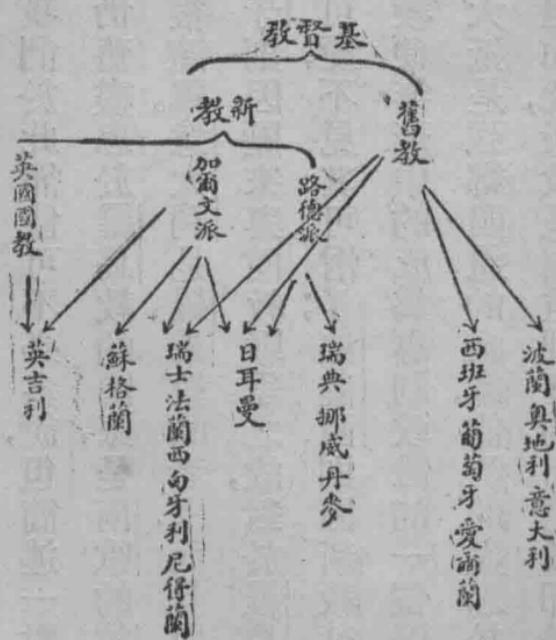
第三個結果，卻可以算是良好的，但他並不是戰爭的正果，乃是一個反動。原來當時深思之士，眼見三十年戰爭的慘酷，及災禍的蔓延，以爲非有一種可以共同遵守的戰時條約，必不能保護一般無辜人民。這個思想的結晶，是荷蘭人格老秀斯(Grotius)的戰爭與平和的法律論。這是第一本關於國際公法的傑作，亦猶之他的著者，是第一個國際法學家。這實是混亂政局中的一線光明。他的光線雖甚微弱，雖仍時時爲黑暗所攬亂，但他在黑暗中奮鬥的功績，是不可淹泯的。

現在且作一表，來說明宗教戰爭完結時歐洲基督教的派別和分布。

表五

五 表

派教的國各洲歐年未命革教宗



宗教改革

的諸國
信奉舊教

十六世紀宗教運動的又一方面，是平和的改革。但因為這事的範圍較狹，他的宗教色彩亦較為純粹厚重，所以他在基督徒所讀的歷史中，雖有一個重要的地位，然我們於此卻儘可不必多說，但簡述一點大概情形便够了。

宗教戰爭後，仍舊盡忠於羅馬教的國家，是南歐的拉丁諸國，和奧地利等處。這個理由也很簡單。意大利是羅馬教的老家，而且歷來的教皇，又大都是意大利人；西班牙則因歷來與回教戰爭之故，對於羅馬教已不勝其眷慕之情，所以但覺其可愛，不見其可憎了；法蘭西則因新教徒對於政治多不軌的行為，所以羅馬教便無形中的成為專制政體的一個堅堡。此外如奧地利，愛爾蘭，波蘭等，則大抵是強鄰四逼的國家，他們的盡忠於羅馬教會，也正是一個自救之道。不但如此，新教是側重理智的，而舊教卻是側重情感的，所以上面諸國信奉舊教的緣故，除去上述各種原因之外，他們的民族性，也是一個強有力的分子。

平和改革宗教的運動，雖不曾以此諸國爲限，但他的成功，卻當然是在這幾國之內了。這個改革運動的分子也很複雜，但大別之可得三種：一是個人，一是教皇及教士，一是列國的君主。

(一) 個人

個人的運動改良教會，並不始於此時，在中古時已經有之。但他們的成績，並不是一時的勝利——他們大抵是失敗者——乃是對於後來人心的影響。後來文藝復興的潮流，又由意大利越過阿兒布高山，分流於北歐各地，於是向陽的春水，便一變而爲蒼幽的冷泉；而日耳曼，法蘭西，英吉利等處的人文學者，也就同時的成爲宗教改革的領袖了。這些學者對於基督教會，大抵是不思反叛的，但他們對於教皇的態度，卻不甚一致。有的是始終忠服的，有的卻不承認教皇的威權爲至高無上。他們以爲在教皇威權之上，尚有聖經，尚有教士會議，尚有個人的信心。路德起初亦是主張以個人的信心爲得救的唯一條件的，即是所謂「信心的得救」(Justification by faith)。由此可知，

改革家與革命家，本是同出一源了。

一四六
七至一五
三六

這類志在改良教會的人文學者之中，以英國的摩爾（More），法國的拉布留（Rabelais），和日耳曼的伊拉斯莫（Erasmus）為最有名，而尤以伊拉斯莫的勢力為最大，影響為最遠。伊拉斯莫之於宗教改革，不啻彼脫拉克之於文藝復興，他實是這個運動的靈魂。他雖是日耳曼人，但他的人格功業的影響，皆不是日耳曼所得專有的，他乃是一個國際的天才。他的著作極為豐富，又適當印刷術通行的時代，所以當時的人文學大家，如摩爾，拉布留等，莫不受到他的影響，而尤以他在英國的影響為最大。他對於摩爾等，是甚為賞識的。

伊拉斯莫是一個主性善說者，他深信人類的理智，是能導人入於天國的。路德卻是一個主性惡說者，他以為唯有靠了至誠的信心，唯有無條件的降服上帝，人類方有得救的希望。伊拉斯莫對於路德的改革志願，起初本是

與路德
伊拉斯莫

很表同情的，但兩人的見解既有此根本的不同，他們後來的分道揚鑣，成爲仇敵，也自是一件不能避免的事。

純粹盡忠於教皇和教會的個人改革運動，當以西班牙的羅耀拉 (Lo-yola) 為最好的代表。他是耶穌僧社 (Jesuits) 的創造者。耶穌僧社是以教育和宣傳爲改良教會的方法的，他是那時羅馬教的一個大砥柱，靠了他的不懈的宣傳和努力，羅馬教會確曾阻止了不少新教的蔓延。但他也和中古時的別的僧社一樣，不久也就壓墮於自己勢力之下，終於廢止了。

耶穌僧社的活動範圍，是不以歐洲爲限的，他的傳教士曾東來印度和我國。明朝末年來華的天主教徒，即是屬於此一派的，至今上海徐家匯的天文臺，尚是他們的一個大紀念。

改良運動的第二個分子，是教皇和教士。他們此時鑿於異教勢力的蔓延，爲了自救的緣故，實在不得不痛改前非了。於是昔日坐於教皇寶座上的花花公子，此時乃不得不讓位於虔誠潔身的宗教領袖，結果不啻是爲教會

官吏——自教皇以至教士——行一個火洗禮。自此以後，他們在智識方面，行為方面，確都能向前努力，向前求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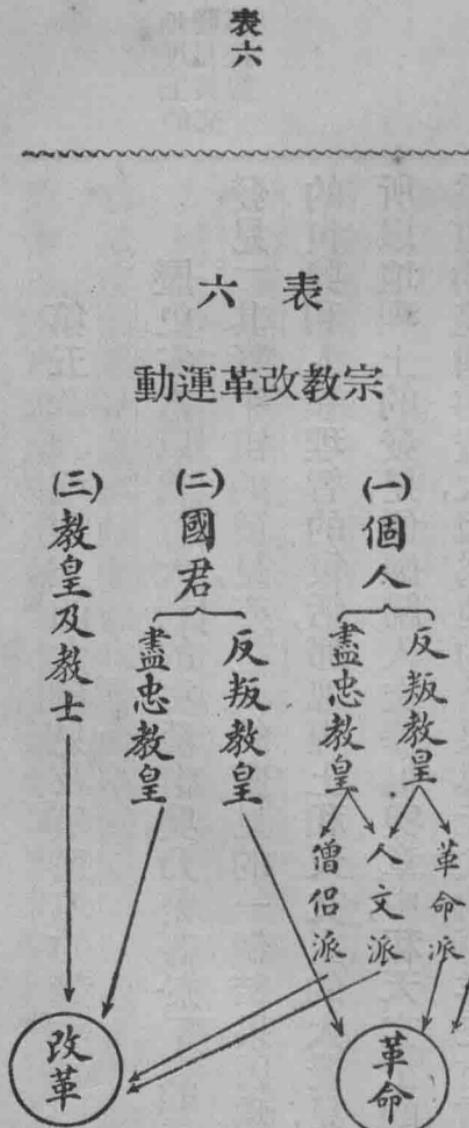
這個火洗禮對於腐臭的霉毒物，固有掃除的功效；但火燄所着之處，也有玉石不分之弊。自來狹義的改良，和愚昧的盡忠，都免要有不好的結果，這個火洗禮自然也在例內。他的惡果之最著的有二：其一是中古慘酷教刑的復活和加甚，此在西班牙為尤發達，即是歷史上所說的「西班牙的教刑」(The Spanish Inquisition)；其二是禁書書目的頒行，凡在此書目上之書，羅馬教民都不許閱看，這便是所謂「羅馬禁書目」(The Roman Index)。他是至今仍舊存在的，但他的勢力只能及於羅馬教徒，故所作的孽尚不如教刑的深大。

第三個改良分子，是列國的國君。這時各國君主對於羅馬教的態度，可以分爲二派：其一是忠於教皇的；其二是反叛的。後者的代表，是英王亨利第八，前者的代表，是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一。但忠順也罷，反叛也罷，他們的目的，卻並不在宗教——腓力布雖不失爲一個至誠的教徒，但他的政治目的也

極顯著——他們是以羅馬教會爲一種工具的。如這個教會能助他們達到他們的目的，那麼，他們便對他跪拜；如他是於他們無用的，那麼，他們便以冷面孔待他；如他是不但於他們無益，而且是有礙於他們的幸福或威權的，那麼，他們便以老拳餉他。

現在且作一表，來說明這個改革運動的分子和趨向，作爲本章的結束。

其他原因



地理上的
發見與文
藝復興

第五章 地理上的大發見及殖民地的競爭

歷史家常以爲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乃是等於「人的發見」，和「宇宙的發見」。其實宇宙的發見，亦是人的發見的一個結果，因爲若不是靠了古學的復興，和人類理智的復活，那地理上和天文上的大發見，也是不會產生的。所以地理上的發見，便應歸入文藝復興章中，和天文上的發見一樣。但是，因爲他的範圍的廣大，因爲他的結果與近代的西洋史有重要的關係，因爲他是新帝國主義的淵源，因爲他曾把世界各國多少的拖入了西洋史範圍之內，所以他的位置，也由附庸蔚爲大國，而我們也就不得不另闢一章來論列他了。

本章的事蹟，可以分爲兩段敘述。其一是大發見時期，約自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在這個時期中，舞臺上的重要角色，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二是大

發見既經成立之後，列國搶奪新地的時期，即是歷史家所說的殖民地的競爭(Colonial rivalry)時期。這個時期始於十五世紀的末年，到了十八世紀的下半葉，他算暫時告了一個結束。在這個時期中，舞臺上的主人翁，向出口走的，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由入口上臺的，則先後有荷蘭、法蘭西、英吉利，而尤以英吉利所占的地位爲最重要。

現在先論第一期，即是地理上的大發見的自身古事。

這個大發見的動機，是一個極普通的人類活動，即是新土的開拓。這個活動的需要，歷史上自有人類之後，即已表現，所以地理上的發見，並不是一件新異的事。但此次的發見，卻有數點與從前不同。其一，從前的開拓目的，是大抵偏於政治或經濟的，而此次的開拓目的，則兼有一個甚強的宗教分子。其二，從前歐洲的開拓，是以地中海沿岸爲限的，而此次的開拓，則遍及東西兩半球。因此，在性質及範圍上，此次的開拓便成爲世界歷史上的一個破天。

第一期的大發見
(約自十至十六世紀)
性質及範圍

大發見的原因

荒了。

上面說過，若不是靠了古學的復興，和人類理智的復活，這個大發見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中古時的地理學，是和其他上古的文化一樣，亦被蒙罩於愚闇的威權之下的。直到古學復興之後，上古地理學大家多洛梅的地理學說，及他的準科學式的地圖，才重新見了天日，來代替了中古的荒誕怪異的地圖。而靠了科學的復興，詳明可靠的航海圖，也漸漸的出現了。所以狹義的文藝復興，也是這個大發見的一個原因。此外十字軍的東征，和蒙古人的征服亞洲，也是促成大發見的重要動力。前者曾加增了歐洲人民對於地理上的實際智識，後者則因那些入主中華的蒙古君主，既把小亞細亞及中亞細亞同時歸入了北京統治之下，而同時又統一了他們版圖以內的幣制，於是歐亞間的交通和商務，便頓時得到一個巨大的激刺。加之這些蒙古君主，又是十分獎勵歐洲人的東行的，所以來往於歐亞間的人，也

就日多一日了。這個情形最顯著的結果，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服仕元朝，和他回國後所著的游記。這部游記是歐洲有史以來第一本對於東亞諸國的確實記載，他的影響的偉大，但觀哥崙布的成績便可以明白。因爲哥崙布若不是受了這本游記的深刻的激刺，他的「西行達東」的偉大夢想，是不會成熟的。因此種種原因，——十字軍的東征，蒙古的興起，旅行便利的增加，和上古地理學的復活——大發見的事業便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專待採者的一舉手了。

第一個舉手來採此成熟之瓜的，乃是葡萄牙，而他的目的，卻是偏於經濟的。原來中古末年的重要商務，乃是由南洋各島運入歐洲的各種香料。而執這個商務的牛耳的，在歐洲則有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邦，在亞洲則有印度的回教商人。同時，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城，因爲位在歐洲南北水道交通的中心點，商務也漸漸的發達起來了。但東向的商路，是已經爲意大利

人所霸占，於是繞道非洲而直達印度的一個念頭，遂成爲葡萄牙商人的唯一希望。在十四世紀的中葉，葡萄牙的商船，已發現了大西洋西岸的加那列等諸島（見圖二）。到了十五世紀時，葡萄牙又出了一位航海大家亨利親王（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他把繞行非洲作爲一身的事業，他的成績是把葡萄牙的商船帶到了基尼亞（Guinea）的沿岸，那裏是離赤道很近的了。

我們從這位親王帶回歐洲的物件中，便可以具體的明白葡萄牙航行非洲的真正目的。據說他帶至歐洲的物件，有黃白黑三種。黃者黃金，白者象牙，黑者黑奴。黃金象牙的屬於有利，是不待言的了。至於黑奴，表面上是爲着救他們的靈魂，所以把他們帶到歐洲去受洗禮的，實際上卻亦不過是貪圖他們的一點身價，或他們的勞力罷了。所以葡萄牙的發見新地，在目的上既是尋求新商路，在結果上也是豐厚的財富，他的經濟分子的強烈，是最明顯的了。但其中也未嘗沒有宗教的分子，即如亨利親王的聯絡東非基督教國，以夾攻回教的計劃，也是促他成功的一個勢力。

自此以後，葡萄牙的探求新地和新商路的事業，便愈益積極的向前進。

行了。一四八六年，帝阿士（Diaz）初達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八年，——其時哥噲布已發見新大陸，——達加馬（Vasco da Gama）初繞非洲以達印度的西岸。一五一九年，馬汲倫（Magellan）又由葡萄牙西行，繞過南美洲的馬汲倫峽，發見了太平洋，又再東航以達斐律賓羣島。後來馬汲倫雖被那裏的土人殺死，但他的船舶及同事卻終於一五一二年成就了他繞行地球的志願，回到了葡萄牙。所以馬汲倫的功績，不但在確實的證明地球是圓的，并且又證明了新大陸之非爲亞洲。同時，在一五〇〇年，葡萄牙人加伯拉（Cabral），正在向非洲西南岸進行之時，忽然被風吹流到了南美洲的巴西（Brazil）東岸，於是葡萄牙又於無意中在新大陸上得到了一塊立腳地。

所以到了十六世紀的初年，葡萄牙不但達到了與印度直接交通的目的，打倒了威尼斯及回教商人的霸權，而且又得了下列的殖民地：（一）巴西

東岸，（二）大西洋諸島，（三）非洲各岸，（四）印度及波斯灣的入口，（五）太平洋南部的羣島。

（二）西班牙

繼葡萄牙而起經營殖民事業的，則有西班牙。西班牙與葡萄牙本有許多相同之點，但在這件事業上，卻亦有不同的地方。因為西班牙不臨大洋，企業之心不盛；而同時，則因他與回教久戰之故，對於宗教的觀念，卻是非常深刻的一。一四九二年，他既打敗了回教，完成了統一的事業，便不期然的想把他那個救本國人民靈魂的工具——基督教——公之於天下了。正在這個時候，那位意大利的航海家哥崙布（C. Columbus）又適以「西行達東」之說進。哥崙布曾屢次以他的計畫，游說於意大利諸邦及葡萄牙。但葡萄牙正在向東進行，不願西向，意大利諸邦更無暇來聽此無稽之談。所以這件成就哥崙布大業的功績，便歸到了西班牙王勿蝶南及女王依薩伯拉的身上去了。

哥崙布發

哥崙布

見西印度
羣島——
四九二年

三隻帆船，直向大西洋的西方航去，他在途中經過了不少的海洋風波，嘗到了不少的人心叵測，卒於十月二日望見了新大陸外的一個小島。他把西班牙的國旗，高插於那個海島之上，把他叫做聖救主(San Salvador)，後來他又發見了古巴(Cuba)等各島。他前後共來往西班牙與新大陸四次，但他至死尙以爲他所發見的是亞洲，聖救主等各島即是東方的印度。後來人們悟到了新大陸不是亞洲時，才把這羣海島的名字，改爲西印度羣島(The West Indies)，但美洲的土人，卻就從此得到「紅印度人」(The Red Indians)的一個名稱了。

亞美利加(America)洲的名字的由來，是完全出於偶然的。哥倫布，卡波脫，加伯拉等，雖前後的發見了新大陸的邊岸，但卻沒有人以爲他不是亞洲。在一五〇〇年時，有一個意大利人，叫做亞美利果(Amerigo Vespucci)的，曾到巴西去了一次，回來後，他便公佈了一封信，把這個新發見的地方，叫做「新世界」(The New World)。人們便以爲他是發見這個新世界的

人，因此便把他的名字，給了這個世界，叫他做亞美利加洲。

但新大陸的發見，也並不始於哥倫布。在第十世紀的時候，格林蘭 (Greenland) 是已被歐洲的北人 (Northmen) 所據有了。那時他們的殖民地中，尚有所謂維蘭 (Vinland) 者，現在經學者們的證明，知道這塊地即是北美洲東北角上的拉布刺多 (Labrador)。但哥倫布乃是第一個深信地圓說之人，又是第一個直航過大西洋之人，所以他的發見新大陸，是有科學性質的，與從前的偶然的發見完全不同。

西班牙的殖民地

自此之後，西班牙的武士，便蜂擁蟻集的向這個多金藏寶的新大陸進發了。他們佩着利刃，攜着聖經，懷着得土得寶的大慾望，陸陸續續的到那一塊西班牙的新土上去。他們先把那裏土人的肉身殘殺了，然後又把他們的靈魂超送到他們向來不認識的救主上帝處去。他們這個救世行為的報酬，是無限的新土地，和無限的金銀財寶。因為在十六世紀初年時，南美洲的沿岸——連祕魯 (Peru) 在內——及墨西哥 (Mexico) 等，已都屈服於西班牙

刀鋒之下了。而其中尤以墨西哥及祕魯爲最富寶藏，因此他們所受的苦痛，也最爲深烈。此後南美洲便歸入了西班牙的文化範圍之內，至今南美各國雖已獨立，然他們的語言風俗，及其他文化，尙都是屬於西班牙式的。

墨西哥及祕魯乃是美洲的兩個古文明國，但當西班牙人來臨時，這兩國的文明，似乎都已在走下山的路程，只留下了一點古蹟，來證明他們先人的榮光了。征服墨西哥的領袖，是科德司(Cortez)，征服祕魯的領袖，是比撒羅(Pizarro)。他們兩人對於土人的行爲，我不忍細述。總之，他是西班牙歷史上的一個大污點罷了。他們的同事，和手下的人，也都是強盜與武士的化合物。

自此以後，西班牙便儼然以西半球的主人翁自居了。他在新土上的政治，完全是武士式的，誰能用刀劍得到土地，誰便是那塊土地的主人。所以西班牙開拓的動機，雖與葡萄牙略有不同，雖他的宗教動機，是很真虔的，但見財流涎，及持着利刃來救人靈魂的兩個態度，卻是與葡萄牙完全一樣的。

西班牙與
葡萄牙的
平分地球

這兩國開拓新土的興致，似乎是一天勝似一天了。不幸地球究竟是圓的，他們一個向東，一個向西，永不間斷的向前走去，到後來自然免不了要撞個滿懷。於是他們便爭吵起來了。於是那位慣作和事老的教皇，便想出了一個好法子，他把地球分爲兩半個，西面歸西班牙，東面歸葡萄牙（見附圖）。但這個紙上空談，又怎能遏止雙方武士的短兵相接？又怎能消滅他們利益的衝突？直到一五八〇年，西班牙王腓力布第二合併葡萄牙之後，這兩國的競爭，才暫時消滅。後來一六四〇年，兩國重新分裂時，他們的殖民事業，卻又到了下山的途徑，因爲歐洲的新國荷蘭，此時卻又自後追上他們來了。

(三) 荷蘭
荷蘭殖民的目的，是純粹屬於經濟的。我們當還記得，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乃是荷蘭爲着要求獨立，向西班牙作戰的時代。當時腓力布第二，曾利用他的兼王葡萄牙的機會，把葡萄牙的海岸關閉起來，不許荷蘭商船的經過或停留。荷蘭本是以商立國的，他對於這個致命傷，又怎能不求一個救補？

的方法呢？所以腓立布的遏止政策，反激起了荷蘭的殖民事業，使荷蘭的勢力，遍佈於南洋羣島。此時在東方的葡萄牙人，已是利令智昏，有些不中用了。荷蘭人乃懷着報仇於異地之心，放出他們的商業手段來，組織了東西兩個印度公司(The East and West Indian Companies)。這兩個公司是兼有政治性質的，他們有宣戰及講和的全權，在他們的背後，又有每年從祖國出發的艦隊。於是荷蘭便揮起這個雙拳來，他向東一拳，打倒了葡萄牙，向西一拳，擊傷了西班牙。到了十七世紀時，荷蘭便代替葡萄牙做了南洋羣島的主人翁了。而荷蘭的成爲臺灣的主人翁，也是這個時候的事蹟——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

這三國在舞臺上所演的武劇，漸漸的不免惹動了法國的技癢。法國的開拓性質，又與上三國不同。他是完全屬於政治的，而注意這件事業之人，也是限於他的君主和政府，人民是不甚關心的。與查理第五作對的法王法蘭

息斯第一，是第一個以政治的眼光，來觀察殖民事業之人。他曾遣人去測量北美的東岸，以自己的名義佔據了他。但他死之後——一五四七年——法國忽又內亂了數十年，殖民的事業，也就無形的被阻滯了。直到路易十四時，法國的王家，才重新拾起了那根丟在地下的線索，把他繼續紡織起來，但此時英國又久已上了舞臺了。

(五)英吉利
英國的插足於新大陸，始於一四九七年卡波脫(Cabot)的發見紐峯蘭(Newfoundland)。他的開拓的動機，又與上數國不同。因為最初到新大陸的英國人民，甚少求利之心；又不曾佩着利刃來救他人的靈魂；也不是由於王家的派遣來爲他們的國王求一塊新領土。他們最初的目的，是純粹的爲求自由。政治自由固然是他們所要的，而宗教自由尤是他們的目的物。因爲那時英國的國教，是十分狹窄的，羅馬教徒既在屏棄之列，清教徒(Puritans)戰慄教徒(Quakers)等的新教徒，也未嘗見容於國教的教會。於是他們便只有

捨棄了那不自由的祖國，到新大陸上來，憑着良心去崇拜上帝了。一六二〇年，乘了五月花(Mayflower)的船到新大陸的人，便是英國殖民者的最好代表。他們是新英吉利(New England)的創造者，是美國歷史的太上老祖。他們對於新大陸的期望，是新大陸的一個富麗的產業，因為從此以後，歐洲人民中，凡有要求自由和發展天才的機會的，就都把北美洲看做他們的目的地了。

但英國殖民的目的，也不是純粹屬於要求自由；因為貿利的商人，會與各種虔誠的教徒，平分開拓北美洲的功勞。但這個經濟的目的，在赴印度的英國商人中，尤為顯著。因為新大陸的殖民性質，本與印度不同：前者地廣人稀，故為移民的良好地方；後者則本係一古文明之國，人民繁庶，商業興盛，是一個最好的商場。所以歐人赴印度的目的，便不如他們赴新大陸的目的之複雜，竟可以說是純粹屬於經濟的了。

殖民於新大陸的性質與印度不同

此外新起的國家如瑞典等，也未嘗不想到新大陸上來覓一塊立足之地，但因為他們的努力是很微弱的，所以他們的成績也就很小，此處可以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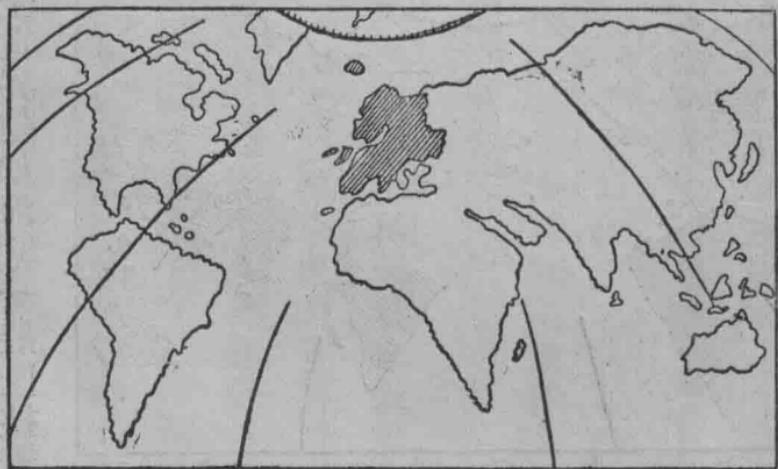
這個新土地的發見，和歐洲各國殖民活動的結果是什麼？第一，他曾把地中海在交通及商務上的霸權搶了過來，把他轉贈與那個蒼茫無際的大西洋。於是大西洋沿岸各國，也便乘運興起，代替地中海沿岸各國為歐洲商務的主人翁了。而其中尤以條頓人種為最占優勝。

(二) 激起人類的詩情和希望
結果
(二) 大西洋代地中海而興

第二個結果，是激起人類的詩情和希望。中古的歐洲人民，比如久閉於暗室的人，十字軍的東征，已經使他們目眩神惑，驚訝天地之大了。如今忽然在天涯海角之處，發見了一個燦爛莊嚴的新世界，又怎能叫他們不目注雲山，心游天外呢？這個詩情的激刺，和新希望的怒茁，也是歐洲新文藝的一個大源泉。

第三，是帝國主義的伏根。國際間猜忌和競爭，本是歐洲列國成立後的一個普通現象，但此時在那一羣狗的中間，忽然又自天上拋來了一塊

又肥又大的鮮肉，於是他們便更振作精神，大叫大鬧起來，彼此的廝殺，就不免更加利害了。因他們個個想去獨占那一塊肥肉，所以便產生了那個我們常常聽到的帝國主義。他的工具，是明搶暗奪，即是所謂殖民地的競爭；他的犧牲品，是那塊肥肉，即是世界上的其餘各國，——我們中國亦在其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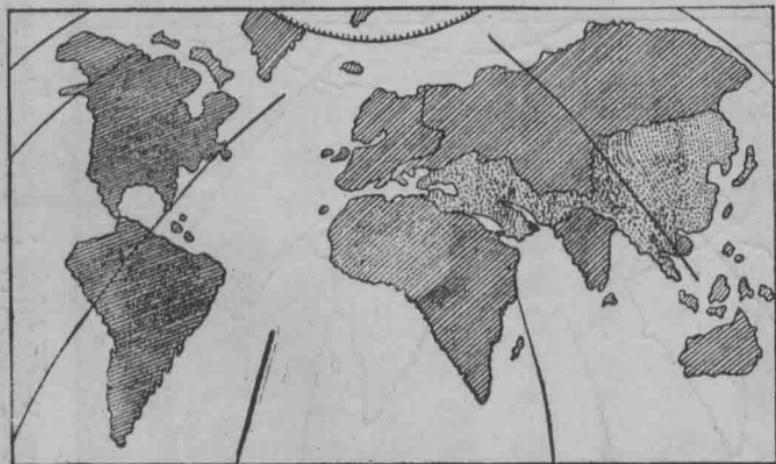
十五世紀初年歐化所及的地方
等子歐洲文化所在地位于空白等子歐化以外的世界

(四) 歐洲
文化的被及全世界

第四個結果，是歐洲文化的被及全世界。他如海潮一般，既挾着偉麗的波濤，也含着污濁的物質，他不問高山低谷，直把全世界裏裏外外，全都浸沒。他的偉麗的分子，固能爲他所浸之處，加添了許多美觀；但他的污濁的分子，也儘足使他所着的地方，霉爛腐敗，使他們更加醜惡。下面的一個圖，是代表近代五百年來歐化世界的成績的。

歐洲文化浸盪全世界的工具，也不

止一個，其中有的是武士政客，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傳教士，或教育家。凡以上各類



立國家
文化的獨
受歐洲
等於

人物勢力所到之處，那裏便不免成爲白人的屬地。但如武人政客的勢力，弱於商人或教士等的勢力，那麼，白人所到之處，尙能多少保持他們的自由權。不過承受歐洲文化的一件事，卻仍是不能免的。換句話說，即是現在地球上的各處，無論是自由的，或是歐洲的殖民地，他們是沒有不在承受歐洲文化的了。

這四個結果中，以世界人的眼光看來，尤以最後兩項爲最重要，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把他們再去細看一看。但這卻把我們帶到本章的第二段——殖民地的競爭——來了。

上面已經說過，殖民地正式的競爭，是始於十五世紀末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中分地球的。這兩國競爭的行程和結果，上面也已說過，不用再說了。後來荷蘭加入之後，靠了他的商業天才和工具，他竟把葡萄牙打倒，做了爪哇，蘇門塔拉，及其他南洋各島的主人。這事我們也已略略說過。這三國的競爭，可以說是殖民地競爭的開始。現在我們所要說的，是繼此而起的競爭，他

的時間，是十七十八兩世紀；他的重要地點，在西方是北美洲，在東方是印度；他的分子，則除了上述三國之外，尙有法蘭西和英吉利，但尤以後兩國的競爭爲最劇烈和重要。

對於這個巨大競爭的細節，我們現在不能去看，且也用不着去看。我們所欲知道的，是這個競爭在西洋歷史上的位置。換句話說，即是這個競爭的結果，和所以致此結果的原因。但欲明白這兩件事，卻又不能不看一看這個競爭的大略行程了。

在東半球方面，繼葡萄牙而起，逐鹿於南洋羣島和印度的國家，凡有三個：一爲荷蘭，二爲法蘭西，三爲英吉利。但荷蘭已在南洋羣島上占到勝利，對於印度未免便有些漠視，於是印度便成爲英法兩國競爭的焦點了。在西半球方面，西班牙在北美洲的勢力，本不甚大，到了十七世紀時，更是日漸衰落起來。荷蘭在北美洲，也有幾處殖民地，但在十七世紀時，也就陸續的歸入了

英國的掌握。所以此時的北美洲，也就成爲英法兩國的大戰場了。

美國東方著名繁富的紐約省，本也是荷蘭的一個殖民地，原名叫做紐尼得蘭（New Netherland），而紐約城的原名，則叫做紐亞姆斯頓（New Amsterdam）。一六六四年，英王查理第二自荷人手中把這塊地方奪來之後，才把他及他的大城改成今名。著者在此省留學時，曾時時遇見荷蘭人殖民的遺跡，地名即是其中的一個，而紐約省居民的源出於荷蘭者，亦頗不少。

英法殖民
大競爭的
開始

所以到了十七世紀末年時，英法兩國在印度和北美賽武的舞臺，都已預備整齊，專待他們的出場了。我們現在便要問一問，這兩國對於這個大賽武，可歡迎嗎？不用說，歡迎極了。這是爲什麼緣故呢？原來法國與英國，本來不是好朋友，而法國在歐洲的勢力，自十七世紀以來，又復浸浸日上，英國見此，更不勝其畏忌之心。不幸到了十七世紀的中葉，在兩國的王朝上，又各產生了一件不利於兩國交誼的事情。法王路易十四，是一位雄才大略，好武喜功，

的君主，在他的長久治世之下（一六四三——七一五）法國的王權，固已達到了極點，法國的國威，也足使歐洲各國目眩神迷。正在這個時候，英國忽然又發生了一個革命，在一六八八年時，國會竟推倒了法王的好友惹姆斯第二，把荷蘭王維廉第三請來做了國王。荷蘭本是法國的仇家，於是英法兩國便撕破了面皮，重新去開始他們的廝殺了。

這個戰爭，歷史家曾把他叫做第二次的百年戰爭，因為自從一六八八年之後，兩國在歐洲及東西兩半球上，直陸陸續續的打了八九十年的仗。直到一七六三年，七年戰爭完結之後，才算告了一個收束。所以這個戰爭所占的時間，固已甚久，但他延地之廣，更是瓦古未有。我們現在可先看一看他在印度和北美的大略情形和結果，至於他在歐洲方面的經過，且待下章再述。

這個長期的戰爭，實由無數的短期戰爭所組成，現在且用表來指出幾個，以見一班。請注意，此時凡是發生於歐洲的戰爭的導火線，差不多都是王

位繼續的問題；而在北美及印度發生的戰爭，則差不多都是由於殖民地和商場的爭奪。

表七

英法第次大的戰役

時 間	地 點	歐 洲	本 土	印 度	北 美
一六八九至一六九七	奧格斯堡同盟之戰				維廉王之戰
一七〇二至一七一三	西班牙繼位之戰				安娜女王之戰
一七四〇至一七四八	奧地利繼位之戰				度普雷與克來武
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	七年戰爭	指揮下之戰爭	佐治王之戰		
			(法印之戰)		

英法在印

度的競爭

印度在十七世紀時，表面上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他的君主是一個土耳其人，但他卻自稱是蒙古的鐵木兒的後人，所以到那裏去的英國人便把他叫做蒙古大帝(The Great Mongul)。但在實際上握有印度政權之人，卻是許多獨立的諸侯，叫做 nabobs 和 rajahs 的，因為印度帝國的分裂，此時已到了

英人的最
後勝利

成熟的時候了。

與土人結歡，本是法國殖民者的特點，此時他們就更利用印度分裂的機會，去與各地的諸侯聯絡，以求鞏固他們自己在印度的地位。但英國人的自治能力和商務天才，卻又遠在法人之上；在荷葡英法的許多東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n Companies）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是最為興旺富強的。同時英國的政府，又能以海軍來作為這個公司的後盾。因此種種原因，英人在印度的勢力，便蒸蒸日上。後來殖民人物之中，又出了一位多才多能的青年領袖，叫做克來武（Clive）的。在十八世紀的中葉，他竟把那位法國老將度普雷（Dupleix）打敗，把法國在印度的勢力，根本的搖動了。一七六三年，歐洲大陸上的七年戰爭完結之後，法國在印度更受到了軍事行動的限止。從此以後，法人建立印度帝國的夢想，便成為一個泡影，而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也就日固一日。所以十九世紀時維多利亞女王所戴上的印度皇冠，實不啻是

二百年來英國商戰的一個勝利品。

一六八八年英法兩國在北美的殖民情形可用表來說明如下。

表八 較比的形情民殖美北在法英

情 形	國 别	國
殖民的數目	約三〇〇、〇〇〇人	約二〇〇、〇〇〇人
殖民的性質	多商人及教民	多軍人及商人
殖民的地點	大西洋沿岸的新英倫 (一)今加拿大東部 (二)米失必河流域	
殖民分佈的情形	團聚在一處	分散於各地
殖民所持的實力	殖民地的民力 王家的軍隊	
與土人的關係	不見好於土人 見好於土人	

這是一個大略的比較。但新大陸的真正主人，究竟不是歐人，所以無論

那一國在那裏的地位，都是沒有充分的理由的；而同時，攻伐敵國領土的口實，也是隨處可以找到的。所以英法兩國的勝負，仍當視他們的實力爲定了。法國占地多而人口少，已犯了外強中乾的毛病，而英國的海軍力，又遠在法國之上，所以經過數十年戰爭之後，法國的勢力，便不覺日益消損起來。後來在歐洲的七年戰爭完結之後，英國不但在歐洲和印度獲到了優勝，即在北美，他也從法蘭西及西班牙的手中得到下列各地：加拿大、新蘇格斜（Nova Scotia）、米失失必河（Mississippi River）的東岸，及佛羅里達（Florida）。於是一三百年來歐洲列國對於新大陸的逐鹿，此時才算告了一個結束。葡人的勢力，本限於南美的巴西；西班牙的勢力，也大部分在西印度和中美南美，他在北美的幾處殖民地，後來也就如煙入層雲一樣，漸漸的被英國殖民地所吸取了。荷蘭在北美的殖民地，是久已掛上了英國旗幟的。至於法國呢？他枉自辜負了歷來君主的經營，及此次的血戰，只落得保存大西洋東岸邊的

幾個小島，及南美洲的小小一塊土地——法國屬的圭阿那(Guiana)。在此一羣垂頭喪氣的敗雞羣中，獨有一戰勝者偉然獨立，滿挾其戰勝品以傲視他的同伴，這便是那位同時在印度得到勝利的英吉利。

一七七〇年，英人庫克(Cook)又發現了太平洋南部的一個大洲澳大利亞(Australia)。英政府便把他當做一個安放罪人的地方，但不久又在那裏發見了巨大的金礦和牧羊的利益。於是這個諸大洲中的最小妹妹，便以黃金，白羊，和犯人的三種物品著名於世了。

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在東西兩半球殖民地的大勝利，及他的領土的狂增飛加，實是歐洲列國對於殖民地競爭的一個大結束，而歐洲殖民的事業，至此也就告了一個段落。自此以至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歐人對於殖民事業的熱心，便忽由沸度降為零度。因為他們不但是彼此筋疲力盡，心灰神喪，鼓不起二百年前的勇氣；並且美洲合衆國的對英獨立，也足使劬勞為母者

的灰心，不復能再如從前的廢寢忘食，甚而至於折臂斷腕的去養育這一羣兒子了。不但如此，此時歐洲的政治學說，亦一變其從前的干涉政策的論調，而主張放任。英國的斯密司 (Smith)，法國的堵加 (Turgot)，便是這個新學派的最好代表。因此，列國對於他們的殖民地，不免也就趨向於放任一路，任各地的自由施設了。這個情形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才又發生了一個反動，開始了那個歐洲殖民戲劇的第二幕。

第六章 列強政局的開始

自威斯非立和約（一六四八）以至法國的大革命（一七八九），其間所經過的時間，共有一百四十餘年。這一百四十餘年中，歐洲的歷史上，凡有兩個重要的事蹟：其一是歐洲各國在海外殖民地的競爭；其二，是在歐洲本土上列國對於政權及土地的爭奪。前者的結果，是英國的成爲海外殖民的霸

命
立和約至
法國大革
命

主，此在上章中已經略略述過。後者的結果，是促成一個列強 (The Powers) 戰爭的新形勢，爲此後數百年的歐洲政治立一個不幸的新基礎。

因國際競爭的加劇，歐洲列國的武備，也就日大一日。同時，因戰爭方法的改變，武備的費用也就無限止的增加起來。但是除了苦百姓之外，誰還是這個重擔的承受者呢？這個情形的結果，凡有兩種：其一，是人民的反叛；其二是君主以專制的手段來強迫人民擔負重稅。在君權根基不強，人民已有憲法保障的國家，列國武力競爭的結果，便是人民的反叛。但在君權素來強盛，人民無力抵抗的國家，君主專制的成功，卻又是一個當然的結果了。前者的最好例證，是英吉利；後者的例證，則有法蘭西、奧地利、俄羅斯、普魯士等諸國，而其中尤以法蘭西爲最能以專制的榜樣給予全歐各國。

專制政體的主要分子，是君主的人才，我們但看十七十八兩世紀的列國君主，便可以深深悟到「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意味了。因爲這時期中的君主，大抵是奇才異能之

士，如法國的路易十四，奧國的女王梅麗德利姫，俄國的彼得大帝，普魯士的勿烈特大王等，都不是僅僅以武功顯著的，他們也都是大政治家，是歷史上第一等的君主。他們的專制，也不盡恃暴力，如普王勿烈特，奧皇約瑟夫第二，西班牙王查理第三等，都是所謂開明專制的君主。他們都能以改良政治和社會自命，他們的計畫雖未盡能成功，但他們的意志，是很不錯的。此外如俄女皇加撒林，法王路易十五等，雖無改革的決心，但也都能趁着熱鬧，打起鑼鼓來，助成那個開明專制的局勢。所以十七十八兩世紀的專制政治，並不真如法國革命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樣壞，他確曾為歐洲做了幾件撥亂反正的大事業，使那個七瘡八孔的歐洲社會漸有更生的希望。

法蘭西專制的基礎

(二) 君主專制國——法蘭西及其他

法蘭西乃是威斯非立和約中得勝者的一個，自此之後，歐洲政治的牛耳，便由西班牙歸入了法蘭西的掌握。其時法國的內政，已靠了首相呂希

留 (Richelieu) 的經營爲專制政治立下了一個好基礎，有反叛嫌疑的胡臣拿教徒既已被削去從前所得的種種特權，而諸侯的宮堡，此時也已削爲平地。呂希留的繼任者馬薩林 (Mazarin)，更能蕭規曹隨的去竟成呂希留的功業。所以到了路易十四成年親政之時，法國的國君已成爲至尊無上的政治領袖，從前跋扈作亂的諸侯，此時也就成爲宮中的侍從，專以爭寵求媚於一人爲事業了。

同時，自百年戰爭以來，法國的國君即有統治軍隊，及征收軍稅的特權，所以國內的三級會議，也就退到了無關輕重的地位去。這個情形固非一般中等階級所願，但沒有憲章的保障，沒有諸侯的助力，沒有歷史上留下的成例，他們又何能爲呢？不但如此，法王爲求軟化諸侯起見，曾以免稅及種種的特權錫予他們，使他們心蕩神迷於王宮的繁華場中，不復再關心國家的大事。但國家的收入是不能減少的，諸侯的租稅既經蠲免，平民的負擔，也就要

照例的增加了。這個情形的結果，是使法國的社會成爲一株葉茂根枯的大樹。但此時全國之中，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方正在讚美鑒賞那一叢豐茂的樹葉，他們又誰肯留意到那躺在地下的枯根呢？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是享受和點綴這叢茂葉的最好人物。他的久長的治世（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他的「朕即國家」的觀念，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情，他的長駕遠馭的才能，此時卻都成爲專制政治的最好滋養料。他實是歐洲專制政治的一個結晶，列國君主的一個模型。他們讚美他，摹仿他，大自政事的施設，小至服飾飲食的風度，宮殿起居的格式，莫不惟路易十四的嗜好是尙。

關於這位專制魔王的事業，可以分做二層來說：其一是他的外交；其二是他的內政；而其中尤以前者爲與後來的歷史有重要的關係。

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是很簡單的，即是所謂恢復法蘭西的「天然界限」（natural boundaries）這個天然界限的界說，是東至來因河，南至阿兒布

交政策

路易的外

山西南至庇里尼山，西北至大洋。但這個恢復天然疆界的政策，雖甚簡單，而欲實行他時，卻又隨處可以發見困難了。於是侵寇鄰邦——東侵日耳曼，南侵西班牙，北侵荷蘭及西班牙的尼得蘭——便成爲路易十四一生的目的和事業。

路易對外
的勝利

我們現在無暇去細論他的窮兵黷武的事蹟，但述一述他的結果便够了。法蘭西的第一批戰勝品，是位於日耳曼與法蘭西之間的亞爾薩斯 (Alsace) 及庇里尼山麓。他的第二批戰勝品，是西班牙屬下的法蘭斯孔德 (Franche-Comté)。他的第三批戰勝品，是日耳曼帝國內的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 (Strasburg)，及來因河東岸的土地。對於他的這個搶奪的行爲，西歐各國也未嘗不曾反抗；但日耳曼皇帝方在應付土耳其的西侵，西班牙是與路易有姻戚的關係的，英王查理第二又是與法王表同情的，只餘下一個小小的荷蘭，來承受這個螳臂當車的責任。路易十四武功的結果，又安得不躡躇。

滿志呢？

西班牙繼位之戰

但到了一六八八年，情勢又不同了。那時與法王爲敵的荷蘭王維廉，已代查理第二做了英國的君主。於是英國與法國的關係，便驟由與國變爲敵國。到了一千七百年時，西班牙王又忽然死去。他是沒有兄弟子嗣的，所以他王冠，便照例落到了他的兩個姊妹婿的身上。這兩個候補人，不幸又適是路易十四和日耳曼的皇帝。後來西班牙王便遺命路易的孫兒來承受他的王位。他雖曾聲明，西法兩國的王冠，不許戴在一個頭上，但這又豈能減少英國和日耳曼的畏忌呢？結果是開始了那個大規模的戰爭，即是叫做西班牙繼位之戰的（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加入這個戰爭的分子，一方面是路易十四的法蘭西，一方面是英吉利、荷蘭、日耳曼及其他小國。這個戰爭凡延長了十一年（一七〇二至一七一三），結果是那個重要的國際條約，叫做友得勒克條約（Treaty of Utrecht）的成立。這個條約的重要條文是：（一）西班牙

友得勒克
條約

牙的尼得蘭，歸入日耳曼皇帝的老家奧地利屬下，改名爲奧地利的尼得蘭，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屬地，如那泊爾、米蘭及薩的尼亞等，亦爲奧地利所得。這是奧國植勢於意大利的起點。（二）荷蘭的所得，是幾個堅堡。（三）英吉利的所得，可以分做兩部：其一是新大陸上面的法國屬地，此在第五章中已經述過了；其二是在歐洲本土的，則有從西班牙手中得到的米諾卡（Minorca）及吉布羅陀（Gibraltar）的兩個重要礮臺。（四）西班牙的王冠，仍落在路易十四的孫兒頭上，但仍以一頭不戴西法二王冠爲條件；於是法蘭西的波旁家，便代替了奧地利的哈布士堡家，成爲西班牙的主人翁了。（五）勃蘭得堡的選侯，成爲普魯士國的國王，爲後來普魯士的勃興立下一個基礎。（六）意大利的薩服（Savoy）公國，得到了細細利島，成爲薩服王國；後來薩服王又以細細利去交換了薩的尼亞，於是薩服及薩的尼亞便合而爲一，爲後來意大利獨立時的一個重要勢力。

路易十五
和他的戰爭

戰爭中止後二年，那位不可一世的專制老魔王路易十四，也就在萬民詛咒的聲中溘然長逝了。但他雖死，法蘭西人民的災禍，卻不曾因此消滅。因爲他的繼位者，仍是一個窮兵黷武之人，這便是他的五齡重孫路易十五。路易十五遺傳到了他的曾祖父的狂妄和荒唐，而不會遺傳到他的才能與魔力。他揮霍了那已經空虛的法國國庫，去與英奧等國重開戰端。他的戰事中之尤爲重要的是奧地利繼位之戰（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和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在奧地利繼位之戰時，法國仍是奧地利的敵國；但到了七年戰爭時，法奧兩國又忽然捐棄了二百年來的世仇，成爲同盟國，合力的去與那個新起的強國普魯士抵抗了。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長期戰爭，是不僅限於歐洲的，在印度和新大陸上，同時也有戰爭發生。不過法國在歐洲的重要敵國，是奧地利，而他在海外的重要敵國，卻是英吉利。在歐洲戰爭的性質，是屬於王朝的，在海外戰爭的性質，卻是屬於殖民的。讀者到此，須參觀第五章的

後半段及附表第七，方能了解這個複雜的歐洲政情。

法蘭西的
衰落

奧法二國的同盟抗普，足以證明此時執歐洲政治的牛耳，而使人畏忌者，已不是哈布士堡或波旁家，乃是普魯士國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了。自此以後，法國在歐洲國際上的威信，固然是日墮一日，而他的內情，也因久年戰爭的結果，成爲一個民窮財盡的情勢。但他的君主仍不覺悟，仍是紙醉金迷的慶樂昇平。於是法國革命的伏根，遂日深一日了。

除了法蘭西之外，歐洲專制國中之重要者，則有新興的俄羅斯，普魯士，以及舊國奧地利。

俄羅斯的
起源

俄羅斯（Russia）是斯拉夫民族的國家，但他的開國始祖，卻是第九世紀時的一個北人，叫做羅立（Rurik）的。後來俄國又遵奉了希臘教，採取了貝山汀（Byzantine）式的文化。十三世紀時，經過蒙古人的侵寇和征服，他的文化又成爲蒙古式——即是所謂韃靼式——的文化。十五世紀時，蒙古勢

力衰弱之後，莫斯科（Moscow）的侯王便强大起來，而莫斯科城也就成爲當時俄國的政治中心點。這些侯王中，以十六世紀時的凶惡的伊文（Ivan the Terrible）爲最有名。

大彼得
一六七二至一七二

當西歐列國正在開始他們的劇烈競爭時，俄國也忽然出了一位異常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彼得，又叫做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是羅門·喀夫（Romanoff）朝的第三代君主。他生平的目的，凡有兩個：其一是歐化俄羅斯，即是用法蘭西式的文化，來代替那久據俄國社會的韃靼文化；其二是爲俄國覓一個向海的出口——當時的俄國是沒有海岸的——即是他在所說的「開一個窗戶」的大事業。

彼得是一個天才甚高，雄心極大，而又富於堅忍力的人。他因爲要達到他的這兩個目的，不惜卑身屈志的到西歐各國去學習，甚而至於到一個荷蘭的船廠中親自工作。他又遣派俄國的青年子弟到西歐各國去留學。

彼得的兩

大事業
（二）歐化

俄國

在他這兩個巨大的目的中，歐化俄國是比較簡易的一件事。在他改革國內一切風俗禮儀之時，他雖免不了遇到各種的抵抗——平和的，或是流血的——但靠了他的大刀闊斧的專制手段，種種困難和阻力，也就日益減少，以至於消滅了。他把他的都城，自那個韃靼化的莫斯科，移到了一個新從瑞典獲得的地方上去，使西歐的學者和工匠，與俄國的土人，平等的居住下來。這個新都城，便是直到此次歐戰後才改名的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在他勢力之下，西歐式的文化，是能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的了。

彼得所引進的西歐文化，有些是甚膚淺的。他曾以強迫的手段，命國內的男子，剃去那韃靼式的長鬚；他又使那些以深閨為天地的婦女，自由與男子交際。這種膚淺的改革，在他的本身上，本無什麼價值可言，但他的意義卻是很深遠的。此外對於行政系統的整頓，道路市鎮的改良，教育及工業上的種種建設，也都可以算是彼得歐化俄國的成績。

但爲俄國開一個窗戶，卻不能如此簡易。因爲你如要由俄國內地打通

（二）「開
通窗戶」

一條赴海的路徑，你便免不了要踐踏到你的鄰居的境內去。你的鄰居能和平和和的讓你走過嗎？這個情形的結果，當然只有戰爭的一條路了。阻礙俄國向海發展的國家，凡有三個，而東方的中國，尙不在內。這三個國家是瑞典，波蘭，和土耳其，但其中尤以瑞典爲最利害。因爲瑞典歷來的君主，是好武善戰的，而與彼得同時的少年君主查理第十二，尤是一個數一數二的戰將。於是彼得便與波蘭和丹麥結合起來，與查理作戰。查理初雖曾把他們打敗，但最後的勝利，卻仍在彼得一方面。結果是俄國得到了瑞典的利服尼亞（Livonia）及愛沙尼亞（Esthonia），於是他在波羅的海的東岸上開了一個大窗戶。

同時，彼得也曾想在黑海及裏海開幾個朝南的窗戶，他雖不曾成功，但近二百年來俄國與土耳其的長期衝突，卻自此開始了。不但如此，彼得的眼光，亦並不以西方爲限。西比利亞的開拓，也是他的一个成績；而中俄的國際交涉，也是由此引起的。當時的中國君主，也是一位雄

才大略的人物，他便是康熙皇帝。但兩國相距究竟太遠，彼得與康熙又各有其他的要務，所以兩國略戰之後，便訂了一個條約，來劃分中俄疆界，這即是我國歷史上所說的尼布楚條約。

加撒林第一
二一七
六二至一
七九六

加撒林對
外的勝利

彼得之後三十年，女王加撒林第二（Catherine II）繼位。她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她的對內成績，是膚淺的改良內政，和獎勵文學。她曾與法國的福爾特等通信。在外交一方面，她卻仍是秉承了彼得的遺志，專以削鄰肥己爲事。那時在俄國的三大敵國中，瑞典是已經受過創傷了，而波蘭與土耳其，也是日薄崦嵫，日趨於衰弱的途徑。於是加撒林便與奧地利和普魯士，三次的把波蘭瓜分起來。此事待到述波蘭時再說。她與土耳其的關係是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俄國從土耳其手中得到了黑海北岸——開了一個通地中海的窗戶——及航行土屬的自由權。而俄國保護土境內希臘教徒的特權，也是在此時得到的。這個俄國勝利的意義，我們到十九世紀時，便明白了。

俄羅斯的

強盛

韃化的弱國，成爲一個歐化的強國了。那時在他的三個敵邦中，波蘭固然是煙消火滅，瑞典也已經喪失了在波羅的海的霸權，只存下一個垂頭歛翼的土耳其，戰慄慄的專待他的宰割。

普魯士的
起源

與俄國同時突興於東歐的，則有普魯士(Prussia)。普魯士的原起，可以簡述如下。十三世紀時，十字軍中有叫做條頓武士的，在波羅的海的南岸，征服了斯拉夫族的一塊土地。那塊土地的名字，便是普魯士。這是日耳曼人殖民於那裏的起點。同時，日耳曼諸侯中有姓霍亨索倫(Hohenzollern)者，曾於十五世紀初年，從日耳曼皇帝的手中，買到了勃蘭得堡選侯的位置。勃蘭得堡與普魯士，本是東西相望，中間只隔了一塊波蘭的土地。十七世紀時，普魯士侯的子嗣，忽然中絕，於是勃蘭得堡侯因姻戚的關係，便做了這個公國的承受人。這是普魯士合併於勃蘭得堡的選侯霍亨索倫家的起點。一七〇一年，日耳曼皇帝又擢升勃蘭得堡的選侯爲王，這位選侯便擇定了普魯士國

王(King of Prussia)的一個位號。於是一個不足輕重的霍亨索倫家，此時在政治上既得了一個選侯的重要權勢，在領土上又獲到了普魯士的土地，他的勢力的擴張，便如朝陽般的一刻盛似一刻了。

普魯士的
君主

時勢已是這樣的助成普魯士的強盛了，而同時，他又接連的得到了幾個奇才異能的君主，來助長他的勢力。普魯士的第一個有名君主，是勿烈特維廉第一(Frederick William I.)。他是一個心雄才大的君主，也是一位專制的魔王。他的內政方針，是中央集權，他以自己爲一切政事的領袖。他的外交方針，是擴張軍隊，侵寇鄰邦。但他的事業的大成，卻有待於他的兒子勿烈特第二，即是普通稱爲勿烈特大王的(Frederick the Great)。與勿烈特大王同時的是奧女王梅麗德利姍，俄女皇加撒林，這三位都是才大心雄，眼明手辣的第一等專制君主。歐洲列國間的猜忌競爭，本已夠發生無量的混亂了，又豈禁得起加上這幾位辣手狠心的人才呢？又況這三人中的兩人所代表的，

又是新興的俄羅斯和普魯士呢？所以自此以後，歐洲弱國的命運——如波蘭，——固是朝不保暮，而這幾個強國間縱橫離合的局勢，也就五花八門，日益複雜起來了。

勿烈特大王——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的事業，對於外交，是從奧地利的手中獲到了西利西亞（Silesia），及第一次瓜分波蘭的贓品。他又是奧地利繼位之戰及七年戰爭中的重要人物。在前一個戰爭時，法國尚是普魯士的同盟，到後一個戰爭時，法奧兩個世仇，卻又忽然聯合起來，去與勿烈特抵抗了。這是普魯士勢力浸盛的一個證據。自此以後，那個新興的霍亨索倫家，便代替了法蘭西的波旁家成爲哈布士堡家的世仇。

勿烈特對內的建設，改良法制，獎勵文學，使他的人民日趨於富庶安樂之境。他曾邀請當時的法國大文學家福爾特到他的宮中來。但不幸這兩個人的性情，都太燥烈了。

普魯士的
強盛

一點，他們彼此忍氣吞聲的敷衍了兩三年，終於不樂的分開了。但福爾特雖然悻悻的離開了普境，法國文化在普魯士的影響，卻始終不易消滅。

一七八五年，勿烈特大王死時，普魯士的領土，已比他即位時增加了一倍。他靠了瓜分波蘭的所得，竟把勃蘭得堡及普魯士的舊土聯合起來。而靠了內政的改良，及軍隊的整頓和擴充，普魯士也就大為歐洲各國所畏忌，他已差不多要代替奧地利來做日耳曼的主人了。於是便益更得意起來，便益更以武力來作為他的立國根基。

日耳曼帝國自經三十年戰爭之後，在社會方面，則人民日益窮苦，日益退化；在政治方面，則帝國分裂的現象，日益深著，諸侯武士的勢力，亦日益猖獗；在領土方面，則因政治上沒有團結力之故，也就成為兩三強國的爭奪品。所以這時期的日耳曼歷史，是沒有記載的價值的。

但日耳曼的皇帝卻有一個強盛的老家，那便是奧地利的哈布士堡家。
奧地利的政治勢力

此時日耳曼的皇位，名義上雖仍是由諸侯選舉，實際上卻是已經成爲哈布士堡家的世襲品了。因此之故，奧地利便不啻成爲日耳曼的靈魂，而他的歷史，也就與日耳曼的歷史合爲一物。

奧地利的
版圖

但奧地利的勢力，卻不以政治爲限。在領土方面，他不但是日耳曼諸邦中最强大的，並且也是歐洲各國中的一個強國，是法蘭西的眼中釘。他靠了戰爭和婚媾，到十八世紀初年時，他的版圖已包有下列各地：（一）奧地利本土，（二）波希米亞，（三）匈牙利，（四）尼得蘭，（五）意大利的米蘭及兩細細利國。這些地方的人民，是複雜不一的，其中有的是日耳曼族，有的是斯拉夫族，有的是麥野族（The Magyars）。他們除了尊奉同一的君主——奧地利君主——外，是沒有一點共同的地方的。這是奧地利立國的一個根本弱點，但此時他的君主，可還不會覺着。

十七世紀時，奧地利的最大的危險，是土耳其的侵寇。但自一六八三年，

奧地利繼位之戰

波蘭來替維也納解了土耳其之圍後，這個危險的程度，便日小一日了。不幸到了一七四〇年，奧王——即是日耳曼皇帝——又死而無嗣，他便破例的命他的女兒梅麗德利姍 (Maria Theresa) 來繼了他的王位。於是普法兩國便結合起來，想趁奧地利女主當位之時，去瓜分那散漫廣大的哈布士堡的產業。這便是上面屢次提過的奧地利繼位之戰的開始。但靠了梅麗德利姍的才能，和她的人民的忠誠，除掉失去一塊西利西亞的土地外，其餘的疆土，終算被她保全。

加入這個戰爭的國家，除了上述三國之外，尚有英吉利（助奧）、西班牙（助法）、巴威略（助法）等諸國。他們的目的雖很複雜，但有兩個是最顯著的：其一是奧法的仇恨；其二是莫法在殖民地的競爭。這兩件事的本身，本是絕無關係的，但因為列國國際間關係的複雜，於是這些國家，也就不免甲拉乙，乙拖丙的大家跌入一個泥窩中，混打起來了。這個性質複雜，分子混亂的戰爭，實是此後歐洲列國戰爭的一個好代表。

七年戰爭

可憐歐洲的人民，喘息未定，第二次的大規模戰爭又開始了。那便是上面也曾屢次提過的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加入這個戰爭的重要分子，除去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個對敵之國外，尚有荷蘭、法蘭西、撒克森、俄羅斯，這幾國都是助奧地利的。此外尚有英吉利。英國的心裏，也是想幫幫奧地利的忙的；但因為他的仇敵法國已經加入，他便不得不轉到普魯士一方面去了。這個大戰的結果，在海外方面，是英國的成為北美和印度的主人翁，為英國他日雄飛世界立下一個基礎。在歐洲方面，是英吉利的同盟國普魯士的打倒奧地利在日耳曼的勢力，為後來普國統一日耳曼和雄霸歐洲的事業立下一個基礎。

此外各國
瑞典

此外十八世紀歐洲的重要國家，除去英吉利當別論外，尚有瑞典、土耳其、和波蘭。瑞典的强大，是純恃武力的。自三十年戰爭以來，他曾以武力領袖北歐。但因此之故，國內民生凋敝，商業衰落，經濟破產，政務廢弛，但他的君主

尙不覺悟，尙發狂似的去刮削人民，來達到他們武力征服異邦的主張。但是你能用武力，人家也能用武力，而兩武相見的結果，當然又是新國勝於舊邦了。又況此時以武力與瑞典爭勝的新國，有俄羅斯及普魯士的兩國呢？所以瑞典雖又產生了一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好武善戰的君主查理第十二，他終不會免得最後的敗亡。自一七〇九年，這位魔王被俄王大彼得戰敗之後，那個立國於武力之上的瑞典國，也就立刻由第一等的強國，降為一個第三等的貧弱國家了。

土耳其

土耳其自從十五世紀占據君士但丁城後，儼然成為東歐的一個強國。在十六十七的兩世紀中，他的版圖，已包有匈牙利等中歐之地；又復猛進不已，於一六八三年，進窺奧地利的都城維也納，但終於被那位波蘭名王沙比斯基(Sobieski)驅逐走了。此事便促成了奧地利、波蘭、羅馬教皇及威尼斯的合力抵抗；而土耳其的勢力及版圖，也就由此日蹙一日。後來俄國興起，土耳

波蘭

其更多了一個仇敵，於是便不能再打人了。他只有拿着雙手，東遮西掩的去抵擋他人如雨一般的拳點了。一七六八年至一七七四年，他與俄國戰爭的結果，在上面俄國節下，已經略略說過。自此以後，這個以武力征服東歐的土耳其，這個內政腐敗的強國，也就跟了他的同志，淪到了弱國的階級中去。

在十八世紀初年時，波蘭的領土是很廣大的。但他外無可守的天險，內無堅固的政府，所以俄普兩個強鄰興起之後，他的命運便成爲朝陽下的露珠了。在這個不幸的情形之下，又加上了宗教的紛爭，民族及語言的龐雜不純；又因貧民與貴族間貧富苦樂的懸殊，國內更少團結的實力，於是波蘭便成爲列強的一個傀儡。但他的最大弱點，乃在他的政治制度。第一，他的君主是選舉的，因之更是弊端百出。且自十七世紀以後，這些君主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所以波蘭就更成爲外人勢力下的物品，更無獨立的精神了。第二，照他的憲法的規定，凡貴族中有一人反對某條法律者，那個法律便不能實行。波

波蘭的瓜分及滅亡

蘭貴族的數目，約有一萬，要這一萬人的全數同意，豈不比俟河之清還要難嗎？結果是使波蘭的內政，等於無政府，而外國植勢的機會，因此也就更加成熟。

波蘭北界波羅的海，東界俄羅斯，南界奧地利，西界普魯士。自俄普兩國興起之後，他便如一隻弱羊，爲三隻虎狼所包圍了。果然到了一七七二年，俄女皇加撒林，便與普王勿烈特商量，要去分割波蘭的邊疆。奧女皇梅麗德利姍最初是不願宰割波蘭的，但她的兩個強鄰既已動手，她又豈甘落後呢？這一次的分割，便是歷史上所說的波蘭的第一次瓜分。這雖曾激動了波蘭的愛國志士，使他們努力去作恢復及改革的事業；但志士的熱血，終敵不過列強的奸醜的計謀，及很毒的武力。所以經過二十年痛苦艱難的生命之後，這個不幸的國家，終於被他的強鄰普俄奧三國侵肌及髓，再割（一七九三）三割（一七九五）的瓜分乾淨了。自此以至一九一八年，歐洲的地圖上，便不復

再有波蘭出現；但波蘭的文化及民族，卻不會因此消滅。

二二君主立憲國——英吉利

英國歷史
的特點

方歐洲各國正向專制的路上進行之時，英國忽然走入了立憲的別徑。這條別徑最初是很狹窄的，是絕少有人注意的，但自英國努力把他加廣增長之後，到了十九世紀時，他已不但成爲歐洲列國所走的政治大道，且又爲世界各國所取法了。所以英國在這時期中的歷史，實有值得我們另眼相看之處。

都鐸朝的
專制

英吉利在都鐸朝時（一四八五——一六〇三），是專制最盛的時代。但英國歷史的背景，是不宜於專制政體的發達的，又况前有大憲章的成立，後有百年戰爭後議會的得到政治實權，爲立憲制度加一層更深的基礎呢？在依利沙伯女王的治世之下，靠了她對於西班牙的戰勝，又靠了她的天才，及

朝的興盛
及他的反動

浪漫式的人格，專制政治曾蒙着五采繽紛的美服，在英國又得勢了數十年。英國的人民，也受了女王的感化，忘懷了專制的可憎，但知歌舞昇平的去發達他們的文藝天才。而此時又適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潮流正向英國流入之時，所以結果是使這時期的英國文化達到了他的黃金時代。但自依利沙伯逝世之後（一六〇三），專制政治便如醜人剝去了繡衣一般，大為英國人士所憎惡了。於是那素重實行的英國人民，此時也就拋棄了他們的文藝美夢，回復了他們向來對於政治的興味。這個情形的結果，當然是於專制不利的。

英國立憲
的阻力

但立憲在英國既已早有了好的基礎，他的發達似乎應該甚易，似乎用不着再以流血來作為他的代價了。但英國的立憲的大成功，卻仍是靠了數次革命及一次的大流血才得到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十七世紀是歐洲專制大盛之時，又值英國專制政治之後，所以除去民性及歷史的背景外，此

時要說立憲，實是一件違反時勢之事，他的發達，也就不能不有相當的代價了。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這時英國的君主，是新從蘇格蘭來的斯圖亞特 (Stuart) 朝。這朝的君主既是異邦人，在他們與英國人民之間便已沒有什麼好感。不幸他們又大抵是不善機變，迂拙呆笨的人物。他們但知空言君權神聖，而不知所以籠絡人心。於是在他們治世之下，那個專制政體也就不能無疾而終了。

英國革命
中的宗教
分子

在這個政治情形之上，又加上了一個宗教的分子。我們在第四章中，已經看見亨利第八的宗教改革是怎樣的不澈底，新舊兩教爭執的根子是怎樣的潛生滋長於英國社會之內的。斯圖亞特朝的惹姆斯第一（一六〇三至一六二五）和查理第一（一六一五至一六四九），都是傾向於舊教的。他們與崇奉舊教的法蘭西和西班牙表同情，又使國內的教會恢復了許多舊教的儀式，而且查理的王后，又是一個舊教徒。斯圖亞特朝的君主，本已不得

民心，此時又加上了這個宗教的差異，於是在國王與代表新教和金錢勢力的下院議員之間，便發生了一種很深的仇視心了。

一六二八年，議會因查理的種種不法行爲，遂草成了一個權利請願（The Petition of Rights）要求他的允諾。這個請願中的重要條文是：（一）不得議會的同意，國王不能向人民擅徵租稅，或要求貢禮。（二）除了按照大憲章所規定之條文外，不得擅拘或刑罰自由人民。（三）平和之時，不得使用軍法。（四）不得任意令兵士占據民房。這個請願在憲法史上的地位，實不亞於那個大憲章。查理對於他雖曾勉強允諾，但這又豈是他的本心呢？果然隔了一年，他竟因下院的拒絕加稅，把議會解散了。自此以至一六四〇年，英國的議會政治便暫時消滅；但政治上的風雲，卻也自此日急。此時在一方面，既有查理的妄用威權，擅徵種種不法的稅則；在他方面，又有那一羣袋滿金錢，信奉新教的中等社會在那裏蓄勢聚力，以待一決。

查理第一
與議會

一六四〇年，查理又因干涉蘇格蘭人信奉新教之故，釀成蘇格蘭的反叛。於是他爲了征收軍費之故，不得已重把議會召集了；但不久便又把他解散。這便是歷史上所說的短期議會(The Short Parliament)。但此時在英國的專制政治，似乎已經折了飛翼，他雖竭力的掙扎，想獨自高飛，卻總是飛不起來。查理不得已，又召集了一個議會。這個議會共延長了二十年（一六四〇至一六六〇），即是歷史上所說的長期議會(The Long Parlia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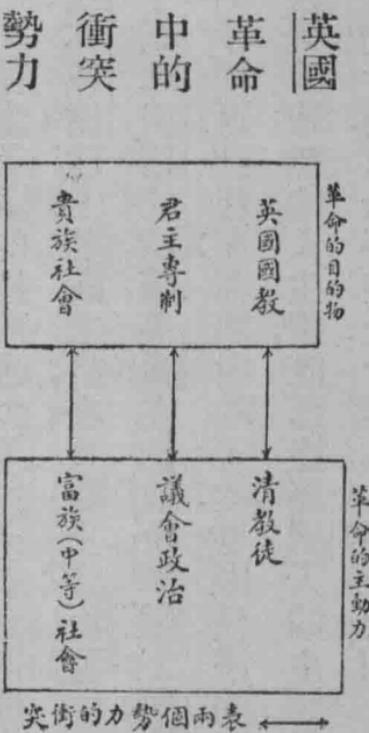
這個長期議會的生命，是充滿着風雲和刀兵的。他曾殺去查理的兩個心腹大臣；又宣佈查理的罪狀，廢除了他的許多不法稅則和法律；又自規定：不問國王曾否召集他們，這個議會每三年總當聚集一次。查理見此種種氣極了，他便來拘捕這個議會的幾個領袖，不圖又撲了一個空。於是雙方便磨刀霍霍，嚴陣以待起來。英國的革命，自此便如箭在弦上了。

這個革命是兼有宗教政治、及社會的三個性質的，此意可用表來說明

如下。

表九

表
九



此時民黨的領袖，是克林威爾 (Cromwell)。他是一個嚴酷而正直的清教徒。在他指揮之下，民軍時時得着勝利。到了一六四六年，他們又把查理捉住了。於是議會便與那位被囚的專制君主開始和議，但此時議會已被激烈的分子占據，和議已無希望。一六四九年的正月，完全為激烈分子所占據的議會下院，即是歷史上所說的臀根議會 (The Rump Parliament)，竟以人民

代表的名義，宣佈了查理的罪狀，把他送上了斷頭臺。他們又宣布英國爲共和國，廢除了君主和議會的上院。

克林威爾

一五九至一六〇五年

但克林威爾與那個臀根議會，也不能水乳相融的合作。他既用了狠辣的手段，把愛爾蘭及蘇格蘭征服之後，便於一六五三年把那個議會解散了。他隨即另行召集了一個議會。不久，那個議會便把一切大權奉之於克林威爾的手中，稱他爲英國的攝政君（Lord Protector）。自此以至一六五九年五年之中，克林威爾除了名義之外，在實際上實不啻即是英國的君主。

靠了克林威爾的鐵腕，英國在商業及戰爭方面，均能從法蘭西、西班牙，及荷蘭的手中獲到勝利；而國內的工業，也因秩序的恢復，漸漸的振興起來。但是清教徒的嚴酷的人生觀，既已把英國人的生活壓迫得透不出氣來，而攝政政府的行爲，又未必能比查理的行爲更受到民衆的歡迎。所以人民對於這個新政府的態度，便初由歡迎變爲懷疑，又由懷疑變爲憎惡。同時，英國

人民的反動及王室的復辟

民衆對於查理的感情雖不好，但把他處於死刑的一件事，卻也不是多數人民所願意；所以此時他們眼見攝政政府的專制，便更覺得彼善於此了。一六五九年，克林威爾既死，國內的大權，便落入了軍人掌握之內。於是查理第一的兒子查理第二，便由王軍的推戴，於一六六〇年重回英國，恢復了那君主的制度；而一個兩院制的議會，也於此時重行召集了。

查理第二

查理第二比了他的父親，要聰明多了。他在即位之前，即允諾議會，願意遵守大憲章及權利請願中的條文；對於議會的宗教政策及加稅特權，他也答應不去干涉。因此，他總算安然做了二十五年的君主，於一六八五年「壽終正寢」。但他的繼位者惹姆斯第二，便不如他的聰明，尤其是惹姆斯的舊教傾向，為最不滿英國人民之意。所以他登位才及三年，國內便又起了一個革命。他們擁戴了惹姆斯的女婿，那位崇奉新教的荷蘭領袖烏倫居的維廉（William of Orange），來與他們的國君對抗。惹姆斯見機不妙，便向法國逃走。

惹姆斯第二及一六八八年的革命

維廉第三及權利宣言

於是議會便以英國的王冠奉於維廉夫婦，使他們繼承那斯圖亞特朝，作爲英國的國君。這個新王的王號，是維廉第三。他報答英國人民的禮品，是允諾那個議會擬好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又名權利議案(Bill of Rights)。在這個宣言之內，他允爲英國的人民保障那大憲章及權利請願所給予他們的權利；他又允服從這兩個憲章對於君權的限制。

立憲基礎的固定

英國自經過這兩次革命之後，議會的權力就更大了。他已殺了一個君主(查理第一)，逐去了一個君主(惹姆斯第二)，又迎進了一個君主(維廉第三)。他忽視了王系的正統，使惹姆斯第二的兒子出亡在外，而迎進了一個女系的維廉。所以自此以後，英國君主的命運，便不啻握在議會的掌中。在憲法方面，則除了議會的實權外，尚有權利請願及權利宣言的兩個大保障，來鞏固及擴大那個大憲章所立下的憲法基礎。自此以後，英國的立憲制度，便建築到了一個堅固巖石之上，任他風飄雨淋，不能損及他的基礎了。

此時英國議會的性質，與中古末年時的議會，亦略有不同。中古末年時的議會權力，是以貴族為中心點的，而那個大憲章的主動人，也是上等社會的諸侯。此時議會的實權，則已歸入了代表中等社會的下院，他們已代替了那勢衰力盡的貴族，來與國君爭政權了。所以此時的議會政治，也可以說是一個富族政治。他雖是平民政治的一個基礎，但他自己卻尚不是平民。政治不過從原理上說來，議會總是代表民意的，由原理到事實，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所以此後英國的佃奴及勞工也就有所憑藉，來爭求他們的權利了。

女王安娜
一七〇七
二至一七
一四

維廉的繼位者，是他的姊妹——即是惹姆斯第二的次女——女王安娜(Anna)。蘇格蘭的正式合併於英吉利，是於此時(一七〇七)成功的。自此以後，英吉利、愛爾蘭，和蘇格蘭的三國，便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成為大不列顛王國(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了。

漢諾威朝
與議會政
治

安娜死而無嗣，英國的王冠，便歸到了安娜的一個表親日耳曼的漢諾威(Hanover)選侯的頭上。這位選侯在英國的王號，是佐治第一。他是此時

尙在君臨英國的漢諾威朝的始祖。但他及他的兒孫，都是不能說英語，不諳英國人情風物之人。所以在他們治世之下，英國的政權便更落到了議會的手中，因為議會的贊助，此時已代了君王的喜悅，成為內閣生命的要素了。這便是責任內閣——對於議會負責的內閣——的開始。

英國在這時期的海外事業
除了確定憲法的基礎外，這時期中英國的大事，尙有海外殖民地的爭執。其中第一件事，是英國與法國的長期戰爭，結果是英國的雄飛印度和北美。這已在第五章中述過了。第二件事，是一七七六年北美合衆國的對英獨立，此事當在合衆國章中另述，此處亦可不說。

本時代中的文藝

都鐸朝及斯圖亞特朝的英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各有他們的文藝貢獻的，此處雖因限於篇幅，不能細述，但亦不妨略為一提。

惹姆斯第
一時代的
聖經

革命時代
的文藝

女王依利沙伯時代的英國，是充滿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的精神的，那時不但文學十分發達，而且上自宮闈，下至人民，都能像春花向榮一般，欣欣然以享樂人生爲事。在文學一方面，則有息特尼(Sidney)等的小說散文，斯班塞(Spenser)等的浪漫詩章，莎士比亞(Shakespeare)及佳生(Jonson)等的戲劇，而其中尤以莎士比亞爲最有千秋不朽的價值。靠了他們及依利沙伯朝的繁華，戲劇的一件事，也就登峯造極，達到了藝術的無上仙境了。在科學方面，則有勿蘭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的歸納方法，是名學及科學上的一個大紀元。斯圖亞特朝對於文學的最大貢獻，乃是在惹姆斯第一時代所譯成的英文聖經，他的文學的價值，至今仍不會減少。

英國專制時代的文藝所代表的是文藝復興的潮流，但自專制傾覆之後，宗教革命的精神，又占據了英國的文藝思想了。這時期中的最好代表，是大詩人米兒頓(Milton)。他的著名長詩極樂園的失去(Paradise Lost)，是充

滿着宗教色彩的。米兒頓之於這時期的文學，猶之克林威爾之於這時期的政治，他們兩人都嚴厲清教宗派（Puritanism）的最好代表。

君政恢復之後，在英國的社會及文學上，又發生了一個反動。此時人民又盡反清教徒的所爲，專以尋求快樂爲目的了。結果是產生了一個「快樂的英吉利」（Merry England），及一個復辟時代的文學。但這個文學徒有眩目的光華，絕無可貴的本質，他已是屬於墮落派了。自此以至十八世紀末年，英國的文藝界，便益無特點可言。

法蘭西的
文藝

路易十三及路易十四時代，是法國的文學及戲劇全盛之時。摩利爾（Molière），科奈耶（Corneille），及拉辛（Racine），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學及戲劇領袖。散文大家塞維耶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也是這個時代的人物。而這時的君主及他的大臣，又能以獎勵文學及科學爲己任，那個有名的方法蘭西學院（The French Academy），即是路易十三的首相呂希留所創立。

的。

日耳曼的
詩人

此外如日耳曼的詩人勒辛 (Lessing) 及哥德 (Goethe)，也都是這時期中文學界的明星。

第七章 法國革命

法國革命
的性質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猶之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日耳曼的宗教改革一樣，是不以法國爲限的。他的性質雖是偏重於政治，但也並不以政治爲限，他是兼含有社會革命及經濟革命的意義的。因此之故，雖然前乎他的，已有荷蘭對西班牙的革命，英國的議會革命，但他們與這個革命相較，便不免限於一地一國。他們的意義，也不能像他的這樣深遠，延地也不能像他的這樣廣闊，影響也不能像他的這樣浩大了。

法國革命的根本意義，是對於所謂舊制度 (ancient regime) 的一個大

的意義

反抗。這個舊制度是普遍於歐洲各國的，不過他的普遍的程度，及勢力的厚薄，不是到處一樣罷了。法國因專制大盛之故，便成爲這個舊制度的堅堡，所以當他倒坍之時，法國也就首當其衝，被他重重的壓倒，成爲他的第一個犧牲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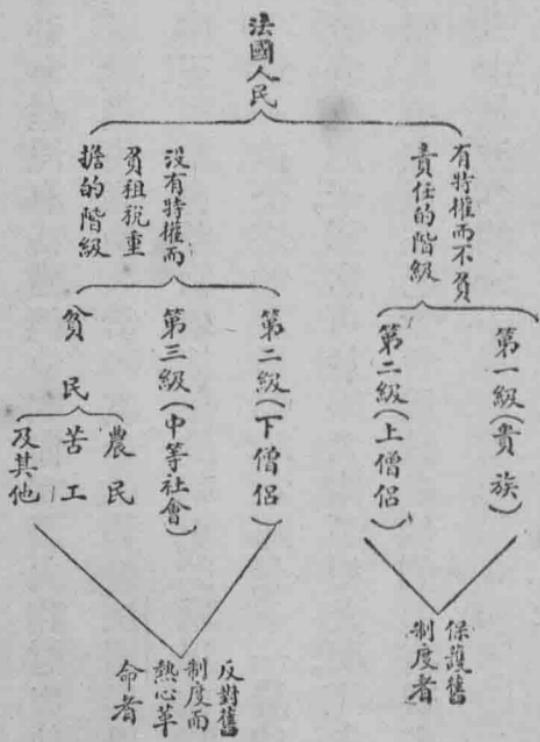
「舊制度」

這個舊制度的性質，可以在法國者爲代表，簡述如下。在政治方面，則有漫無止的專制君權，以「朕卽國家」(L'état, C'est moi) 的觀念，來濫施威權。在財政方面，則因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窮兵黷武，國內已造成了一個空虛的府庫，和紊亂的金融。在法律方面，則法院如鯽，法制紛歧，人民無法律的保障，國王和他的大臣，可以一紙文書，隨意拘捕及監禁任何人民。在社會方面，則一切情形，可以「不自由」「不平等」的六個字來作爲代表。此時社會上的人，大抵可以分爲有特權的(the privileged)和沒有特權的兩個大階級。有特權的人，不出租稅，坐享膏腴，他們可以做官，可以任意剝削人民。沒有

特權的人，又可分爲三種：一是下級僧侶——這一種在名義上是有特權的，但在實際上，卻與平民一樣；——二是靠了商務及工業革命而興盛的中等社會（the bourgeoisie）；三是貧苦的農民和工人。這些都是反對舊制度之人，而其中尤以中等社會爲最堅强有力。現在可用一表來說明這個社會上的階級。

表十 表

會社國法的下度制舊



上表中的中等社會，雖沒有特權，但他們尚有腦力和財力，他們的命運，尚不若貧民的可憫。單就農民而論，據當時調查的報告，法國農民的收入，有五分之四是用來付作王家，教會，及當地諸侯的租稅的。所以此時法國的經濟情形，猶如一個金字塔一樣，全塔的重量，都壓在那最下一層的基石上；愈在上層的，愈可不負經濟的擔子，卻愈可放眼天空，享樂光明。工人則大抵是聚集於各大城市的，而其中尤以在巴黎者為最多。他們中有很多是失業無食的，他們是法國革命中最激烈的分子。

此時法國的農民，既因貧窮和愚闇之故，有苦說不出；而工人又是徒有暴動的能力，而無腦力與實力，所以領袖法國革命的事業，便落到中等階級的身上去了。但若使在他們之前，沒有一班思想家來給全國人士作一個心理及智識上的預備，那麼，這個革命的產生，便不能如此之速，他所走的路程，也將另是一個樣子了。

這一羣促成法國革命的思想家，即是歷史家所稱爲哲學家(The philosophers)的。原來專制的壓力，儘可以摧殘一般普通人士的思想，但他決不能阻止奇才異能之士的反抗。當十八世紀歐洲的專制威權，正是炙手可熱之時，當列國的君主，正在煎民膏，吸民血，剝民財產，用來爭城奪地之時，當他們正把人民視如小蟲，踐之，絕不動容之時，正當這個時候，法國忽然出了一羣大思想家，大哲學家。他們憑着堅強的學理及美好的文學，去攻擊那個不平等的舊制度。此時受舊制度壓迫的民衆，正已到了水盡山窮之時，怨毒之氣鬱結已深，潰隄的危險，已是迫在眉睫了。此時忽然得到了這班哲學家的引導，他們又豈有不奔騰洶湧，如決大川的去做那毀堤拆壩的事業呢？所以這班哲學家，實是破壞舊制度的一個原動力。不但如此，他們的影響，在革命的成績中，也是隨處可以見到的。所以從破壞和建設兩方面看來，他們都可以算是這個革命的精神領袖。

孟德斯鳩
一一六八
九至一七五五

盧騷
一一七二至一七八

但關於這些哲學家的人物及學說，此處卻只能粗述大概。第一個是孟德斯鳩 (Montesquieu)。他曾在法意及其他著作之內，闡明他的政治學說，其中的要點是：第一，法律是理性 (reason) 的施於實用；第二，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應當獨立。他是醉心英國政治的一個代表。第二位哲學大家，是盧騷 (Rousseau)。他的學說的中心點，是「回到天然」(go back to nature)，在教育上面，政治上面，經濟上面，社會上面，他是一律主張回到天然去的。他以為文化乃是一種災禍。他那本名著民約論 (The Social Contract) 上的開頭第一語，即是：「人是天生自由的，但現在他卻處處都在鎖鍊中。」這最足以代表他的學說。第三位哲學家，是那位百科全書派 (The Encyclopedists) 的領袖帝特洛 (Diderot)。他和他的同志的主張，是最為激烈的。他們不但反對教會，并且反對上帝和宗教；他們不但反對腐敗政府，並且反對一切政府。他們在百科全書中為政府的一個名辭所下的界說，是最能代表他們的主張的。他們

帝特洛
一七一三
至一七八四

說道：「政府是壓制人民的一羣光棍。」

但這些哲學家中，負名最盛，影響最大的，當推福爾特（Voltaire）。他的學說的中心點，是理性。他用了銳利的眼光，把理性去估計法國一切制度文物的價值，於是便覺得樣樣不對了；尤其是那個補苴彌縫，不合理性的教會，更使他發生反抗之心。於是攻擊教會——冷嘲熱罵的攻擊，針針見血的攻擊，——便成爲他一切著作的目的。他的影響是極大的，普魯士的勿烈特大王曾邀他到他的宮庭去，俄女皇加撒林也曾以得與他通信爲榮。他之於法國革命，實不啻彼脫拉克之於文藝復興，伊拉克莫之於宗教革命。他是不僅屬於法國的，他可以說是彼伊二氏以後歐洲的第三位國際大文豪。

這幾位和其他哲學家的具體主張，雖各不同，但他們卻有兩個共同之點。其一是凡事須求合於理性；其二是崇拜天然，以天然的回復爲救世的唯一方法。這種學說雖亦不免有他的流弊，但對於當時的舊制度，卻是一個絕

妙的對症藥方；因爲舊制度的全副精神，即是不合理，即是矯揉造作，即是與天然的律例大相背馳。

路易十六
及他的改革

十八世紀的下半葉，靠了這類哲學家的學說，又靠了一班新經濟學家的主張——也是近於回復天然的放任學說——那個多病多痛的法國社會上，已漸漸的發出一種要求改良之聲了。一七七四年，路易十六卽位。他是一位懦弱年輕，而尙知要好的君主。他及他的大臣，眼見國內財政的紊亂，民生的凋疲，社會上要求改革聲浪的日高，便慨然有改良的志願。他任用了那位主張放任政策的經濟大家都加 (Turgot)。都加改革的第一步，即是去減少王室的經費，及寵臣的恩餉。他又廢除了許多瑣細繁苛的稅則，使農民及工人都能自由買賣，自由擇業。他又以出版自由和信教自由給予人民。但自由平等是舊制度所最忌惡的，一個懦弱的路易十六的贊成，又怎敵得過一位驕恣王后，及一班受舊制度福惠的特權階級的反抗呢？所以都加的改革

尙不曾實行，而他卻已受了免職的處分了。

芮可

自此以後改革與舊制度的兩種勢力，便把那位路易交換的占據起來。當改革的志願把路易占據之時，他又引用了芮可 (Necker) 為財政大臣。無奈芮可輩的勢力，終敵不過那在路易左右的王后及貴人，他的改革，也就和都加的一樣，一無結果。

路易的王后便是那位奧國女王梅麗德利姍的女兒，叫做梅麗安都納脫 (Marie Antoinette) 的。她是一個年少驕恣的宮主，她的國籍，及她的奢侈的習慣，都是使她失歡於法國人民的理由。法國人民對於路易，本無什麼惡感，或者還可以說有些好感；但因為這位王后的緣故，路易也就不能不背上一個見惡於民的十字架了。

但國王及王后的費用，是不能減少的。改革的一條路既已走不通，路易便只得向那個法國的法院，叫做巴力門 (Parlement) 的——與英國的巴力門 (Parliament) 的意義完全不同——去開口要錢了。這個法院便要求路易

將那久同廢置的三級會議重行召集。後來路易又起用了芮可，聽了他的勸諫，允許人民於二年之後——一七八九年——召集那個三級會議。但此時革命的風雲，已經佈滿全國，僅僅召集一個會議，已經不能醫治那個已潰的毒瘡了。

革命第一期
立憲時代
預備

革命的第一期，是預備立憲時代（一七八九——一七九二）。因爲法國的君主政體此時雖已暗地裏宣告了破產，但在表面上，卻仍是無恙。人民所要求的，也不過是一個平和的改革；他們的唯一希望，便是法國能仿照英國採行一個君主立憲的制度。所以這個革命的最初三年，可以稱做預備立憲時代。

預備立憲的第一步，便是去召集那個三級會議。這個會議自從一六一四年之後，不曾召集過，所以此時他的召集，實不啻即是專制王權的自己宣告破產。到了召集的那一天——一七八九年的五月四日——全法國的人

三級會議
的召集

士，上自路易十六，下至村農市工，都歡喜慶祝，以爲法國的救星到了。便是那被召集的三級人士——貴族僧侶及中等社會——也差不多人人把法國的救星自待。

這個會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投票的方法。因爲舊法是以級爲單位的，但這個投票方法的結果，勢必是使那占有二票的兩個特權階級，超過那止有一票的第三階級，那渴望改革的中等社會，豈肯甘心呢？反過來說，若使會中的投票是以人爲單位，那麼，以六百餘人的第三級，至少總抵得過每級只有三百人的貴族僧侶兩級了；又況還有許多下級的僧侶，是表同情於改革的呢？所以這個似乎不足重輕的投票方法，便成爲三級會議的第一個爭端。爭執的結果，是第三級的離開大會，自由聚集。他們自己稱爲國民會議（The National Assembly）。他們曾到一個網球場去，宣了一個誓言，說他們非待把法國的憲法制定後，是永不能分散的。這便是歷史上所說的「網球場的誓

國民會議
的成立

言」(The Tennis-Court Oath)。

但這個國民會議，是沒有法律上的資格的，他們所恃以爲抵抗路易及貴族等的唯一武器，即是他們的毅力。後來他們又得到了一個膽大的領袖，叫做米拉波 (Mirabeau) 的，他藐視了路易的解散命令，確定了一個反叛的形勢。但我們已經知道路易十六是怎樣的一個人。此時他見他的命令不行，忽然又軟化了。他便下令給貴族和僧侶叫他們去加入那個國民會議。他們中間雖有不從這個命令的，雖有幾個迂執的貴族，常常一人踱到三級會議的舊地，關起門來，去自己與自己聚會；但大多數的人，終算加入了。於是那個國民會議，此時也就得到了法律上的資格，開始去實行他的制憲的誓言。因此之故，這個國民會議，又叫做國民制憲會 (The 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

當這個會議正在想以憲法來救國的時候，那位懦弱的路易，忽又聽了

王后的說話，把芮可免了職，又把王宮附近的軍隊增加起來；於是巴黎的羣衆，便始而驚懼，繼而暴動起來了。他們暴動的目的，乃是打破巴士的獄（The Bastille），因為巴士的獄不但是政府壓制人民的一個象徵，並且還藏著許多軍火。所以在七月十四的那一天，那一羣巴黎的暴民，便攜棍帶斧的去攻那個古堡。他們殘殺了看獄的兵士們，打破了巴士的獄，這是法國革命所流的第一滴血。自此，法國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開始了；但是，舊制度也是半毀了，大革命的形勢，此時也已到了懸巖轉石的地位了。

我們若欲了解法國的革命，不可不知道此時巴黎的情形。巴黎本是常常充滿着遊手好閒的流氓的，在一七八八年時，法國又忽然遭了一個大荒年，於是一般貧苦的農民，便由四方聚集到巴黎來，去加增那一羣巴黎遊民（The Paris Mob）的數目。同時，巴黎又是革命家宣傳的地方，但他們的主義無論如何高尚，待到他吹入一般流氓的耳朵裏時，便終不免成爲他們暴動決心和膽力的滋養品了。有此兩個原因，巴黎便成爲激烈革命黨的中心點，而他的遊

國民會議
的難題和
成績

民也就成爲法國革命中的一個重要分子。革命中的破壞事業，大半是要歸功和歸罪於他們的。

醫治一個千瘡百孔的病症，本已不是易事，又豈禁得起狂風暴雨的驟然侵臨呢？國民制憲會此時負起了改良法國的重擔，承受了各方人士的屬望，已正有些才盡力竭；因爲此時上自君主，下至平民，已差不多人人以一個萬應藥方去期望這個會議。法王和政府，希望憲法一成，那空虛的府庫，便可以立時充滿財寶；人民又希望憲法一成，租稅可以從此不出，麪包可以不勞而獲。但一紙憲法，又豈有點金之術呢？同時，人民要平等，有特權的人，又不肯平等，這個平等又該插到憲法的那一條呢？正在這個爲難的時候，打破巴士的獄的消息，又傳來了；各省各村農民反叛的消息，也日多一日了。這些農民此時仿效着巴黎的游民，去把他們主人的當地宮堡焚燒劫掠起來，以求一洩他們歷年來的鬱結不平之氣。這事卻把貴族們嚇慌了，他們便在國民會議

(二)特權的廢除

中連夜的（八月四日之夜）將貴族僧侶們歷來所享的種種特權廢除，其中最重要的，是佃奴制及各種私稅的廢止。這實是法國封建制度的末日，而所謂舊制度，也就從此失去了他的中心點。

(二)人權宣言

同時，這個會議又依憑了各地人民的改革條陳叫做開夷（Cahiers）的，草成了一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這個宣言的精神，是人類的一體平等和自由，從前幾位哲學家的影響，此時很可能在他的字裏行間察出來了。他是此後數十年法國憲法的根基，猶之廢止特權，是代表革命的破壞方面一樣，他是代表革命的第一件建設事業的。他們都是這一時期革命的良好成績。

開夷是人民向政府訴苦及要求改革的一種公文，是歷來法王用來測知民意的一個工具。當三級會議開會之前，路易也曾用了這個祖宗老法，去命各地的人民，把他們所感的痛苦，及對於改革的意見，一條一條的寫出來，俾作為政府改革的一個依據。我們綜觀這些開夷的

大意，知道那時法國各地人民的痛苦和希望雖不同，但卻有幾點差不多是全體一致的。那便是：（一）對於國王仍舊忠敬，並無反叛之心；（二）反對當時種種不自由及不平等的舊制度，要求把他們廢除；（三）要求仿照英國，實行君主立憲。

（三）憲法的制定

國民制憲會的第三個成績，是爲法國制定一個破天荒的憲法。他們費了兩年的工夫，消耗了一千餘人的口才心力，到了一七九一年的九月，纔把那個憲法制成了。他的重要條件，便是君主立憲，行政的元首，雖仍是君主，但立法權卻是獨立了。他的機關叫做立法議會（The Legislative Assembly），他只有一院，會員是由有選舉權的人民公舉的。

此外如劃一法國的行政區域，改良教會的腐敗內政，也是這個會議的良好成績。國民所期望於這個會議的，起初也不過是制定一個憲法，和改良各種不平的制度；現在憲法是制定了，特權是廢止了，法國革命的事業，似乎已告了成功，可以無須再流血了。但是爲什麼不久又演出一齣更烈的革命

慘劇呢？這個原因是複雜的，現在且擇要略說幾句罷。

促成第二次革命的第一個原因，乃在第一次革命的本身上。俗語說的，「做天難做四月裏天」，國民制憲會所代表的革命性質，是比較和緩的，他實是一個中等社會的革命，但這又豈能使人滿意呢？有特權的人，既已嫌他太激烈，下等的貧民，又嫌他太和平，太偏窄。他們見憲法制定之後，麪包仍不能不勞而獲，不免大大的失望起來。因此，第一次革命的花尚未結果，第二次革命的種子，卻已深深的伏在土中了。不但如此，國民制憲會會把教會及寺院的產業一律充公，而代之以固定的薪水，又迫使僧侶們宣誓，遵守這個會議所定的憲法。此事不但深深的刺傷了僧侶們對於宗教的良知，並且觸犯了歷來羣衆對於教會的尊仰心，於是這個會議，便不自知的為一班反對革命者加添了無數生力軍了。

促成第二次革命的第二個原因，是路易和貴族的行為。自各處農民反

叛後，即有許多貴族紛紛的離國出境。但他們的態度，卻絕對不是消極，他們以王弟倭都瓦子爵(Count of Artois)爲領袖，聚集在來因河的岸邊，一面招兵買馬，一面又游說外國的君主，請他們來干涉法國革命。他們想這樣的靠了武力和外援，去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特權，和已經毀傷的舊制度。

路易在這一期中的舉動，是最可笑而又可鄙的。他自罷免芮可激引起了巴黎暴民的反動後，曾又經過了一度的軟化。他承認了巴黎市民所組織的政府，叫做巴黎市政府(The Paris Commune)的；他又承認了那個政府所組織的民團(The National Guard)及他們的團長——即是那位曾經參加美國革命的少年將軍拉法夷得(Lafayette)；——他又親到巴黎去，戴上革命的三色帽，以表示他對於革命的同情。但是，不久他又歸到王后勢力之下了；而以武力來破壞革命成績的謠言，也就重新佈滿了巴黎城。那一羣易怒易動的巴黎游民，見了這個情形，又受了新聞家及演說家的煽動，便聚集了許

多婦女，打着一面大鼓，蜂擁到王宮所在的凡塞爾（Versailles）去。他們竟把路易及他的王后帶到了巴黎，口中還不住的嚷着：「現在我們已經捉到這個製麵包的師父和師母，和這個小廚子（指王子），我們可以不愁沒有麵包吃了。」製麵包的師父既到了巴黎，制憲法的國會，自然也就跟着去了。這是打破巴士的獄以後巴黎游民的第二個大勝利。從此以後，革命的事業便落到了他們的掌中，此事是如何的不幸，我們後來便能明白。

巴黎市民所組織的政府，是由民選的，便是後來所謂恐怖時代的出發地。他曾為各地所效法。他們的成立，是王權衰落的一個鐵證。巴黎的民團，後來也成為各地的模範，當王家軍隊無力維持秩序，各地貧民時時暴動之時，這些民團卻成為社會上的唯一救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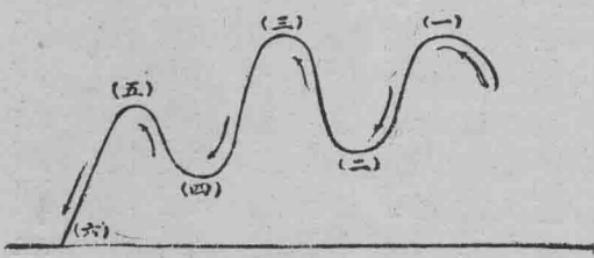
但那位住居在巴黎的麪包師父，在名義上雖仍是法國君主，在實際上卻已成為一個囚犯了。於是便學着那些貴族，於一七九一年的七月同着他的師母，改了平民的裝束，趁着黑夜，離開巴黎，向東北方逃去。不圖到了發

稜 (Varennes) 地方，又忽然被人覺察，中途捉回。但這個逃走雖未成功，卻發生了一個相反的結果；即是路易的威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更形墮落，主張共和者的勢力，也就從此日強一日。現在且用表來說明路易在這時期中的

表十一

表
易 路

第二)



- (一) 路易對於國民會議的讓步(一七八九年六月)。

(二) 罷免芮可等(一七八九年七月)。

(三) 到巴黎去帶三色帽(一七八九年七月)。

(四) 又思用武力(一七八九年十月)。

(五) 由凡塞爾到巴黎(一七八九年十月)。

(六) 發稜之逃(一七九一年六月)。

狼狽行爲是怎樣的影響於他的地位和革命的前途的。

促成第二次革命的第三個原因，是外國君主的態度。但我們欲明白這一層，卻須先了解這時期中各國的政治及社會情形。

十八世紀的歐洲，除去英國之外，是一個專制極盛的時代。即在英國，受到那立憲的恩澤的，亦尙是限於有產的階級，平民的困苦，卻仍不會因此減少。不但如此，此時英國的議會自身，也是弊端百出，他的選舉制度，也是日益腐敗。所以在面子上，英國雖已成爲列國的政治先進，但在實際上，他的政治改革的需要，正也不亞於他的社會。

從政治方面說來，最不願見法國革命成功的，當以奧地利爲第一。因爲他不但與法國一樣，是專制政體的一個堅堡；並且他的皇帝，又是法后的兄弟，對於法國王室的命運，自然更爲關心了。其餘如普魯士，俄羅斯，西班牙，葡萄牙等，雖然因政治上的關係，他們對於法國王室的厄運，懷着不同的喜怒，

但對於專制政體的傾覆，卻是一致的反對的。英國對於法國的這個革命，起初卻是表同情的，因為人家既那樣的崇拜你的憲法，一心一意的要以你為模型，你又豈有不心花怒放的引為知己呢？但英國雖是立憲，究竟尚有君主，所以待法國革命的進程超過了英國的政情時，英國大多數人士的態度，也就陡由贊成一變而為反對了。

十八世紀
的歐洲社會

從社會及經濟方面說來，歐洲自從經過十四、十五、十六、幾世紀的種種農民叛亂以後，——三五八年的法國農民之亂（The Jacquerie），一三八一年的英國農民叛亂（The Peasants' Revolt），一五一五年的德國農民戰爭（The Peasants' War）——社會上忽然起了一個反動，農民又忽然變為平和服從了。這個情形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但因新大陸的發見，貧苦人民在生活上所得到的新機會；及因宗教戰爭之後，自由思想及平民領袖的摧殘，卻是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但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農民，雖然不再暴動，他們的

命運，卻是非常困苦的；他們比了法國的農民，更爲痛苦。即以英國而論，有許多農民，會被所謂圈地議案(Enclosure Acts)將他們的田產收沒，流爲貧民。同時，歐洲的大地主，又能利用科學方法去改良和增進他們的農產品。貧苦的農民既無力引用新法，他們又豈能與大地主競爭呢？所以他們生活的艱難，就更日益增加，而無業貧民的數目，也就日多一日了。

法國革命
與歐洲社會

所以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的貧民問題，又重新復活了。但各國的君主，卻仍是鈎心鬪角的，以平民的膏血，作爲他們彼此戰爭的代價；所以那個含有社會革命意義的法國革命呼聲一響，這些受壓的平民，遂羣起表示歡迎了。法國革命的宣傳家，此時又打起了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旗幟，想把這個革命的精神傳到歐洲各國的社會去，於是這個革命的潮流，這個初由巴黎流入法國全境的革命潮流，便又由法國直向歐洲各國衝流去了。

列國君主初見法國由專制改爲立憲，已是十分驚惶失措，此時忽然又

國革命

見這個社會革命的潮流洶湧而來，豈有不更魂飛天外呢？於是反對法國革命的一件事，便成爲他們的共同心理。後來法王路易臨逃被執的消息傳到了他們的耳中，他們可真忍不住了，他們可真不能再任這樣大逆不道的法國人民來貽禍全歐了。於是他們的反革命的心理，便立刻更進一步的成熟而爲一個武力干涉的行爲。自此以後，法國革命的一件事，便成爲一個國際問題。

革命第二期
和時代
——共

這個染有國際色彩的法國革命，便是大革命的第二期（一七九二至一七八九）。他的主要現象，是法國的對外戰爭，及他內部的改爲共和，和共和以後所發生的種種困難和衝突。在這一個時期中，那個造成第一期革命的中等社會，已退到了旁觀的地位去，舞臺上的正角，已爲各種不滿意於第一期革命的分子所占據了。這些分子，即是上面所述造成第二次革命的四種人物。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也可大別爲二：其一是王室，貴族，及列國，他們

是反對革命的；其二是平民，他們是嫌革命太和緩的，在他們的眼光中，革命是尙不曾成功的。這個複雜的心理衝突，已足使革命的前途發生種種危險了。不幸適在這個時候，以穩健平和著名的平民領袖米拉波忽又逝世（一七九一年四月），從此以後，便更無人再能調和於法國王室及各級之間。米拉波的勢力是很大的，靠了他的疏通和調解，法國的革命還有平和之望，他死了，這個希望也就跟着他走了。於是全國之中，上自路易，下至巴黎的游民，便任性賭氣的各走極端起來。路易的臨逃被執，即是這個各走極端的一個結果；而欲以武力來干涉法國革命的各國，到此時也就更是師出有名了。

一七九一年的八月，奧皇與普王出了一個通告，大意是說，他們願意與歐洲列國的君主聯絡起來，去維持法王的權力及法國的幸福，即使爲了此事要用武力，他們也是不恤的。這便是那個有名的匹爾尼次的通告（Declaration of Pillnitz）。他在法國人民心理上的效力，實不啻是翻牛面前的一塊

紅布，直使他們狂跳起來，於是仇外及怨恨路易的心，就日深一日了。此時國民制憲會已遵守了自己所立的憲法，自由解散，而讓位於應法誕生的一個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立法議會的會員，大抵是血氣有餘，而經驗不足的青年，他們對於君主的存在，本已不甚贊成，本已想把法國革命的精神宣傳到歐洲列國去。所以列國的武力干涉，不但不能駭倒他們，卻反使他們對於自己的主張更加堅決。於是他們便在一七九二年的春間，強迫路易與奧國宣戰。自此以至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之後，二十三年之中的法國與歐洲列國間不曾有過真正的和平。

開戰之後，因法國兵士過守自由平等的教義，軍隊秩序混亂，勝利之風便傾向到奧普的聯軍方面去。法國人民見此，又驚又氣，那巴黎的游民，便又重去攻打路易所居的宮，路易便逃到了立法議會去，但此又何異於飛蛾的撲火？於是立法議會便立刻宣告說：君主政體此時已經自己覆亡了，而這個

議會的自身，也因君主立憲的滅亡，應當立刻依法解散。他們主張另召一個合法的國民大會來解決一切國家大事。

巴黎市政 府與革命

從八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此時君權已經推倒，而所謂合法的國民大會又未成立，於是法國的政權便歸到了那個巴黎市政府裏去。這個政府的中心人物是但登(Danton)，馬拉(Marat)及洛白斯比(Robespierre)三個激烈分子。那個有名的九月的殘殺(The September Massacre)即是在這時期內發生的。在這個可怕的行爲之下，凡是有王黨嫌疑的人，都不會經過法律的手續便被殺戮了。據說在三日之內，所殺之數，竟在二千以上，這實在是後來恐怖時代的一個先鋒。

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那個所謂合法的國民大會(The Convention)便產生了。自此以至一七九五年的十月那個會議自行解散為止，此三年中的法國政權，是在那個會議的掌握中的。在這個時期中，法國曾經過了無數的

風波，渡過了無數的險津，經過了無量數的國家生命的試驗，但我們又何能一一的細述呢？現在且擇幾件較為重要的事略說一說罷。

(一) 改建
共和

這時期中的第一件要事，是法國政體的改為共和。此事是在國民大會召集後一天成立的。所以一七九二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元年元月元旦。

(二) 路易
的死刑

第二件大事，是路易的受死刑。此事是在一七九三年的正月舉行的。同一年十月間，那位衆怨所集的王后，也跟着她的丈夫做了斷頭臺上的冤魂。

(三) 與英
國宣戰

第三件大事，是法國的與英國宣戰。此事的發生，在路易死後不到一月，從此以後，法國便又添了一個勁敵了。

(四) 恐怖
時代的誕生

第四件大事，是所謂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的誕生。自法國與英國宣戰之後，與戰的列國，便互棄舊怨，協力的去與法國抵抗起來，結果是法軍的大敗。於是人民因懼生怒，對於凡有王黨嫌疑的人，便如狂犬一般，恨不立

刻把他們撕成片片。國民大會順從了這個心理，組織了一個公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主張以嚴厲的手段，去對付外面的仇敵和內部的異己。這個嚴厲的政策，是頗有效果的，因為不到幾時，戰爭的勝利，又轉向法國來了。而對內政策的實行，卻又是那個恐怖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時期中，凡有反對革命嫌疑的人，就都有上斷頭臺的希望了。

(五)內亂
的遏止

第五件大事，是內亂的遏止。因會內黨派的分歧，及激進派的驅逐溫和派，有很多表同情於溫和派的城市，便反叛起來了。同時，愛戴君主之心，尙不曾消滅於法國的窮鄉僻壤中，他們對於國民大會的殺死路易，本是已經忍無可忍，又豈再禁得起重稅及徵兵的苛政呢？於是因各種不同的原因，法國的許多城市及農民便揭起反旗來，與巴黎的政府爲難，但國民大會卻靠了軍隊之力，把一切叛黨打敗了。

這個會議中的分子，差不多都是熱心革命的，但他們的手段，卻頗有緩急的不同。其中最

激烈的一派叫做左黨，又叫做山岳黨（Mountains），他們大抵是建各平俱樂部（Jacobin Club）的會員。他們的領袖是但登，馬拉，及洛白斯比三個人。第二是平和派叫做右黨，又叫做吉洛地黨（Girondists）。他們的領袖大抵是溫文爾雅的文人學者，那位為革命而上斷頭臺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即是其中的一個。第三派叫做中黨，又叫做平原黨（Plain），他們是中立的，但是一個「舉足左右」的黨派。第一派所代表的是貧民，是巴黎的暴民政治；第二派所代表的是反對暴民政治的中等社會。後來第一派戰勝了第二派，把第二派逐出了大會，這也是上面所說的內亂的一個原因。公安委員會中的人物，是大抵屬於第一派的，而其中尤以洛伯斯比為最激烈。他的政見會使這派的內部分裂，他的專政的結果，一方面是使他自己上斷頭臺，一方面是使這個大會對於恐怖時代發生一個厭惡的反動。

此外如改良教育，改建行省制度，編纂法典，以及統一法制及量數制等，也都是這個會議的建設成績。後來他又重製定一個平允的憲法，即是所謂共和紀元三年的憲法。其中的重要規定，是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院。他又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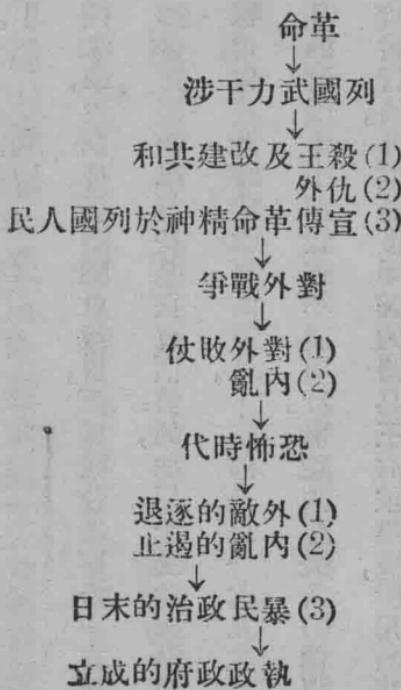
上院的議員，必須年過四十，方為合式。行政的大權，則由一個由五人所組成的執政府（Directory）來執行。這個五人是由那個立法院所選舉的。凡此種種，都可以顯出法國人民在政治上的經驗，此時已由兒童的理想期漸入於成年的應用期了。

此時的各種改革，大抵是忽略歷史背景，而專從合理與否一方面着想的。這亦是革命前哲學家的一個影響。這種改革有些是很有價值的，如以十進法來計算量數的一件事，至今已為歐洲大陸所採用。但在此時所改良的曆法，——即是以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為自由紀元元年元月元旦的曆法，——則始終不能通行。廢除先生夫人的稱謂，而代之以「市民」的一件事，也是在此時實行的。那位窮侈極奢的路易王后被殺後，所用的葬費，在公家賬上的記錄是：「付市民甘丕（路易之姓）的寡婦棺材價五法郎。」這真是歷史與貴人們所關的一個大頑笑了。

現在且用一表來總結這三年中法國革命的進程與他和法國內憂外

表十二

二 十 表
係關的患外亂內與他及程進的命革國法



執政府是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最後一個政治試驗。此時法國的內情，已到了藥石難救的地步，反動派的王黨和激烈派的勞動者，對於共和的不滿意，既不曾因憲法的改製而減少，財政的紊亂，和國庫的困窮，也是日趨於絕境。而對外的戰爭範圍，又是只有擴張，沒有收斂，遂使法國的財力及民力日益消耗，日益不支。執政府對此種種煩難，不但束手無策，反而賣官鬻位，貪得無厭。於是這個少數執政的政體，又跟着君主立憲及暴民共和的兩個政治試驗而同歸於失敗了。

凡此種種情勢，都是造成英雄的一個絕好機會，又况此時又適產生了一個能造時勢的英雄呢？無怪拿破崙波那帕脫(Napoleon Bonaparte)的個人傳記，此時不但與法蘭西的歷史分不開，并且要與歐洲的歷史合而爲一了。

拿破崙是於一七六九年生於法國南岸的科西嘉(Corsica)海島上的。

至一八二一

那島此時雖已屬於法國，但從歷史背景說來，他卻完全是意大利的一部份，而拿破崙的家世，也是純粹屬於意大利的。他幼時曾進過法國的陸軍學校，他對於軍事及政事的興趣，自幼已是十分顯著的。

一七九五年執政府成立之時，法國的對外戰爭，已滿拉着順風之帆，向勝利的一方面進行了。此時普魯士，荷蘭，與西班牙，已與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和約，法國的仇敵，遂只贊有奧地利，英吉利，和薩的尼亞三國。一七九六年，執政府任命拿破崙為征意總指揮，不到二年，拿破崙橫渡了那個高峯插天的阿兒布山，打敗了奧薩聯軍。於是便迫使薩的尼亞以薩服（Savoy）及尼斯（Nice）二地讓與法國；又使奧地利以尼得蘭等的屬地相讓。威尼斯共和國此時則被瓜分為二，一部份歸入了奧地利，一部份則與米蘭等幾個北意城邦揉合成爲一個息斯亞兒布共和國（Cisalpine Republic），歸入了法國保護之下。這便是歷史上所說的坎坡福米奧的條約（Treaty of Campo-Formio）

拿破崙的
征意及坎
坡福米奧
條約

中的要文。這個條約有兩個重要性質，足以代表拿破崙時代的歷史現象：其一，是諸大國——尤其是法國——的任意分割或揉合弱小之國，以求合於他們利己的政治計畫；其二，是法國革命精神的普及於歐洲，他此時跟着拿破崙的馬尾，居然由宣傳時代而入於實行時代，到處爲法蘭西共和國去製造小姊妹，來作爲法國的精神上的護衛了。

自征意大勝之後，拿破崙便立時成爲法國的神人和歐洲的魔王了。但這是一個眼光極遠，心思極銳之人，他此時雖凱旋回了巴黎，但他深信他的時機尚未成熟，況且此時法國的敵邦中，尚有一個英國負嵎不下。於是拿破崙便決計去征埃及，如此，一方面既可以作爲一個大征印度的準備，一方面又可以達到他離開國內政治漩渦的目的。但當他深入埃及之時，英國又與奧地利及俄羅斯聯合，與法國在歐洲本土作戰了。此時拿破崙既遠在埃及，不用說，敗仗便歸入了執政府的成績簿內。一七九九年，拿破崙聞信，便自埃及

拿破崙的
征埃及

及悄然回國，此時那個腐敗愚弱的執政府，已在這個短時期內把他前次征意所得的戰勝品輕輕的失去了一大半；而聯軍又已反守爲攻，法國自己的生命，又已到了危險的時代。這位少年將軍見了這種種情形，豈有不赫然大怒的呢？他知道此時民衆的心理，已不向執政府了，於是便與他的同志暗商，乘政府不防之時，突然以武力去把立法院中的異己驅散，其餘的議員，便在拿破崙兄弟的領袖之下，重行集會，他們以行政大權奉之於三個領政（Consuls）。第一位領政，即是拿破崙，其餘二人，不過做做陪客罷了。於是拿破崙便與幾個議員重製了一個憲法，這便是所謂共和紀元第八年的憲法。這個憲法，在表面上是以民衆選舉爲原則的，但在實際上，則一切大權，都在那三個領政者的手中，而尤以首席領政（The First Consul）的權爲最重大，他此時已不啻成爲法國的迭克推多了。

自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召集三級會議起，至此次拿破崙政變（Coup

一七九九
年的政變
及拿破崙
的成爲首
席領政

法國革命的小結束

d'état) 止恰是十年有半。法國革命經過了此十年的驚波駭浪之後，到此也算告了一個小小的結束。從此以後，他已成爲一個普遍於歐洲的革命，不以法國爲限了。而他的代表，也由法國的中等階級，一變而爲那位以武力傳佈法國革命，以武力製造歐洲歷史的拿破崙。法國革命至此，可以說是已經到了花謝子實，佈種於他鄉的時期，此後我們再與他相見時，便另是一番景色了。

十年來法國革命的成績

此十年來，法國革命的成績，雖未能達到從前一般哲學家的理想，但也自有他的良好結果。法國革命所舉的標鵠，是自由、平等、和博愛。佃奴制和特權制的廢止；根據着人權主義的憲法的成立；法制的統一和改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信教自由的獲得；凡此種種，實是自由平等實現於法國社會的表徵。而博愛的意義，此時卻又與愛國的觀念融合爲一，成爲一種仇外愛內的狹義愛國主義。這個主義的流弊雖然很大，但在法國革命期內，他實是一

個鞏固內部，抵抗外侮的救國大勢力。由此可知，十年來的法國革命，雖不免流了許多血，闖了許多禍，委曲了許多人士，做了許多可笑的改革，但對於他所舉的三個標鵠，大致終算是達到了。

|法國革命
|以後的歷
史

但法國的人民可是個個滿意嗎？不平等不自由的舊制度是打倒了，這是不錯的；但受到革命的實惠的，卻仍不是那些苦工和農民，乃是那個有產業有勢力的中等社會。換句話說，即十年來法國革命的結果是：（一）舊制度的毀滅，（二）平民的失望，（三）中等社會的大交洪運。第一項是一件收束已往的史蹟，第二第三兩項，卻又是此後百年間歐洲社會上的一個大問題的開端。法國革命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如是如是。

第八章 自拿破崙至梅特涅

命時代
歐洲大革

自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起，至十九世紀中葉時普遍歐洲的革命潮流

中等社會
在革命中
的位置

止此六十年實可以算是歐洲的一個大革命時代；而開這時期之端的，卻是那個代表中等階級革命的法國革命。但這個長時期革命的性質，卻不是始終一律：貴族及受舊制度庇廕之人，始終是革命的犧牲者；下級的貧苦農民和工人，也始終是革命的打鼓敲鑼者；但中等社會在這個革命中的位置，卻前後不同。在這個革命的上半期中，他們是那個運動的重要主人翁，平民不過做做他們的馬前卒，爲他們搖旗吶喊，助助威風罷了。及至法國革命成功之後，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他們對於革命的一件事，便由熱心變爲冷淡，又由冷淡變爲厭惡，因爲他們此時已代替了舊時代中的貴族，而儼然自成一個富族及新貴族的階級，他們已成爲社會上享有特權之人了。到了這個時候，他們還願意革命嗎？

下等社會
在革命中
的位置

中等社會是「得其所哉」了，但還有下等社會呢？因工業革命速率的增進，及社會主義學說的發達，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已漸

有由走卒升爲大將的趨勢。同時，舊制度庇廕下的貴族，既已成爲殭蠶，不復有重上舞臺的能力，而新制度庇廕下的新貴族，——即是中等的有產階級，——此時又復施行那過河拔橋的技倆，唯知深堡堅壘的去保守自己新獲得的特權，而置他們從前的糟糠伴侶於不顧，那麼，這一般失望的平民，對於他們的忌妬及怨憤，又豈能弱於他們自己從前對於王侯公子們的忌妬怨憤呢？所以到了他的下半期中，這個大革命便改變了性質，他的主人翁，已是中等社會，已是那個貧苦的下等社會了。中等社會此時已由革命的主動者而成爲革命的目的物了。

這個中等社會改換地位的一件事，正像其他歷史上的事蹟一樣，並不是驟然的。他的變換，猶如彩虹裏的顏色一樣，是漸漸移化，而不着十分深異的痕迹的。所以即在一八四八年平民色彩已甚顯明的大革命中，中等社會尙顯然是革命的朋友，尙顯然不是革命的犧牲者；但在實際上，他們的興趣及地位，則確已與數十年前不同了。

拿破崙與
梅特涅

命的正面，後者所代表的，乃是他的反面——對於法國革命的反動心理。自

革

一七九九

說明

一、直線代表革命勢力（中等及勞工）。

二、點線代表反革命勢力。

表十三

表

與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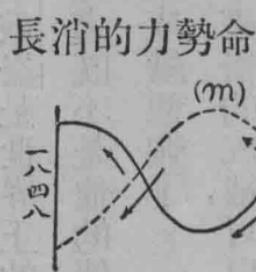
反革命

命

勢力

(m)

(n)



三、(n) 代表拿破崙勢力最盛之時（一八〇四至一八一〇）。

四、(m) 代表梅特涅勢力最盛之時（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二）。

注意 梅特涅勢力最盛之時，亦即是革命勢力最為消沉之時。

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一五年，是拿破崙的勢力逐漸上升，又逐漸衰落的時代，可以作為本章的第一期。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是梅特涅的勢力逐漸上升，又逐漸衰落的時期，可以作為本章的第二期。而那個在一八四八年

所開始的革命，卻又是梅特涅勢力衰落的一個具體表徵。上表就是說明這五十年中這幾個勢力的消長。

現在先說第一期，即拿破崙時代。

拿破崙是世界上的一个怪傑，他的功罪問題，至今尚是歷史家一個爭點；但此書既不是他的傳記，我們不妨將這個問題置開，但就事論事，略述一述他的成績便夠了。

拿破崙的成績，可以分爲二層說：其一是他的對外事業，其二是他的對內事業。對外事業的要點，是武功，及武功的旁產品；對內事業的要點，卻是肯定法國革命的建設，及窮兵黷武的惡影響。

當一七九八年拿破崙正征埃及之時，英奧俄三國又與土耳其等聯合起來，與法國戰爭。拿破崙既被舉爲首席領政（First Consul），便立以驅逐外敵爲事。一八〇〇年，拿破崙戰勝奧地利，其餘諸國見勢不佳，也就陸續的偃武功。

拿破崙的成績

兵講和起來。自一八〇一年至一八〇三年，歐洲算是享到了兩年的和平。但拿破崙的野心，又豈能即此就止呢？他對外既想統一歐洲，對內又知非藉武功不足以維持他的威信和地位，於是重開戰端的一件事，便成爲他此時的唯一目的了。一八〇三年，拿破崙便重與英國開戰，其餘如俄奧普瑞典等國，起初尙持中立的態度，但後來他們見拿破崙的野心未已，也就由不得重與英國結合，與這位魔王再以兵戈相見，而奧地利不幸又首擗了拿破崙的刀鋒。一八〇六年，普國又在耶拿（Jena）打了一大敗仗。普奧兩個強國既遭失敗，其餘各國除了英吉利之外，就差不多都屈伏於拿破崙威力之下了。此後奧地利等雖又曾作過幾度的反抗，但拿破崙的風帆正順，敗仗仍是歸到了他的敵邦方面。

十年來惡
戰的結果

這幾次的大戰，是各有一個條約來作爲收束的。但這些條約的性質，既大體是屬於暫時的，我們也就儘可不去詳論他們，但擇其中之有歷史價值

者略說一說便夠了。

(二)神聖羅馬帝國的廢止

十年來惡戰的第一個結果，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廢止，而此事的成功，卻是由於拿破崙戰勝後版圖的變更。原來一八〇六年拿破崙既戰勝了奧地利，他便去幫助日耳曼諸邦的獨立。於是那八百餘歲的蒼老帝國，那個久已墓木高拱的帝國，此時也就連他的那個形存神亡的軀殼都失去了。那位神聖羅馬皇帝勿蘭息斯第二，見了這個情形，也就只得拋棄了那個空虛的尊稱，而把他那個奧地利王的位號，改爲奧地利皇帝，來與他自己及他的祖宗兒孫解解嘲。

(二)日耳曼統一的伏根

第二個結果，是日耳曼統一的伏根。第一，因一八〇一年神聖羅馬皇帝曾以來因河左岸的日耳曼土地割讓於法國的緣故，日耳曼的許多小城邦，便被神聖羅馬皇帝拿來作爲贖賠來因河左岸失地諸侯之用。這個情形的結果，是使日耳曼城邦的數目驟然減少，這是於後來統一的事業大有裨益。

的。第二普魯士因在耶拿大打敗仗之故，他的政府便在那位大政治家斯台（Stein）指導之下，一心一志的去把內政改良起來。同時，他們又廢除了佃奴制及買賣土地和貿易的限制，使全國的社會立於一個堅強的基礎上。而人民的國家觀念，也因此次的失敗，而得到了一個強烈的覺悟。於是他們便與政府合作，以全力去整頓武備，遂使普魯士成爲日耳曼諸邦的霸主，成爲後來完成那件統一事業的領袖。

(三) 法蘭西帝國的成立

第三個結果，是所謂法蘭西帝國的成立。一八〇八年，是拿破崙武功極盛的時代，此時拿破崙既已正式爲皇帝，而法蘭西帝國的版圖，也達到了他的最高度——南至羅馬城，北至北海之濱，西至庇里尼山麓，東至萊茵河。但拿破崙尙不以此爲足，他又將他的兄弟姊妹及朋友偏封爲西班牙等國的國王，使法蘭西除了自身之外，更得到了幾層可靠的屏障。

此時乘龍而興的天潢貴胄，可約舉如下。皇兄約瑟，是意大利的兩細細利國國王，後來又

升爲西班牙王。皇弟路易是荷蘭國王。皇弟基洛 (Jerome) 是拿破崙在普國地土上新建的威司非力國王。皇妹伊麗思 (Elise) 是意大利北部多思加納 (Tuscany) 公國的女君。皇妹塔穆拉 (Murat) 是約瑟升爲西班牙王後的繼位者。皇義子尤金 (Eugène) —— 即拿破崙夫人的前夫之子，—— 是代表拿破崙的意大利國王。此外如普魯士從前瓜分波蘭所得的土地，此時亦爲拿破崙搶來，把他改爲一個華沙公國 (Grand Duchy of Warsaw)；而他的好友撒克遜國王，也就受命去做了那新國的君主。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當時法蘭西的版圖雖尚不算十分廣大，但他的政治勢力，卻真是徧布於歐洲了。

(四) 法國革命精神的傳入歐洲

第四個結果，是法國革命精神的傳入歐洲。凡是拿破崙武力所及之地，自由平等和愛國觀念，便仗了他的力量，在那裏生出根芽來。他們把舊制度廢止了，又宣傳人類平等的新義，使拿破崙的法典成爲歐洲法律的模型。又如愛國的一個觀念，乃是後來意大利及日耳曼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動力，而喚醒此觀念於這兩國人民之中者，卻是拿破崙。而廢止西班牙殘酷的教

刑，及歐洲各國封建制度下的種種煩瑣稅則，以及其他代表舊制度的風俗法律，也都是拿破崙的成績。雖然拿破崙敗亡之後，全歐洲曾經過了一度強烈的反動，但法國革命的精神，卻已深深的伏根於各國人民的心中，外面的壓力，已是不能阻止他在暗地裏的發芽展葉了。

拿破崙之以法國革命精神宣傳於歐洲各國的真正目的，是很難說的，但我們若知道他對於這個精神所索的代價，便覺得有點不能恭維他了。原來他表面雖打着宣傳自由平等的旗幟，而其中卻懷着搜刮錢財及強募軍隊的目的，俾他的驥武事業，可以靠着各國人民的血汗而成功。這個代價是何等重大呵！因此，法國革命的精神雖會跟着拿破崙的馬蹄走遍了歐洲的大半，但這只可以說是他窮兵黷武的旁產品，不是他的至誠目的。但法國的人民，卻已深深的受到他的愚弄了。

拿破崙對內事業的要點，上面已經說過，凡有兩件：其一，是肯定法國革命中的建設事業；其二，是對外濫戰的惡影響。從前者說來，他尚不愧為一個

建設家，從後者說來，他卻又是法國人民的大罪人了。但是建設也罷，罪人也罷，他在法國人民心上的魔力，卻是始終十分強大的。他們崇拜他，信服他，把他尊為皇帝，用狂熱的呼聲去頌揚他的武功，這個情形又豈是偶然的呢？拿破崙之所以能如此得到民心，原因固甚複雜，但他的品性及事業，和法國當時政治及社會的情形，卻是兩個最大的原因。

法國人民
歡迎拿破
崙的理由

拿破崙是一個天生的民衆領袖，而他對外的武功，又足以滿足法國人民的虛榮心。他不但給他們防止了外來的侵寇，并且又從各國人民的荷包內獲到了巨量的財寶，用來補充那空匱的法國國庫。法國人民當此，豈有不心花怒放的呢？同時，法國人民經過了十餘年革命痛苦之後，人心已是十分厭亂，他們但求有一強有力者來肩負國家大事的責任，使他們能安居樂業，此外他們是都願犧牲的了。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忽然來了一位武功輝煌的拿破崙，人民對於他的歡迎，又豈有不像大旱後的雲雨呢？於是便由將

軍升爲首席領政（一七九九），再升而爲終身領政（一八〇一），三升而爲法蘭西的大皇帝了（一八〇四）。

但拿破崙對內的建設事業，卻也有些是有永久的價值的，而其中尤以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的影響爲最遠大。這個法典的匯集，雖是始於國民大會，但綜其大成者，卻是拿破崙。他的精神是根基於人類平等的原理的，雖然他所給婦女的地位，仍是不平等，雖然用二十世紀人的眼光看來，他仍有不少的缺點，但他實是當時法律上的一個大建設。他不但統一了法國的法制，并且成爲普魯士，荷蘭，意大利，比利時等各國近代法律的模型。此外如修築道路及運河，制定中央教育制度，與教皇修好廢除無意識的改革，赦免亡命的貴族，俾他們可以安然回國，及創設榮譽軍（Legion of Honor）等，也都是他對內事業的大端。這些事業的建設價值雖不一致，但他們的影響，卻是至今尙存留於法國社會。

拿破崙覆亡的原因
(一) 民衆離心

但是區區建設事業，又怎抵得過那窮兵黷武的惡影響？況且自從拿破崙正位爲皇帝之後，他的專制氣燄，也就日大一日。法國人民之初以神人崇拜他者，到此也漸覺得他已不是他們的代表，覺得他已成爲他們的壓迫者了。於是社會上就不免漸有怨言發生。拿破崙見了這個情形，便一面加緊鞭兒的更加專制起來，一面又飲鴆止渴的更加努力武功，去維持他在國內的威信和地位。這個情形的結果，除了覆亡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道路呢？

(二) 外敵漸得勢

拿破崙的覆亡，是始於外敵的，而外敵之中，尤以英國的力量爲最大。原來英國靠了強大的海軍，既使拿破崙不能走進那個預先築好的勝英凱旋門，這個魔王便不得不另想別法了。他的別法，是使在他勢力下的歐洲各國，與英國斷絕商務上的交通。這便是所謂大陸的封禁(Continental Blockade)。但因此受到商業上損失的，卻不止英國一國，所以拿破崙的仇敵，此時便更決心與他拼命了。這是拿破崙覆亡的一個經濟原因。尚有一個大原因，是他

的違背國家觀念，原來拿破崙的任意以歐洲各國分封他的戚友，及他在各國的聚斂和募兵，都是違拂當時各國人民心理的事；所以他們起初雖尙忍受，後來卻也漸漸覺悟，陸陸續續的起來與他反抗了。這個反抗的開始，是一八〇八年西班牙的反對約瑟爲國君。雖然靠了拿破崙的武力，西班牙終被征服，但皮球的面上，卻已破了一個小孔，他的毀滅，也就不過是一個遲早的問題了。

自俄國至
聖赫倫那

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又征俄大敗，在冰天雪地中逃奔而歸。明年，又爲俄普奧的聯軍戰敗於來普錫（C. P. S. G.）。自此以後，屈伏於他威力下的日耳曼，荷蘭，西班牙等國，便像春天的蟄蟲一樣，一個個伸腰抬頭，掀土翻泥的起來，恢復他們的生命了。而他的皇兄皇弟，此時也就都抱頭鼠竄，做了喪家之狗。一八一四年三月，各國聯軍直入巴黎，把路易十六的兄弟重新安放在法國王座之上，又把拿破崙放逐到了地中海的厄爾巴（Elba）島上去，又很滑稽。

的把他封爲那島的君主。但是不到一年，他又逃回巴黎，收集殘部，重與英普聯軍相見於滑鐵盧（Waterloo）戰場之上。結果是這位混世魔王的被逐到那個炎威燼天的非洲海外的聖赫倫那（St. Helena）島上去，斷送他的生活。於是反動的潮流，便充滿了歐洲的政治界，而代表這個潮流的人物，則有奧地利的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

維也納會議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第一次大敗之後，英奧普俄諸國的君主或代表，曾聚集於奧都維也納，去求解決戰後的一切問題。這便是那個有名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後來雖因拿破崙的逃歸，這個會議曾暫時中止，但不久也就重行聚集了。這個會議的重要問題，是怎樣去恢復法國革命以前的歐洲政情和版圖，不用說，恢復原來狀態（Status quo）的一件事，便成爲他們的唯一宗旨了。

對於原有版圖的恢復，是維也納會議中的一件大事，但僅僅恢復，尚不

是列強的目的。他們的真實目的，乃是按着他們各自的利害，去把拿破崙所建的帝國重新分派起來。假如恢復某處原有的版圖，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他們便把那塊土地歸還他的原主；否則他們便不問民族，不問地理，不問政情，任意的把各處土地支離割裂，以求達到他們利己的目的。所以因為英國在戰時曾得到了幾個荷蘭殖民地——錫蘭，南非洲，及圭阿那的一部分，——那會議便把奧地利的尼得蘭——即是後來的比利時——給予荷蘭，作為賠償，而這兩國的民族宗教及政情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卻完全置諸不問。同時，奧地利因為失去尼得蘭的緣故，便做了意大利北部的主人翁，成為意大利統一的一個大障礙。此外如瑞典，俄羅斯，普魯士等，亦莫不靠了這個賠償的原則，各得到了許多新領土。總而言之，維也納會議中所謂重造歐洲（Reconstruction of Europe）的事業，在實際上，卻仍是玩的那一套歷史上，的老把戲，一套強國爲刀俎，弱國爲魚肉的老把戲。

維也納會議中的重要國家，是英、俄、普、奧、四國。法國本是被屏於外的，但靠了他的外交大家塔力蘭(Talleyrand)的手腕，他不但達到了加入這個會議的目的，并且塔力蘭又能利用那四個勝國在分贓時爭執和嫉妒的機會，使法國的代表——即是他自己——成爲一個舉足左右的重要人物，使法國從前在外交上的地位得以重行恢復。

會議的成績——政治情狀的恢復

關於政治上原來狀態的恢復，維也納會議卻只能開一個端。他曾把法王路易十八重放在法國王座之上。此外如西班牙王及荷蘭王的恢復王位，薩服王的恢復他的薩的尼亞及皮特孟德(Sardinia and Piedmont)的領土，教皇的重爲意大利中部的地主，也都是這個會議的恢復成績。

舊制度的恢復

但這個政治上的恢復，是與社會上舊制度的恢復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自此以後，西班牙的教刑，也復活了；意大利在封建制度下的苛稅，也重興了；日耳曼人民的言論及出版自由，也失掉了。最後的一例，尤足爲梅特涅反動政策的代表，而那個在一八一九年所宣布的卡爾斯巴德決議(Carsbad

Resolutions) 卽是表示這個政策的法令。在這個法令之下，不特一般人民失去了種種自由，即大學校教授的言論舉動，也在政府監視之下了。此外如英國的政權，此時也歸入了守舊黨之手，議會所立之法，也是公然偏袒大地主，公然採取壓制手段的。在俄國方面，則素以開明維新自命的亞歷山大皇帝，此時也忽然成爲一個反動者，成爲一個自由的壓迫者了。凡此種種現狀，都是與維也納會議的恢復原來狀態的政策是一致的。

四國同盟
與
恢復政
策

這個恢復舊狀的一件事，是梅特涅時代歐洲諸大強國的共同政策，而所謂四國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 —— 英、俄、奧、普，—— 卽是這個共同政策的具體表示，亦即是此後許多國際會議的中心點。這類國際會議的目的，是與維也納會議一樣的，是以壓迫自由思想及保存舊狀爲事的，而梅特涅卻是他們的神經中樞。

此時在四國同盟之外，尚有所謂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者，爲俄、普、奧三國的一種

帶有宗教性質的同盟。他的主動者，是那位帶有宗教狂的嫌疑的俄皇亞歷山大。他組織這個同盟的宗旨，是在以基督教的福音來拯救歐洲的陸沉。這個同盟在歷史上的地位，實不如四國同盟的重要；但因為他是帶有宗教和感情的色彩的，所以人們對於他，反比對於四國同盟更為注意了。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二年，梅特涅曾以這個四國同盟為主體，召集了四個國際大會議。一在愛斯拉夏伯(Aix-la-Chapelle)(一八一八)，一在特洛波(Troppau)(一八二〇)，一在來巴克(Laibach)(一八二一)，一在威洛那(Verona)(一八二二)。他們的共同目的，是壓制歐洲各地人民的革命舉動。

反動心理
的來源

平心而論，梅特涅的政策，在當時亦自有他產生的原因。其一，梅特涅自身既是一個貴族，又眼見法國革命時暴民政治的情形，他對於革命的反感，當然便很深刻了。其二，因為拿破崙曾右手持刀，左手擎着法國革命的旗幟，把歐洲的政界及社會擾亂蹂躪了十餘年，於是法國革命的一個名辭，在當

梅特涅失敗的原因
（二）違反要求自由的潮流

時人的心目中，便不啻等於武力主義。梅特涅及他的同志見此情形，自不免以拿破崙的驥武行為歸罪於法國革命。因此，他們遂深信唯有靠了反革命的政策，唯有靠了那個不自由不平等的舊制度，歐洲始有重見和平的希望。

但人民要求自由平等的願望，已被法國革命所激動，此時如被陽光所融解的春天嶺雪一樣，還有甚麼力量能阻止他的奔流呢？若使歐洲各國的政府聰明一點，能先去爲他把堤岸築好，那麼，浩浩蕩蕩，水流平原，滋田利土，將但見其利，不見其害了。可惜梅特涅及他的同志不能預見及此，他們當這個要求自由的潮流衝田決岸之時，不但不知道因勢利導，去把這個猛烈的水流引入正當的河道，反以亂砂橫石去阻遏水的流行，這樣，梅特涅政策的失敗，還能免嗎？

梅特涅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與拿破崙的失敗相同的，即是忽視那個正在發達的國家觀念。這個情形在意大利尤爲顯著。他的失敗的第三個原

(二) 忽略
工業革命

因，是忽略那個正在勢力日增的工業革命，因為這個革命的結果，正是打倒梅特涅威權的一個大武器，我們到下面便能明白了。

所以梅特涅雖然腳踏在列強協助的磐石之上，手持專制的金杖，想去把歐洲的社會重建在一個靜而不動的基礎上；但因他違反了人民要求自由的潮流，因他忽略了國家觀念的發達，因他不能預知工業革命的趨勢，他的一身事業就終不免歸於失敗了。

平原下的
火山

梅特涅的時代，是一個新舊衝突的時代：舊的代表，是他自己及列國的君主；新的代表，卻是那些要求自由，要求國家獨立的人民。在這個時代的初年，舊的勢力是很占優勝的，但新的勢力也正在養精蓄銳，以圖抵抗。意大利的秘密結社——如燒炭黨(The Carbonari)之類——是一例，日耳曼大學生的政治活動，又是一例——那個卡爾斯巴德決議的成立，即是這件事所促成的。凡此都能證明，即在舊派得勝的時代，反動的勢力，也僅能達於政界。

及社會的表面；在這個表面之下，反抗的火燄，那個以國家觀念及自由平等爲燃料的火燄，卻仍是不息的燃燒着，他是遲早要把那個表面的建築焚燒乾淨的。

這個火燄的第一次爆發，是一八二〇年西班牙、葡萄牙、及那泊爾的革命，但不久他也就澆滅於英法普俄的聯軍之下了。他的第二次爆發，是一八二一年希臘人對於土耳其的革命。此事初起時雖也遭了失敗，但希臘人的毅力同心，以及他們的犧牲精神，終於得到了英法俄諸國的同情。他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犧牲了萬千的生命，終於一八二九年成就了他們的夢想，成爲一個獨立的希臘王國。

因爲上古的希臘曾經有過一個美麗的歷史，所以他的獨立戰爭，也能引起人們的特別同情，而尤以浪漫派的文學家所受到的刺激爲最深。那位英國詩人拜倫 (Byron) 卽是於此時投筆從戎，爲助成希臘的獨立，而客死於其地的。曾經我國近人屢次翻譯的那首哀希臘詩，

火燄的爆
第一次
西班牙等
處的革命
第二次
希臘革命

即是當時的詩人文士對於這件事的情緒的最好表示。

第三次一
八三〇
年的革命

一八二九年希臘革命的成功，實是梅特涅政策失敗的預兆。自此以後，那個隱在表面下的烈燄，便更東燒一孔，西冒一烟的大肆其威起來了。一八三〇年，即是他的第三次大爆發的年份，而最先爆發的地方，卻仍是那個革命老家法蘭西。

法王路易

十八

路易十八雖是一位復辟的君主，但他尚不十分愚笨，他於接位之時，即以一個憲法叫做憲章(The Charter)的給予人民。其中的重要條文，即是根據着人權宣言的原則的。在他庇廕之下，法國人民在法律上是一體平等的；對於租稅的擔負，也是平等的；個人及信教的自由，也是不能侵犯的。總而言之，無論路易十八的目的是什麼，但他的這個憲章，卻總算是能保存法國革命的根本精神了。

但這樣的政策，當然不能使一般舊黨滿意，他們此時仍跟着他們的領

袖——即是革命時代的貴族領袖倭多瓦子爵——時時刻刻的去運動法國政府，作種種反革命的行爲。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既死，倭多瓦便承位為查理第十，於是法政府的反動行爲，便日益加增，而人民的反抗心理，也就日強一日。這個衝突的結果，是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及查理第十的被逐。於是那位表同情於革命及中等社會的路易腓力布(Louis Philippe)，便應人民的要求，登了法國的王位。路易腓力布的治世時代(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即是法國中等社會的得勝時代。此時他們的地位，已是日固一日，他們已無再行努力的必要了。自此以後，革命的責任，便移到了另一階級身上去。

其他各國的革命

此次法國的重行革命，適當歐洲的革命機會成熟之時，所以霎時之間，這個火燄便到處燃燒起來了。於是那個被維也納會議強合於荷蘭的奧地利的尼得蘭，便立刻揭起了革命的旗幟，宣布對荷獨立，他終於得到了英法

諸國的同意，即在舉事之年，獲到了獨立的資格，成爲一個君主立憲的比利時國(Belgium)。此外在意大利及日耳曼諸邦中，也都有革命的舉動，他們有的藉此得到了憲法，但有的卻仍是完全被壓於梅特涅武力干涉之下。但梅特涅自己此時也有點力疲精竭，苦於應付了。

英國的政
治改革

這個革命的潮流雖不曾侵入英國，但他的守舊黨的政府，此時卻也讓步於進步黨了。因爲商務上的關係，英國對於梅特涅的反動政策，向來並不曾一致的贊助——如因欲得商務上利益之故，他曾違反了他自己的對歐政策，去贊助南美各國對於西班牙的獨立。此時則因工業革命勢力日增的緣故，英國政府的行爲便更與梅特涅的政策日趨於相反的途徑。一八三二年，進步黨曾靠了國王的贊助，在議會中通過了一個改革議案(Reform Bill)。此案是照着時勢的需要，去把那久已不合代表性質的議席分配法及選舉的標準從根本上改革的。從此，英國議會政治的中心點，也便歸到了那個代

表中等社會的進步黨。

當一六八七年，英國人民有意把信奉舊教的惹姆斯第二驅逐下位時，議會中曾產生了兩大黨派：其一是忠於王室而傾向守舊的，綽號叫做托來黨（The Tories）；其二是反對英國重與教皇聯絡，傾向於進步的，綽號叫做輝格黨（The Whigs）。這兩黨在英國的議會中曾迭執政權。自一八三二年議會通過那個改革議案之後，這兩黨中的鴻溝便劃得更清了。於是托來黨便採用了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的名目，輝格黨也以改革社會之責自任，取名為進步黨（Liberal Party）。這是這兩個大黨在英國議會中的歷史背景。

所以一八三〇年是歐洲的中等社會獲到普遍勝利之時，此時在各大強國中，執政治的牛耳者，不是他們自己，即是與他們表同情的貴族們。從此以後，中等社會的已往仇敵——舊制度下的貴族——可以說是完全打倒了，但是看呵！他們的未來仇敵——勞動階級——卻又整旗擊鼓的上臺來了。

勞動階級的走上政治舞臺

下面再述——但以自由平等為標幟的法國革命，也曾在無意中為這個運動下了一個種子。因為自由平等的意義，本是普遍的，人類在法律上既當一律平等，既當同享各種的自由權，那麼，勞動階級又豈能屏除在外呢？這個勞動階級要求與中等社會平分政權的運動，是十九世紀的一件大事，他是那個新興的民主主義（Democracy）的一個表示。

近人有把民主主義的一個字直譯作德謨克拉西者，他的來源，是希臘「民治」一字。但當時的所謂「民」是以自由市民為限的，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效果大著之後，這個「民」字的意義，才漸漸的推廣起來。到了現在，他已不但能代表一切成年的男子，并且在許多先進國中，女子們也得受到這個「民」字的尊稱了。

這個勞工要求政權的運動，在一八三〇年以後，便已正式開始。他在英國的表示，是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八年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

第四次
一年的革命
一八四八 |

法國的二月革命

那個憲章是勞工們對於政治的第一次成文要求，其中最要之點，是普遍選舉權，及廢除以財產爲議員當選資格的制度。這個運動雖終於失敗，但他的主義是不曾因此死亡的；他後來終在英國的憲法中找到了一個容身之地。

勞工運動在法國的表示，是推翻那個代表中等社會的路易腓力布政府。這個革命是發生在一八四八年的二月的，即是歷史上所說的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那時法國的政情雖甚複雜，反對路易的分子，雖有法統派（Legitimates），共和派，社會主義派等的種種不同；但勞動分子與這個革命的關係，已是顯著的了。後來路易棄位逃走，巴黎城中便同時有兩個地方，起來宣布法國的重爲共和國家。這兩個地方，一是在西城的勞工聚會，一是在東城的代表中等社會的下院議員。最初，這兩派尙能合作，但他們終於決裂，終於以武力相見於巴黎的通衢了。結果是勞工派的失敗，但得勝的中等社會，卻也因此覺悟到社會改良的必要。一八四八年，他們重製了一個憲

法，規定全國人民有選舉大總統之權。但不幸到了選舉之時，又因黨派衆多，意見紛歧之故，大總統的位置，忽又爲一個野心家所攫得。這位野心家便是拿破崙的姪兒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

在這個革命以前，歐洲各國已因維也納會議的違反國家主義原則，已因工業革命後勞動界要求政權的熱烈，已因中等社會對於政治的野心尙未十分滿足，歐洲各國已因這幾個原因，在社會上及政治上，常常呈出不安的狀況了。及路易腓力布棄位遠逃的消息傳出之後，這個不安的狀況，便頓時到了震播傾覆的程度，於是意大利及匈牙利，便開始對奧地利作革命的運動；在日耳曼的各邦中，也同時發生了要求出版自由，君主立憲及統一日耳曼的革命運動。結果是日耳曼各邦的獲得憲法，及意大利，匈牙利等的成爲共和國。但隔不多時，這個掀天翻海的大運動，卻又壓服於專制兵力之下了。於是除了普魯士瑞士等國所得到的幾個憲法之外，歐洲的政治及社會，

其他各國
的革命

路易拿破
崙

便仍走到了他們在革命以前的軌道上去。

但這個革命在表面上雖是失敗，在實際上卻也不是沒有影響的。第一，他曾在奧地利的都城打倒了那位專制魔王梅特涅，把他趕到了英國去。第二，他曾把勝利的曇花在勞工們的眼前晃了一晃，使他們對於民主主義更是熱心，更願去做那為他努力的準備。第三，他曾使許多君主覺悟到內政改革的重要。這個改革的結果，在普魯士及皮特孟二邦尤為顯著，而這兩邦在此時所立定的憲法，也就成為後來日耳曼及意大利憲法的基礎了。所以從各方面看來，這個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實是與此後歐洲的歷史有深遠的關係的。

第九章 一八四八年後的歐洲

因史蹟的加多，史料的豐富，及歐史的世界化，又因時間的接近，十九世

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

紀的歐洲歷史，實有自成一書的需要。但本書既是一種近代史的通論，對於近代六百餘年的歷史，便只能平等敘述，不能讓最近的一百年去獨占篇幅了。因此之故，本書對於十九世紀的歐洲，只能給以三章的地位。其一，即是上章，他是屬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其二，是本章，他是屬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世紀初年的。這兩章所論的，都是歐洲內部的情形。其三，是下章，他所論的是歐洲歷史的世界化，所採入的，即是與世界全體歷史有關係的幾件重要的歐洲史蹟。

但二三萬言的地位，又怎能收入數十萬言的事蹟呢？所以這三章所述的，實只能算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一個大綱；至於對於各種史蹟的詳細敘述，對於因果的精深探究，則須待他日另著專書時，方能達到這個目的了。

自一八四八至一九一四年，此六十餘年的史蹟，雖是萬絲紛亂，但具有提綱挈領的資格，足為本章選擇的標準者，亦不過兩三種。其一，是日耳曼及

本章的史蹟

意大利的統一；其二是巴爾幹問題；其三是此六十餘年中歐洲各國的重要史蹟。此外十九世紀的大事，如科學的興起，工業革命，社會主義及新帝國主義的產生等等，則因他們對於現代的世界曾經及正在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就都歸到了下章的範圍中去。

日耳曼及意大利的統一

一八四八年日耳曼諸邦的革命運動雖然終遭失敗，但人民的國家觀念，人民對於日耳曼統一的希望，是不會因此消沮的。日耳曼統一的大阻力，本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存在，及獨立小邦的衆多；但自從拿破崙戰爭之後，這兩個阻力已無形的消滅了（見第八章）。所以此時日耳曼統一的阻力，已是那個已死的帝國，或是那個衰弱的封建勢力，乃是統一領袖的爭執。

此時有作統一日耳曼領袖資格的國家，凡有兩個：其一是他的舊領袖

日耳曼統一的新舊阻力

奧地利與
普魯士在
日耳曼的
地位

奧地利；其二是他的新興強國普魯士。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所召集的勿蘭克福會議(Frankfort Assembly)曾以日耳曼的皇號進呈於普魯士國王，但普王始終未敢接受。後來革命運動既遭失敗，奧地利便又恢復了他的首領地位，普魯士作爲領袖的希望，也就更加稀少了。

國家觀念及對於自由的要求，是這個革命中的重要原素。革命失敗之後，便有許多渴望自由的分子遷徙到了美國去，於是國家主義便成爲日耳曼社會上的唯一新勢力了。而在各邦之中，尤以那個民族純粹的普魯士國爲能以堅堡厚基給予這個勢力。適在這個時候，普魯士又忽然出了一位政治大家，叫做俾士麥(Bismarck)的，他本是一個反對自由，而且反對國家主義的人；但後來他見奧地利是怎樣的在阻止日耳曼的統一，他便改變了意見，成爲一個愛國的日耳曼人，成爲這個統一事業的領袖了。

於是奧地利與普魯士的戰爭暗潮，便日積月盛起來。一八六四年，因普

魯士與丹麥爭執息列斯威及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 二地的領土權，俾士麥便很狡滑的去請奧地利來與普魯士一同與丹麥宣戰。結果自然是丹麥的失敗。但在處置這兩處戰勝品的時候，俾士麥又施用他的外交手腕，把奧地利弄得喜怒不能自主。但俾士麥的目的，是要他發怒的，於是奧地利便果真發怒了。發怒的結果，是普奧兩國在一八六六年的開戰，這便是所謂七星期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是那個鎗新礮利的普魯士的大勝；但俾士麥對於奧地利既不願逼之太甚，那位素來屈服於俾氏意志之下的普魯士王，也就只能勉從其願了。於是這兩國便訂了一個條約叫做布拉格條約 (Treaty of Prague) 的，其中的重要條文是：（一）息好二地歸併於普魯士，（二）從前的日耳曼各邦聯盟完全解散，另由普魯士組織一個北日耳曼聯盟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但此同盟中卻不許奧地利的加入。這個寬宏條約的結果，不特使普魯士保存了奧地利的友誼，爲他將來的一個大助力，並且

普法戰爭
的原因

他又使普魯士成爲北日耳曼諸邦的實際領袖，成爲真正日耳曼民族的統一主人翁。

奧地利是打敗了，但尚有法蘭西哩。此時法國大總統路易拿破崙久已學了他的叔父，做了法國的皇帝，他正想找一個機會來立點武功，以鞏固他的地位。同時，俾士麥既深忌這個法蘭西的強鄰，又因日耳曼初行統一，民心未能一致，所以也正想找點機會來與法國作戰，希望不但藉此可以把法國的威勢打倒，並且還可以使新被統一的諸邦一心對外，爲自身的團結加一層勢力。大凡兩方面在這種心理狀態之時，相打的機會總是不難找到的。果然，到了一八六八年，西班牙忽然起了一個革命，那革命軍把他們的女王驅逐下位，又去請了普王的一位遠親來做他們的國君。但普王終因法大使的反對，拒絕了這個請求，這事似乎可以平和過去了。

不幸普法兩國的政府，都是不願平和的，於是法政府便又令他的大使

要求普王允諾以後西班牙的王冠永不許霍亨索倫家之人戴上。普王當然不能應此無理的要求，於是路易拿破崙和俾士麥便各摩拳擦掌的預備廝打了。

釀成這個戰爭的情形，是最能表顯軍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惡的，現在不妨將他略述一下。普王對於法大使的那個無理要求雖然不能允諾，但在他與法大使會面之時，雙方卻都是十分客氣的。後來普王將這次會面的公文——叫做愛姆斯公文(The Ems Dispatch)的，因為那時普王在愛姆斯——送與俾士麥，並授以任意修改之權。那時俾士麥適與幾個軍人會議，那些軍人便對他說，打仗的事是久已預備好了，勝利是已經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了。於是俾士麥便把那張公文改為一個「激怒高盧雄牛的一面紅旗」。這便是說，從這個經過修改的公文上看來，法人便將以為法大使是受到了普王的侮辱，而大發其怒的。法國的人民見了這個公文，果然如雄牛見了紅旗一樣，羣聚在巴黎的大街上，發狂似的要求法政府與日耳曼宣戰；而法國的陸軍大臣又對路易拿破崙說，一切都預備好了。於是普法兩國的人民，便很

愚蠢的去爲他們的軍人政客作戰了。但這個愛姆斯公文的罪案，並不是歷史上稀有之事，他不過不幸被我們知道罷了。尙有千千萬萬已往及未來未曾被人覺察的愛姆斯公文，此時還正在打着正義人道的旗幟來愚弄我們，欺負我們呢！

普法戰爭
及結果

這兩國的開戰，是在一八七〇年的七月，結果是普魯士的大勝。他們捉住了路易拿破崙，又長驅直入，把巴黎圍攻起來。法國人民羞憤之餘，立把帝國制度廢止，重行宣布了一個第三次的共和。但帝國所召進來的敵人，又豈能因他的改建爲共和而卻退呢？所以到了一八七一年的正月，巴黎城經過四月餘的堅持之後，終於陷入普魯士人之手了。於是在普魯士的刀光之下，雙方訂了一個和約，叫做勿蘭克福條約 (*Treaty of Frankfort*)。在這個和約之下，法國不但須出五千兆 (5,000,000,000) 法郎的巨大賠償——在未曾償清此款時，法國人民須容受及供養敵軍於境內——並且失去了亞爾薩斯全州及洛林州的東北部，於是普法兩國的仇恨，遂愈積愈深了。

同時，在一八七一年正月十八日，當普軍正在圍攻巴黎的時候，普王維廉第一在法王舊宮凡塞爾之內，於刀光劍影之下，擁戴歡呼聲中，戴上了一个小的日耳曼皇帝的冠。於是那個日耳曼人所夢想的統一帝國遂有實現，而小小的一個普魯士也就從此執了這個新成帝國——日耳曼——的牛耳，成爲他的勢力的中心點了。普魯士勢力的根據，是純粹的武力，所以這個日耳曼帝國，也就築在一個純粹的武力基礎上。

意大利自經拿破崙以國家觀念引入後，一般愛國志士，遠慕已往的羅馬光華，近嘆現在國勢的衰落及領土的分裂，不覺慨然興起，從事於統一意大利的運動。這些愛國志士中之最傑出的，當推瑪志尼 (Mazzini)，加里波立 (Garibaldi) 及加富爾 (Cavour) 的三個人。瑪志尼是一位高尚純潔的理想家，他所希望的，是一個共和的意大利。加富爾是一位深沉厚重的實行政治家，他所希望的，是一個以薩的尼亞王爲領袖的君主立憲意大利。加里波立

是一位赤心熱血的豪爽軍人，他的唯一希望是意大利的統一，共和或是君主，於他是沒有分別的。這三人的性情主張雖各不同，但他們的愛國，他們的期望意大利的統一，卻是一致的。他們對於這件統一事業的功績，在表面上雖顯然有大小之分，但在實際上，他們卻都須平分重建意大利的榮譽。

意大利的革命運動與瑪志尼

意大利統一的大阻力，是奧地利及教皇，但奧地利尤爲意大利人所厭恨，所以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唯一目的，便是掃除奧地利在意大利的勢力。他曾在一八二〇年及一八四八年兩度作過革命的舉動。在這個時期中，瑪志尼卻是一個重要領袖。他曾組織了一個少年意大利 (Young Italy)，來作爲達到他的目的的工具。他對於意大利統一的最大貢獻，是在激起人民的志氣，及鼓動他們的愛國觀念，若沒有他的革命運動，加富爾的統一事業，也是不能澈底的成功的。但從正面看來，這個革命運動，卻是絕對的失敗。雖然在瑪志尼領袖之下，羅馬在一八四九年曾一度成爲共和國，但經過曇花一現

之後，這個古城也就仍復歸入教皇掌握之內了。

意大利的
統一與薩
的尼亞

以人民爲中心點的統一運動既遭失敗，於是便不得不轉以邦國爲中心點了。這個作統一中心點的邦國是薩的尼亞，此時他的國王是維克多·愛曼紐兒第二 (Victor Emmanuel II)。他自一八五二年任命加富爾爲首相之後，便推心置腹的以改良內政之事屬之於這位政治大家。於是加富爾便通商惠工，造鐵道，廢寺院，將國內的社會安放在一個康強富庶的基礎之上；然後他又張眼四顧，欲在外交方面去找一個統一的機會。

加富爾的
外交及意
大利的統
一

適在這個時候，俄羅斯與土耳其的戰爭叫做克里米亞戰爭 (The Crimian War) 的又於一八五四年開始，於是加富爾便從了英法兩國之後，加入了助土的聯軍。薩的尼亞與俄土的戰爭，本無什麼關係，加富爾加入戰爭的目的，實想在戰勝之後，在外交席上占一重要的地位。後來果然聯軍大勝，於是加富爾便果然與英法代表高坐於巴黎的和議席上，以意大利的委曲

訴之於列強之前了。後來他又與路易拿破崙祕密締約，去與奧地利作戰。一八五九年，奧國果與法薩二國開戰。結果是奧地利的失敗，及薩的尼亞版圖的加增；但薩服及尼司(Savoy and Nice)二城，卻歸入了法國的版圖，作爲意大利對於他的報酬了。同時，北意大利的城邦，也自願的合併於薩的尼亞。後來加里波立又以大軍去征服了意大利南部。於是除了教皇轄地及奧屬威內司邦之外，意大利此時便統一在薩的尼亞王權之下了。一八六一年二月，意大利的第一次國會成立，他們便代表民意，請薩的尼亞國王做了這個統一的意大利君主；但加富爾卻在此勝利聲中溘然長逝了。

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時，意大利又加入了普軍方面，後來普國得勝，意大利便從奧地利的手中收回了威內司邦。一八七〇年，意大利又乘普法開戰，法軍調離羅馬的機會，把羅馬城占據起來，把他作爲意大利的首都。雖然這事有點對不住教皇——他此時已氣忿忿的退到了法迭坎宮中去，自稱

爲「法迭坎宮的囚犯」(Prisoner of the Vatican)——但意大利的統一事業，卻是完全成功了。

巴爾幹問題的癥結

巴爾幹問題 又名近東問題

巴爾幹半島(The Balkan Peninsula)是土耳其在歐洲領土的總名，占有古希臘，古馬基頓，及多腦河北岸諸地。但因巴爾幹內的宗教民族是異常複雜的，而土耳其的武力又不能永無衰落之時，所以土耳其在這個半島上的勢力，也就始終不曾着到一個深根。十八世紀俄國興起之後，土耳其又得到了一個可畏的強鄰；而十九世紀國家觀念發達之後，巴爾幹各族人民要求獨立之心，也就如春草的怒發，到處呈出蓬勃的生氣來了。歐洲列強對於這個情形，卻是甜酸苦辣，自己也辨不出滋味來。因爲在一方面看來，土耳其是一個異教異族的國家，他們例應順天應人的去助巴爾幹的基督教民族

脫離這個異族主人的羈縛。但從又一方面看來，土耳其的失敗，即是俄國的勝利，而強大的俄國，又是英法諸國所最害怕的；況且英法諸國自己此時也正各想去執這個半島的牛耳。不但如此，這個半島內受壓的各民族，又是互相猜忌，不能合作，遂使垂亡的土耳其常常得到復活的機會。因此種種原因，歐洲列強對於巴爾幹諸邦的獨立，及俄土的衝突，便不知取什麼態度了。因他們態度的不定及不一致，以及巴爾幹各民族的自相猜忌，所以巴爾幹問題便日益糾紛起來。這是這個問題在歐洲近代史上占得重要地位的大原因。

希臘獨立
的影響

在希臘獨立戰爭之前，巴爾幹內的基督教民族，已曾藉了俄國的暗助，對於土耳其作過革命的運動；但一八二九年成立的希臘王國，卻是第一個離土獨立的國家。這事的成功，是其他受壓民族的一個巨大激刺，於是他們對於叛土的事業便更熱心了。

巴爾幹內的宗教，凡有兩大種，即是回教與基督教。這個基督教是屬於希臘派的，與俄國所奉的希臘教沒有什麼分別。巴爾幹內民族，却比他的宗教更為複雜，大別之，則除去優勝的土耳其人之外，尚有希臘民族、斯拉夫民族，後者又包有塞爾比人（Serbs）及保爾加人（Bulgars）；此外尚有阿爾巴尼亞人（Albanians）、猶太人，及自承為羅馬人之後的羅馬尼亞人（Rumanians）等。但這些分別都是表面上的，在實際上，則凡在巴爾幹內的基督教民，是都含有雜質在他們血脈之內的。這些民族中最占多數的，又當推那個斯拉夫民族，所以因宗教及民族的相同，土耳其境內受壓人民與俄國的關係，便不啻小兄弟之於大哥哥了。

俄土的兩次戰爭及巴爾幹戰爭——一八五四年，因俄國與土耳其爭執保護土境內基督教民之權的緣故，兩國開戰於克里米亞（Crimea）；後來英法及薩的尼亞又各因利害的關係，加入了土耳其方面，於是俄國便不得不敗了。結果是黑海的開放為歐洲各國之用，但這又豈能解決巴爾幹的問題呢？俄土的怨讐，既是愈積愈深，半島內民族要求獨立之心，也是日深一日。一八七八年，俄國再戰勝土耳其之後，

勉從了西歐列強的要求，在柏林與土耳其訂了一個和約。其中的重要條文，是土屬塞爾比亞（Serbia）、羅馬尼亞（Rumania）及孟德尼格羅（Montenegro）三國的獨立，及波斯尼亞和黑塞果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二地的歸入奧地利。到了一九〇八年，保加利亞（Bulgaria）經過幾次戰爭之後，也宣告了對土的獨立。一九一二年，土耳其又與希臘等諸邦開戰，這便是所謂巴爾幹戰爭（Balkan Wars）的開始。結果是除了君士坦丁及他的附近之外，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完全失去。但得勝的巴爾幹各邦，卻又因分贊難均的緣故，爭執起來了。這便是第二次的巴爾幹戰事。其間一方面是希臘、塞爾比亞、孟德尼格羅，及羅馬尼亞四國的聯軍；他方面是保加利亞。後來雖因保加利亞的打敗，雙方訂了一個和約（一九一三年），但巴爾幹諸邦彼此畏忌、仇視之心，卻未嘗因此減少。所以此時土耳其的勢力雖已差不多完全被逐於巴爾幹半島之外，但巴爾幹問題的本身，卻仍是不會解決的。

果然戰後不到一年，奧地利的太子，忽被兩個塞爾比亞青年刺殺於波斯尼亞的首都薩拉幾佛（Sarajevo）城內。波斯尼亞本是柏林和約所給予奧地利的贓品之一，但他的人民大抵是塞爾比亞人，所以他們抗奧的愛國運動，當然是與那個在塞爾比亞本國內的抗奧運動是一氣相通的。於是奧地利皇帝大怒之後，便把這個罪案坐實到了塞爾比亞政府的身上，即在一九一四年的七月，向塞政府下了一個哀的美頓書，這便是那個延時四年餘，殺人數千萬，影響及於全球的歐洲大戰的導火線。

法俄英奧及其他各國在這六十餘年中的略史

法國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既把法國改為第二度的共和國，那位混世魔王拿破崙的姪兒路易拿破崙遂被選為總統。路易拿破崙沒有他叔父的

路易拿破崙及第二度的法蘭

天才，但頗受到了他叔父虛榮心的感化，所以他此時的唯一目的，便是在摹仿他的偉人叔父，使他自己也成爲一個法國的皇帝。他利用了金錢與甜蜜的語言，使法國的人民崇拜他，信仰他，使他們先把他的任期展至十年，後來（一八五二年）又把他正式的選爲法國大皇帝，使那個第二度的法蘭西共和國讓位於一個第二度的法蘭西帝國。

此時路易拿破崙的大願既償，他也就不得不通商惠工，修城築路的去作一點建設事業，來籠絡人心，和點綴他的帝都了。一八五五年的巴黎賽會，是他的榮譽達到最高度的一個表徵。此時國內的人民，及國外的君主，差不多沒有不把他當作一位和平的使者，文化的功臣，及一位善於建設的大政治家了。不幸他不死於此時，終使他後來的傷民驥武事業來戳破了他的這個西洋鏡，這豈不是天公對於偉人的惡作劇嗎？

他的驥武事業，是開始於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的。那時法國實

路易拿破
崙的贊武
及結果

沒有加入這個戰爭的必要，但他的大皇帝既藉此增加他一己的威信，及維持他的地位，那麼，法國的小百姓也就不得不流血成河，積骨成山的去成就他們主人的志願了。在意大利獨立戰爭之役，路易拿破崙也憑了同樣的心理，把許多法國的青年埋葬到了阿兒布山的南野。這兩次戰事都如太陽光中的玻璃球一樣，他在法國人民的眼前閃爍着，使他們讚美崇拜持此彩色繽紛的玻璃球的人。不幸到了普法戰爭之時，這個玻璃球卻又忽然破裂，於是那些受愚的法國人民，也就真正的認識到這些玻璃球的價值了。他們又愧又氣，便把路易拿破崙的皇號立行廢止，又把法國改為一個第三度的共和國。

第三度的
法蘭西共
和國

但這是表面上的事，在實際上，則國會中忠於波旁家的王黨議員，及忠於拿破崙家的皇黨議員的數目，尙遠超過於熱心共和的議員。同時，此時勢力日積的勞動分子，卻又對於這個中等階級的共和政體不能滿意，所以這

個共和國的幼弱生命便處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危險環境中了。後來靠了（一）王黨的各派及皇黨的不能合作；（二）勞工們因在巴黎的暴動，自己去毀滅了人民的同情；及（三）共和主義宣傳者的熱心及成功——他們的代表是甘必大（Gambetta）——所幸靠了這三個情形，法蘭西的第三度共和國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遂得發榮滋長，直至於今日。

十九世紀
的俄國外
交

俄國 俄國自從十八世紀時打倒了瑞典及瓜分了波蘭之後，已儼然成爲歐洲的一個強國了。於是他的眼光便專注到了他的第三個仇鄰，那個老殘的土耳其身上去。

但他對於土耳其的武力主義，既因英法的干涉，一挫於克里米亞之役，又因英法意奧及日耳曼的干涉，再挫於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他遂不得不棄明就暗，專心一意的去運動巴爾幹的斯拉夫民族來與土耳其反抗，以求達到他的目的了。所以一九一四年奧地利太子的被弑，直接的嫌疑犯，固

然是塞爾比亞，間接的嫌疑犯，卻不能不遠溯到那位斯拉夫民族的大哥哥俄羅斯帝國。

十九世紀內的俄國

在內政方面，則因俄國皇帝的性情的不同，遂不能如他的外交政策的始終一致。在亞歷山大第二治世的上半期，改革的陽光，是曾經一度照過俄國的社會的。在一八六一至六六年間，亞歷山大曾釋放了全國的農奴及家奴，他又改良法制，使人民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不幸這些改革不但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反使他們對於革命的運動更加熱烈。後來又遭到了一個波蘭革命。於是亞歷山大氣忿失望之餘，便一變而爲一個反革命的專制魔王了。後來他的繼位者亞歷山大第三及尼古拉斯第二，又都是採取專制手段之人，於是俄國革命之機，便更如箭在弦上，欲止不能了。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主動者，大抵是學生、農民、及工人；他的性質，是與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勞農革命相同的。俄國的政府，當時雖靠了武力，把這

個革命的潮流暫時阻止，但這又豈能使他不再重來呢？加之在宣傳方面，既有文學家的鼓吹，及虛無黨員（Nihilists）的活動；在實行方面，又有恐嚇黨員（Terrorists）的以手鎗炸彈爲恐駭政府的工具；所以那個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便成爲一件不可避免之事了。

英國在十九世紀時的重要政策

英國 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英國在政策方面，凡有兩個相反的大潮流：其一是新帝國主義，這是一個務外的政策；其二是改良內政，這是一個國內輕外的政策；而這個政策的中心點，卻是愛爾蘭問題。代表務外政策的英國政治家，是那位保守黨領袖迭士來利（Disraeli），及他的繼任人薩立斯布里（Salisbury）。代表務內政策的政治家，是那位進步黨領袖格蘭斯頓（Gladstone）。這兩黨在這三位領袖之下，互相比擬，交握了三十餘年的英國政權。其間保守黨注重新帝國主義的結果，當於下章再論；進步黨注重內政的顯著結果，則在愛爾蘭問題一方面。

愛爾蘭所以成爲英國內政的巨大問題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的民性風俗宗教與英國的不同，及英國的強把他合爲一體。自一八〇〇年英國把愛爾蘭的國會合併於英議會之後，愛爾蘭的反叛心理就更加激烈了。格蘭斯頓既以整頓內政爲他的唯一政策，所以愛爾蘭的自治案（Home Rule Bill）便成爲他執政時的一個重要議案。這個議案雖然屢次被拒於上院，但後來經過下院的三次通過後，他便依照了那個方才修正的議案法成爲法律了。但這個議案亦不曾真正的解決愛爾蘭問題，因爲愛爾蘭人民的本身此時實尚不會達到完全團結的地位。他們一方面既有所謂新芬（Sinn Fein）的運動——新芬的意義是「我們自己」，意思便是對英國說，一切讓我們自己罷，用不着你來多管——來要求一個比自治案範圍更大的愛爾蘭獨立；一方面又有與大多數愛爾蘭人宗教不同，經濟利害相反的厄爾斯德（Ulster）人民，希望愛爾蘭始終受治於英國的政府。所以自治案成立之日

(一九一二年)就成爲愛爾蘭內亂開端之時了。但在這個時候，歐洲的大戰忽又開始，於是聯合內部以禦外侮的心理，總算把這個內亂暫時平息。

奧地利的最大問題
人種的複雜

奧地利的地位的人種，是（一）日耳曼人，（二）麥野人（Magyars），（三）斯拉夫人，（四）吉克人（Czechs）。此外如意大利人，波蘭人等等，雖然人數不多，勢力不厚，但也常足爲擾亂內部的分子。日耳曼人是奧地利本部的主人翁，麥野人是匈牙利的主人翁，吉克人是波希米亞的主人翁。但在每一地域的主人翁之下，又常有一兩種的弱小民族，他們對於那裏的重要民族，是常取反抗的態度的。所以在奧地利全境之內，在一號主人翁日耳曼人之下，固然有麥野人等的反抗，但在匈牙利一國之內，在麥野人之下，——麥野人作主人翁的資格，在奧地利是二號，但在匈牙利卻是一號，——又有斯拉夫人等的反抗了。同時，那些反抗麥野人的小民族，因利害的關係，卻又是常能與他們的太上主

人翁日耳曼人聯絡的。因此之故，奧地利民族的複雜，及彼此的仇視，在根本上固然是他的一個大弱點，但在當時，卻反成爲維持這個帝國生命的一個重要勢力；因爲這些民族的互相仇害，實是他們自己勢力消殺的原因，所以奧地利的勢力，反能日益增加了。但這個情形又豈能持久呢？所以歐洲大戰在奧地利帝國的影響，便是他本身的分裂。

奧地利與
匈牙利

這些民族中最占多數和勢力的，除去日耳曼人之外，當以匈牙利的麥野人爲第一，所以奧地利內政的第一問題，便是匈牙利的反抗。直到一八六七年時，奧地利才得了一個解決的方法，這就是把奧地利國王去作爲匈牙利的君主，成一個所謂兼君政體 (Dual Monarchy)。在這個政體之下，除去外交及宣戰之外，這兩國是彼此獨立的，他們的關係，完全繫在那位君主的身上。靠了這個辦法，又靠了奧地利與匈牙利兩國對於俄國的畏懼和仇恨，這兩國的結合，總算維持了數十年；直到歐戰以後，匈牙利才與奧地利脫離關

係，成爲一個獨立的共和國。

兼君政體的制度，是歐洲的一個特產，我國人怕不容易了解他；但在我國家庭制度中，卻可以找到一個比喻，那便是一子雙祧的辦法。換句話說，兼君政體，也不過是一個國君的雙祧兩國的君位罷了。在一子雙祧的制度下，那個男子是常有兼聚兩位太太的權利的，這兩位太太，一居東府，一居西府，除了公有丈夫之外，是完全獨立，彼此不相干的。奧地利與匈牙利在兼君政體下的關係，便與這兩位太太的關係差不多！

瑞典挪威

和丹麥

北歐三國 瑞典、挪威和丹麥三國，在近世的初年，是統治於丹麥君權之下的。在十六世紀時，瑞典首先宣告獨立，後來他怎樣的靠了武力，日漸强大，又日漸衰弱，以至於爲俄國所打倒，淪爲一個不足輕重的國家，我們在第六章中已經略略說過，此處不用再述了。挪威在拿破崙的時候，尚是屬於丹麥的，但因爲丹麥曾經幫助過拿破崙，所以拿破崙戰敗之後，列強便把挪威轉送與瑞典，作爲後者盡忠於他們的一個酬賞。但這兩國的合併，實是違反

(一)這三
國在政治上
的地位

挪威人民心理的一件事，所以到了一九〇六年，這兩國便很平和的分了家了。

(二) 這三國在文學上的地位

這三國在近世歐洲政治上的地位，是很不足輕重的，但他們在文學上的貢獻，卻可以算是第一等。他們的文學，不但大大的影響了歐洲的思想界及人生觀，並且已經越山超海的侵入我國的青年界了。挪威的易卜生 (Ibsen)，已成為我們的老朋友，不用說了；此外如瑞典的童話大家安得生 (Andersen)，戲劇家斯得林堡格 (Strindberg)，挪威戲劇家邊生 (Björnson)，丹麥的批評家白蘭得斯 (Brandes)，都是不單屬於一國一洲的人士，他們是應為全世界人所公有的。我國研究文學者，對於這幾位人士，大約已經熟知的了。此外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國，在此時期中的歷史，因為篇幅所限，除了與世界全體有關的一二件史蹟之外，其餘只好不說了。西班牙在十九世紀中的大事，是失去他的在美洲的一切屬地，及在一八九八年

十九世紀
的西班牙
和葡萄牙

與美國的宣戰。結果是不但失去了古巴等各島，並且連那在太平洋中的斐律賓羣島，也爲美國所攫得了。葡萄牙的歷史，也與西班牙的相同，除了衰弱及一部分殖民地——巴西——的失去，是沒有值得特別注意之點的。但到了一九一〇年時，他卻忽然起了一個革命，把政體改爲共和。但這只能說是葡萄牙內政問題的開始，因爲共和既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而他對於舊的問題，又不能一時解決，於是新愁舊恨，便都齊集到這個小小的海國身上去了。

比利時和
瑞士

比利時和瑞士，是歐洲列強所公認的中立國。歐戰時日耳曼人的侵犯比利時，實是前者失敗的一個道德上的原因。瑞士國的命運，卻與比利時的相反，他不但始終保守着他的中立，並且自從十九世紀的末年，他又成爲國際主義的中心點，成爲許多國際會議的集合地了。後來日內瓦(Geneva)被選爲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所在地後，瑞士便更確實的成爲國際

主義的一個慈母了。此外與日內瓦平分國際和平運動的光榮的，尙有荷蘭的海牙（Hague），他是國際裁判所（Court of Arbitration or The Hague Tribunal）的所在地。

最近六十餘年歐洲的國際混亂狀態

上面所述的，乃是最近六十餘年歐洲列國的大概情形，其中尤有幾點是值得我們的特別注意的。其一，是自從一八七一年之後，在列強之間，不曾發生過戰爭。此事在表面上，似是列強棄武修文的一個表徵，但在實際上，卻又是他們的一個厲兵秣馬的時期。所以有些歷史家便把這四十三年（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稱為歐洲的武裝和平時代。和平而須受制於武裝之下，那個和平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他的生命的危險，也就不啻是朝陽下的露珠了。其二是這六十餘年來，列強的爭點，已由歐洲的內部轉移到全世界上去。他們此時的唯一目的，即是到海外去多多的攫取一些殖民地。因此之故，下章所論的新帝國主義，便成為這時期中歐洲列強間的最大問題了。即

在本章中所述的巴爾幹問題，從他方面看來，也可以說是新帝國主義的一個產品；因為他的主要原因，乃是由於俄英奧德等國的希求擴張勢力於本國之外。其二是列強間的新結合。自從意大利及日耳曼統一之後，那個產生於維也納會議的歐洲國際狀況已被打破，於是因利害的關係，歐洲的列強，便不能不去另謀新結合了。這些新結合是時時解散，又時時與其他新分子重行聯結的。他們的朝菌般的生命，本不值得我們的注意；但下面的兩個結合，卻是與最近的大戰有巨大的關係的。其一便是所謂三國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他是意大利，日耳曼，及奧地利三國的同盟。其二是俄英法三國的聯盟（The Entente），他是與那個三國同盟立於對抗的地位的。這兩個團體中的分子，未必彼此都是仇敵，但乙先生既做了甲先生的朋友，他對於甲先生的仇人丙先生，也就不得不取仇視的態度了。於是歐洲的幾個強國，便我牽你拉的一齊騎到了虎背上去了。現在且用一表來說明這兩個同盟。

組成的主要動力。我們看了他，便更容易去了解此次歐洲大戰中的分子了。

犯了英國對歐的均勢主義

英

帝國主義
犯了英國對世界的大英帝國主義

英

犯了法國的帝國主義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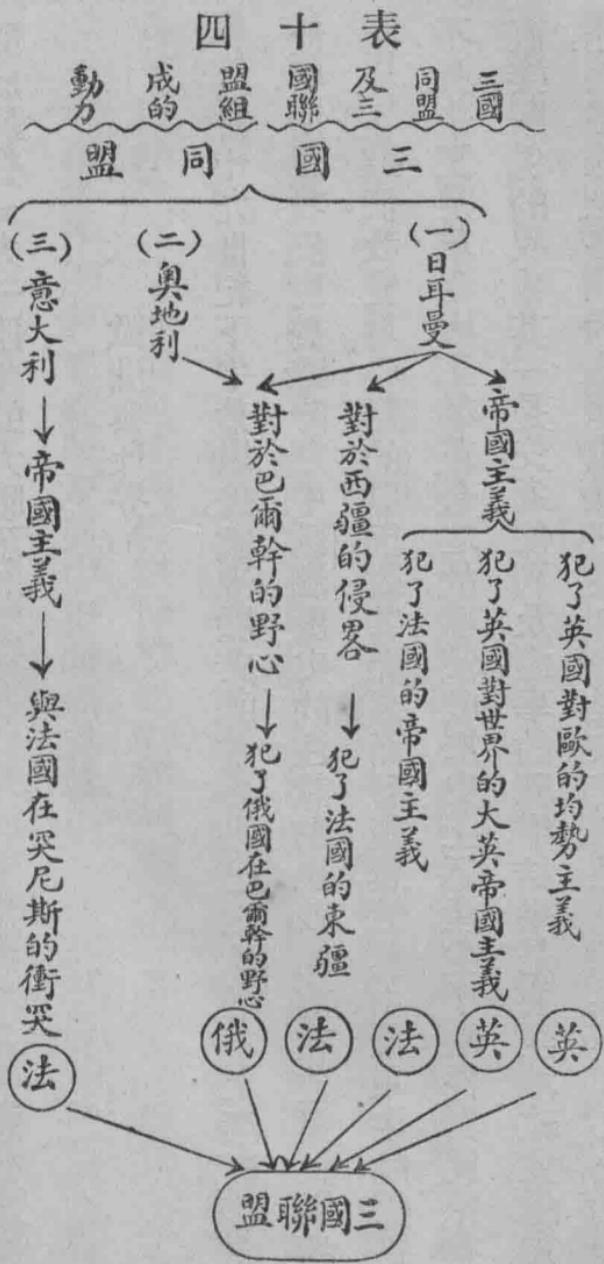
對於西疆的侵略
犯了法國的東疆

法

對於巴爾幹的野心
犯了俄國在巴爾幹的野心

俄

表十四



歐洲大戰的伏根

因為彼此同盟的牽制，因為彼此對於殖民事業的新衝突，因為彼此對於軍備的競爭，因為彼此的外交是都祕密的握在幾個不負責任的軍人政

客的掌內的，又因爲彼此的民族是都催眠於國家主義暗示之下的，所以歐洲列強間戰爭的種子，便因四十三年的和平，反而伏得愈深，長得愈堅，終至釀成那個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了。

第十章 歐洲與世界

歐史世界
化的原因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歐洲歷史的重心點，已由歐洲本土漸漸移向世界，所以我們對於這時期中歐洲歷史的注意點，也就側重在他與世界的關係了。這個改變重心點的原因，雖甚深遠而且複雜，然其中最重要的，卻仍不外乎工業革命。因工業革命之故，歐洲的歷史上便產生了兩件與世界有直接關係的現象。其一是交通便利及速率的驟增，結果是使全地球愈縮愈小，而地球上各國的關係，也就日益加密起來。其二是因工業革命之故，歐洲列國對於殖民事業的興趣忽又重新復活，結果是所謂新帝國主義的產生，

遂使全球各國，無大無小，沒有一個不被牽入歐洲勢力漩渦之內。因此兩個現象，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便成爲世界化，而世界的歷史，也就不得不以歐洲爲中心點了。

工業革命的最大原因，乃是十八世紀以後科學的發達，及他的應用於工業，所以科學又是十九世紀時一切史蹟的中心點，也即是歐史所以世界化的更遠更深的原因。同時，因歐洲與世界關係的加密——交通便利及帝國主義的結果，——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化，如民治主義等，也就無限止的輸入了世界各國了，這也是助成歐史世界化的又一原因。

現在且作一表來說明及引申上面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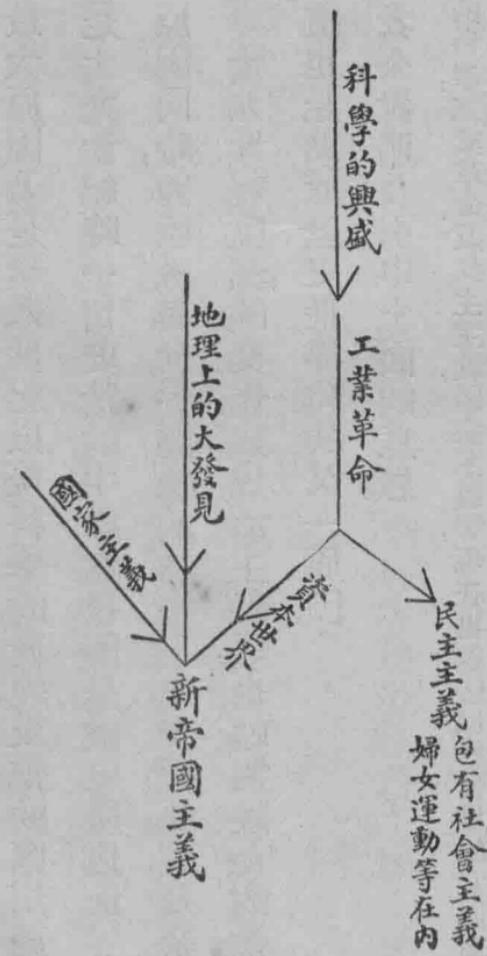
注意一 本表上的科學、工業革命，及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等，現在也都已成爲世界的共同文化了。

注意二 本表上各件史蹟的因果，並非真能如此簡單，比如工業革命的原因，並不以科學爲

限，他的結果，也並不止民主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兩件事，他們不過是他的最重要的原因及結果罷了。望讀者勿將此表看呆。

表十五

表 五 十 世紀九十年代與學科 關係的化文紀



我們看了上表，不但可以明白這幾件重要史蹟的相互關係，並且也可以知道本章結構的所在了。現在且照這表的意思把本章分成以下各節：
 (一)科學的發達，(二)工業革命及社會主義，(三)新帝國主義，(四)其他近

本章的段落

世文化的特徵，如民治主義，婦女運動，國際主義等，（五）結論。

文藝復興
時代的科
學

（二）科學的發達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看見科學是怎樣的跟着文藝復興的潮流復興起來；我們又已看見，最初脫離中古迷信威力的科學，乃是天文學。同時，又靠了十三世紀的路加培根及十七世紀的勿蘭息斯培根，科學界上又怎樣的產生了兩個重要的工具，一是科學的精神，一是歸納的科學方法。但科學的大發達，卻在十七世紀以後。

最初的科學，是與哲學合在一起的，所以科學家大抵也是哲學家，上面所說的兩個培根是一例。十七世紀時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又是一例。科學界靠了笛卡兒的懷疑學說，路加培根的實驗學說，及勿蘭息斯培根的歸納方法，才得到了一個穩牢而堅固的基礎。

科學與哲
學

最初發達的科學，是數學，及以數學爲基礎的天文學及物理學；所以最初的科學大家，在成績方面，雖有偏重於某一種的不同，但對於這三種學問，他們卻大都是兼能俱知的。其中對於天文學貢獻最多者，則爲文藝復興時代的哥白尼，加立里，及刻布勒（Kepler）。對於數學有特異的貢獻者，則爲發明解析幾何的笛卡兒，及發明微積分的德人來布尼茲（Leibnitz）。對於物理學貢獻最多者，則爲發明重心律的牛頓（Newton），而牛頓的發明，尤能在物理學界立一個不拔的基礎，爲科學界開一新紀元。

繼物理學而興的科學，是化學。化學的前身，是煉金術（Alchemy），到了十八世紀時，他才脫殼而出，變爲一種真實的科學。他的創始者中之尤有功者，爲法人拉瓦謝（Lavoisier）及英人愷文迭喜（Cavendish）。他們發明了分解水中原質的方法，及養氣的存在，爲此後的化學界打開了一條新道途。

十九世紀的中年，地質學及生物學，又從物理學及化學之外，爲科學開

演化學說
及達爾文

闢了一個新疆土。那個根據着演化(Evolution)原理的來兒(Lyell)名著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及達爾文(Darwin)的物種由來(Origin of Species)尤爲這個新科學成立的大功臣。演化學說雖非始創於達爾文,但他是能使演化說確立的一個人。這個學說的影響是不僅以科學界爲限的,在一方面,他既打破了上帝造人的傳說,對於宗教及人生觀發生了一個巨大的革命,使宗教界終不得不去曲解或改釋他們的聖經,以求合於這個新學說;在他方面,他的物競天擇的原理,又不啻去爲那已經充滿着競爭空氣的人類社會作一個擔保,加一種努力的決心,終使憂時之士如克魯泡特金(Kropotkin)者,不得不另創一協助(Coöperation)學說來補救這個學說的流弊。這個演化學說力量的偉大,及影響的深遠,也就可以想見了。

醫學的發達,也是近代科學的一個大貢獻。因爲科學式的醫學,及外科醫學,是建築於化學,物理學,及生理學之上的。十八世紀時,哈阜(Harvey)憑

了實驗的工夫，發明了血液循環之理，爲醫學界開通了一條新道路。及十九世紀時，法人巴斯都（Pasteur）又發明了微生物學，遂使無數傳染險症，靠了種菌的方法，得以減少，以至消滅。而麻醉劑及防腐劑的發明，尤能爲外科增加兩個可貴的工具，間接的爲人類減少了不少的痛苦。所以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時，科學已不但把醫學領到了一個永進無疆的區域去，並且又能爲人類減少疾病，延長生命，爲文化的前途產生一個美麗的希望了。

電學乃是由物理學的附庸而蔚爲大國的一種科學。而美人勿蘭克令（Franklin），意人加法尼（Galvani），及伏爾泰（Volta），英人法拉弟（Faraday），法人安比（Ampere）等，卻都是這個科學的創造者。他們的貢獻雖大，抵限於原理方面，但同時以電氣施於實用的基礎，卻也是他們所樹定的。所以他們也可以算是工業革命第二期的始祖——工業革命的第一期，是機械的發明及應用；他的第二期，乃是電力的發明及應用。

由此可知近代的科學，直接的既已成爲一切學問的基礎，一切進步及人類謀求幸福的工具；間接的又靠了工業革命的勢力，成爲工業、商務，以及政治、社會，一切事業的原動力。他實是近代文化的中心點。不但如此，他又能不問宗教，不問民族，不問語言，不問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錫予全世界的人類，所以科學又是一個可貴的國際勢力。

科學之弊

但如此巨大的一個勢力，又豈能無弊呢？物競天擇說的流爲弱肉強食是一例；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又是一例；而因科學發達之故，物質文明的勢力，尤能霸佔近代西方的文化。物質文明固自有他的貢獻，但種種殘酷不幸的情勢，如最近的戰爭方法及他的慘絕人寰的結果，卻也未嘗不是物質文明所貽的禍害。由此可知，一個工具的本身，實沒有善惡的可言，免去惡果，而得善果的權力，卻是完全操在運用這個工具的心情、腦力，及手腕之內的。

(二) 工業革命 附社會主義

工業革命
與科學

工業革命的原始，本是由於科學的發達，但後來靠了科學家的分工，——有些專門研究純粹科學，有些卻以科學家而兼作發明家及工程師，——也就離棄了試驗室而獨立了。

機器的發
明與工業
革命

工業革命的開始，約在法國革命前二十年。那時英國忽然產生了一羣發明家，他們依據着前人所已發明的粗模，發明了許多機器，使他們代了人工，來做開礦，紡織，製造，耕種，及交通的種種事業。於是工廠的一件東西，便成爲這個新時代的中心點了。機器的生產力，既遠非人工的生產力所能比擬；而工廠制度的成立，又足以促成所謂近代城市(The Modern City)者的產生，使工人們別成爲一個強有力的階級。同時，因交通便利的驟然加增，人類的相互關係也就日益複雜起來。所以這個機器發明的一件事，初雖僅以工業

界爲限，但不久他的影響，也就普及於社會的各方面，在人類的生活中，發生了一個複雜而巨大的變化，造成一個自有歷史以來所未有的社會大革命。因此之故，歷史家便把這個工業界的大變動叫做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近人曾有把這個工業革命叫做機械革命（Mechanical Revolution）的，而以工業革命的一個名辭用之於與那個機械革命同時產生的社會上及經濟上的種種變化。但我以為這個區別殊嫌太纖瑣了一點，我的意思是：機械革命乃是工業革命的中心點，但並不是另一件事。

這個革命的發源地，爲什麼會在英國呢？第一，因爲英國是以工業立國的。第二，因爲英國位於大西洋之濱，而近來又成爲殖民地的霸主，所以他的商務的發達，便更有一日千里之勢；因此，出產貨品的需要，當然也就比例的增加起來，而機器的發明，即是應此需要而誕生的一件事。第三，因爲英國人

工業革命
發源於英國的原因

民的性情，本是偏於實用的，所以科學到了他們中間，也就常常的離棄了他們的試驗室，走到工場中去了。第四，因為英國是一個富於煤鐵之地，所以以煤鐵為根本的機器時代，當然也就在那裏開始。

一七六五年，瓦德（Watt）所發明的汽機，是此後一切新工業的基礎。他的影響，先在棉花及羊毛的製造，繼又影響了煤鐵的工業，後來又影響了交通的方法，把輪船火車來代替了那些艱難笨重的馬車及帆船。到了十九世紀的初年，不但在英國的本土上已是遍佈工廠，即在歐洲各國中，機器的勢力，也如春草一樣，廣蔓深入於他們的窮鄉僻壤了。

這個情形的結果，可以分做三方面來說。第一，是屬於資本家的；第二，是屬於勞動家的；第三，是屬於資本勞動間的關係的。

自法國革命以來，資本家——即是中等社會——靠了數十年來革命的運動，終於把歐洲的舊制度打倒了。他們已把政治的實權攫到了自己的

(二)屬於
資本家的

工業革命
的結果

(二)屬於
勞動界的

掌中；他們把歐洲的專制政局打破，把代議制的立憲基礎植定，爲世界的政
治史開一個新紀元。所以從資本家一方面看來，工業革命確是一件幸事。

但是勞動界所得到的工業革命的影響，卻又與資本家不同了。十八世
紀末年時，歐洲大多數的人民，已因這個革命之故，拋棄鄉村生活而成爲城
市的居民。這些作工的男子與許多婦孺，成日如牛馬一般的在那污穢狹窄
的廠中工作，晚上則睡於同樣的廠旁小屋之內。廠主人則但求出品的加多，
絕不關心工人的待遇。所以當十九世紀初年時，一般工人生活情形，是極
不衛生，極不合理，極多使人墮落的機會的。而此時又是一個放任學說盛行
的時代，一般人士，深信個人的行爲，有絕對的自由，他人沒有干涉的必要；於
是工廠制度所產生的種種罪惡，遂更得在歐洲的社會間橫行無忌了。

從資本家與勞動界的關係看來，則工業革命的結果，乃是使他們顯然
劃分爲兩個階級。因爲巨大的資本既是機器工業的一個重要原素，此時工

(三)屬於
資本與勞
動的關係

廠的主人，便不能如從前工場主人的容易做到，而工人也就不能如從前工人的易有成爲主人的希望了。資本勞動的階級，既隨着這個工廠制度而產生，而工廠所得的盈餘，又不幸歸到了廠主的腰包之內，於是資本與勞動之爭，便成爲工業革命後的一個大問題了。

工廠立法
與勞動情
形的改善

一八〇二年，英國貴族庇耳 (Pee) 曾建議以法律來改良工人的待遇，這是所謂工廠立法 (Factory Legislation) 的起點，也即是絕對放任主義的一個反動。自此以後，工人作工的時間，兒童作工的年齡，及其他與工人衛生及幸福有關的事件，均先後的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這些法律，因勞動界在政治上勢力的加增，尤能日漸進步，日漸爲勞動界獲到更好的待遇，更大的利益。他們雖不能完全解決工廠制度在勞動界上所發生的問題，但靠了他們的進行，二十世紀初年的工人生活，與他們百年前兄弟的生活比較起來，卻又不啻如九霄之於泥壤了。

但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最大問題，卻是資本家與勞動界的爭執及仇視。此時深思之士，既眼見這兩級人民的苦樂不均，又眼見工廠盈餘的分配是怎樣的不平等，於是他們便創言個人——指資本家——的幸福應當屈服於社會全體——指勞動界——的幸福之下。他們是根本上反對絕對的放任學說的，他們的目標，乃是社會的幸福。因此，人們便把他們叫做社會主義家 (Socialists)，而以社會主義 (Socialism) 的一個名辭錫予他們所標的主義。

關於這些社會主義家的學說，此處不能細述，但把其中的幾個重要名字舉一舉罷。英人歐溫 (R. Owen) 是第一個以改良工人的生活為懷的資本家。法人聖西門 (St. Simon) 及傅立耶 (Fourier) 也是當時主張這個社會新學說的領袖。他們改革的方針，大抵是屬於自上至下的慈善性質。他們又被稱為烏托邦派的社會主義家 (Utopian Socialists)，因為他們是深信人類為善

的可能性是無限止的。法人路易白蘭 (Louis Blanc) 也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先進，但他是主張國有政策，及以政府為改革的主動的，與上說的烏托邦派略有不同。

科學派的
社會主義

與烏托邦派對峙，而盛行於近世的社會主義，乃是所謂科學派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而馬克斯 (Karl Marx, 1818-1883) 及恩格爾斯 (Engels) 乃是這派的首創者。他們在一八四八年刊行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共產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其中的大意，是要勞工階級聯合起來，去向現政府爭求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及教育上的種種權利。這個宣言的結句是：『勞工們所失者，只有鎖鍊，而所得者，乃是一個整世界。世界各國的工人們，聯合罷！』觀此可知，這個學說是以階級爭鬪為中心點的，是以利益的得失為努力的目標的，是以勞工的自動為爭鬪的方法的，這實是馬克斯主義的骨髓。

自馬克斯以後，社會主義的發達，既是一日千里，而他的性質及分派，也就日趨於複雜之途了。但此書既非社會主義的歷史，所以關於此層，也就只能略說幾句。第一，馬克斯的學說，後來曾靠了拉薩耳 (Lassalle) 等的助力，造成了一個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此黨初盛於日耳曼，後來便蔓延及於全歐了。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叫做國際工團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的，也是開始於馬克斯的，但後來他也就分裂了。

除了社會主義之外，尚有所謂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者，他是主張以廢除政府制度為改良社會的方法的。他的領袖，先後有英人加得溫 (Godwin)，法人蒲魯東 (Proudhon)，及俄人巴枯寧 (Bakunin)。其中蒲氏是主張用平和手段的，而巴氏則主張以激烈及暴動的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

這兩派改革社會的學說——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同是工業革命的產物，但他們的主張及手段，卻是絕對不同的。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上，

社會主義乃是二者中之得勝者。

與此兩個主義同時產生的勞働新形勢，則有工人的組織，其中尤以商行組合（Trade Union）及工團主義（Syndicalism）為最重要。商行組合是以各行為聯合的標準的，如木行與木行，石工與石工之類。工團主義則是以一件工業為聯合的標準的，如在一個鐵路同業中，則凡屬於這個事業的工人，不問他是木工，或是鐵工，他們是都在合作範圍之內的。他的重要工具是罷工（Strike）及毀物（Sabotage），他實是無政府主義對於經濟方面的一個具體表示。

的工業革命
的第二期
| 電力作用
的發明

機械的發明，是工業革命的第一期，他的第二期，是電力作用的發明。在十七世紀時，即有人研究磁電的作用，但電力的施於實用，則第一當推模斯（Morse）輩在十九世紀中葉時所發明，在傳遞消息的方法上，開出一個偉大的新紀元。到了現在，電氣的應用，便愈推愈廣，他的勢力，已差不多遍佈於人類。

生活的全部，不但發光，舉重等的種種事業均已歸入了他的管轄之下，即從前工業革命的主人翁，那個凡百機械的主動力——汽力——在這個電力盛行的時代，也有些立腳不住了。但是科學家又告訴我們說，電力的應用，尚正在他的幼稚時代哩。那麼，這一段的敘述，恐怕也不過能作爲工業革命史中的一個楔子罷。

(三) 新帝國主義

我們在第五章中已經看見到了第十八世紀的中葉後，歐洲列強對於殖民的事業是怎樣的日漸冷淡起來的。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工業革命的效果日漸顯著，於是列強對於殖民的一件事業，忽又由冷淡變爲熱心了。原來大規模的製造，——工業革命的一個效果，——是須靠了大宗的原料及巨大的商場方能成功的。所以此時歐洲的列強，便因經濟上的關係，重去

做他們的搶奪土地的事業了。因這個搶奪土地的事並非開始於此時，乃是大發見以後列強對於殖民地競爭的一個復活，所以歷史家便把這件史蹟叫做新帝國主義 (New Imperialism)。

(二) 國家
主義

新帝國主義，又叫做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因為除了工業革命之外，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 即是國家主義 —— 也是歐洲列強對於殖民地的競爭重新復活的一個原因。十九世紀本是一個國家主義的時代，他在歐洲本土之內，已曾統一了日耳曼及意大利，已曾分裂了巴爾幹半島，現在他卻又到海外去為歐洲製造新的歷史了。於是英人便以太陽永不離開他們的國旗為莫大的榮耀；而歐洲的其餘各國，亦莫不以殖民地的獲得為己國強盛的招牌。不但如此，此時歐洲的人口，又是日益加多，而殖民地卻又是一個移植剩餘人口的好尾閭。因此，這個國家觀念，便與經濟的原因聯合起來，去造成一個新帝國主義的世界了。

新帝國主義的目的物

此外如傳教士的宗教目的，也是新帝國主義成功的一個重要動機。雖然這些傳教士的利害，有時要與商人及政客的利害衝突，但從大體上看來，這三種人卻仍是互相倚賴，互相協助的。

這個新帝國主義的目的物，不用說，是歐洲以外的世界各國了。其中南北美洲是已經歐化的大陸，澳大利亞洲亦久已成為英人的禁臠，所以在地球大陸之上，此時卻只存有亞非二洲來承受這個主義的勢力。結果是非洲的完全成為歐洲列強的瓜分品，及亞洲各國的或淪為白人的奴屬，或承受歐化以自救。

新帝國主義最大的目的物，既是大宗的原料，投資的機會，及消耗盈餘出品的商場，於是我們中國便成為他們最好的目的物了。原來我國的原料是最為豐富的，投資的機會是最為廣大的，人民是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貨」的，這豈不是列強資本家的烏托邦嗎？

西班牙及葡萄牙，本是殖民事業的領袖；但自從十七世紀以後，他們的

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殖民事業，既已相繼獨立，而葡萄牙的巴西也於一八二二年與母國脫離了關係。所以在這個新帝國主義的時代，這兩個國家便完全成爲過去的人物。

但英吉利的命運，卻與西葡兩國相反。他在十九世紀中，不但不曾失掉屬地，並且靠了戰勝拿破崙之故，反而獲到了許多新的殖民地。一八七七年，女王維多利亞的成爲印度女皇，是英國執到殖民地事業牛耳的一個具體表徵。此外舊殖民國如法蘭西及俄羅斯，新殖民國如日耳曼及意大利，也是這個新帝國主義的信徒。現在我們當分別把他們略述一點，而其中尤以英國所佔的地位爲最重要。

十九世紀時，英國殖民地中之重要者，有下列諸處。一曰加拿大，這是英國的一個舊殖民地。一八四〇年，加拿大的諸部合併爲一；七年之後，又遵照了英人都倫爵士（Lord Durham）的主張，成爲一個自治之邦。邦內一切政

英國殖民地中的自治分子
（二）加拿大

大

事，除去外交及宣戰等以外，均由加拿大自己的政府——國會及責任內閣處理，英政府完全不問。這是英人富於政治常識及行政彈力的一個證據，也是不列顛帝國得以保存於民主主義時代的一個理由。自此以後，凡是白人多於土人的英國殖民地，便都學了加拿大的樣子，成爲不列顛帝國中的自治分子了。

(二) 澳大

利亞

澳大利亞也是得到自治權的一個殖民地。一九〇〇年，澳屬各部既合併爲一，他便於同年得到了與加拿大同樣的自治特權。第三個自治殖民地，是南非聯邦(South African Union)。南非的好望角，本是屬於荷蘭的，但自從維也納會議把他轉贈與英國之後，英國在南非的勢力，便日盛一日了。他把那裏的荷蘭人叫做巴爾人(Boers)的逼入了內地，等到他們把內地開墾成功之後，他又去把他們的地方搶來。於是巴爾人忍無可忍，終與英國開戰，這是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的巴爾戰爭(The Boer War)。結果是南非各

地的合併爲一，及得到與加拿大同樣的自治權（一九〇九年），在這個自治政府之下，巴爾人是與英人平等的。

（四）紐西蘭（New Zealand）及紐芬蘭（Newfoundland），也與上述三邦一樣，都曾在二十世紀的初年得到了自治的特權，成爲不列顛帝國中的自治分子。

除去上面的五個自治殖民地之外，英國的重要屬地及被保護國中，尚有印度和埃及。

印度是英國的一個舊殖民地，但自從一八五八年英國議會把東印度公司管轄印度之權取消後，他便成爲王家的產業了。一八七七年，維多利亞女王的成爲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即是這個新政策的一個結果。印度對於這個異族的主人翁，雖不免也想反抗；但因國內宗教及民族的複雜，內部的團結就非常的困難。所以英國保存印度的機會，也就不易失掉了。

埃及在十九世紀初年時，曾從土耳其獲到了獨立權。不幸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國王的奢侈，及不善理財之故，國內的財政，便到了破產的地位。於是英法兩國便去收買了他的蘇伊士運河的股票，成爲他的債主。一八八二年，英政府又用武力去平定了埃及的內亂；於是埃及的軍事及財政實權，便都歸入了英政府的手內。埃及的人民雖不願受治於異種人之手，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之時，埃及卻反正式的成爲英國的被保護國(Protectorate)了。

其他英國屬地

此外英國殖民地之在非洲者，尙有蘇丹(Sudan)，不列顛之東非(British East Africa)，及散處於非洲西岸的各地。所以英國不但在全地球上執有殖民地的牛耳，即在非洲的一處，他的殖民地也是最爲優美，最爲廣大的。

俄羅斯的殖民事業

亞洲二處，但自克里米亞戰爭失敗以後，他的眼光，便老實的由西方移到東

南了。他向南開拓的結果，是與英吉利相見於阿富汗；他向東開拓的結果，是與中國及日本相見於滿洲一帶地方。而其中尤以與日本的衝突為最利害；那個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即是這個衝突的結果。所以在二十世紀初年時，俄國殖民事業的重要情形，是在亞洲與英國及日本的衝突，猶之他在巴爾幹半島與英法德奧等國的衝突一樣。

法蘭西的
殖民事業

法國對於殖民興趣的復活，開始於路易腓力布時代的侵征阿爾及利亞（Algeria）。在第二帝國時代，他又得到了亞洲的交趾支那。但他的殖民地的大部分，卻是在第三共和時代得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洲北部的突尼斯（Tunis）、非洲東南岸的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島，及亞洲的安南。在這些殖民地之上，又加上了非洲的廣大沙漠，及法國在十九世紀以前原有的殖民地，於是法國遂成爲英國以外的第一個大殖民國了。

日耳曼和意大利，是歐洲最新的國家，所以當他們走入帝國主義的門

日耳曼及
意大利的
殖民事業

內時，那裏已是杯盤狼藉，只剩有一點殘羹餘肴來饜足他們的餓腹了。但他們又豈肯甘心呢？於是日耳曼便使盡氣力，終於得到了非洲的東部及西南部，即是所謂日耳曼的東非（German East Africa）及日耳曼的西南非（German South-West Africa）的。意大利所得的，卻只有非洲東北岸的一條狹地。

此外如西班牙、葡萄牙等，眼見英法各國在地球上這樣的搶奪，也曾忘了自己的已成爲過去人物，忽然老當益壯起來，各自伸指到非洲去，分到了一點雞肋。

注意 在下面的地圖上，只舉了英法德俄美五國的殖民地；對於小殖民國，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的殖民地，均因地圖太小，未便一一列入。

新帝國主義的結果
（二）資本家的滿意

這是十九世紀末年時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及侵奪亞洲土地的大概情形。我們看了他，便可以得到下面的幾個結語。其一，是這個爭奪的結果確曾

滿足了列強資本家的一部份的慾望。我們但看現在世界上所謂「洋貨」的滿坑滿谷；但看貧弱國家如我國者是怎樣的倚賴借貸外債爲度日及興業的唯一道路；我們再看一看，列強的資本家是怎樣的犧牲弱國，來達到他們買利的目的的——如私運軍火，以助我國的內亂之類——我們便可以明白列強資本家對於帝國主義是怎樣的感謝了。

(二)列強
競爭的加

我們的第二個結語是在這個國家化的帝國主義之下，歐洲列強間的競爭機會是日益加多，日趨複雜的。因爲凡在兩個強國的殖民地接觸之處，現在便都可以發生衝突了。上面所說介於英俄勢力之間的阿富汗是一例，介於日俄勢力之間的滿洲又是一例。而一八九八年間所發生的發紹達事件 (Fashoda Affair)，亦即是英法在蘇丹勢力衝突的一個結果。此事幸未釀成戰爭。但法蘭西與日耳曼在摩洛哥 (Morocco) 的衝突，意大利與法蘭西在突尼斯的衝突，當時雖也不會釀成戰爭，但在此兩件事中，法蘭西卻都是

(三)貧弱國家的命運

占得勝利者，他既不似在發紹達事件中之能與英國彼此相讓，於是意大利及日耳曼對於法國的蓄恨，也就日益加甚，後來終在歐洲大戰之中找到一個發洩怨毒的機會了。

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第三個結語是：地球的面皮有限，而列強的慾望無窮，所以全世界的貧弱國家，除了已做資本家的犧牲品之外，並且還都成爲這個主義在政治方面的犧牲品的希望了。非洲土人在列強瓜分他們土地時所受到的痛苦，不用說，即以舊文化所被的亞洲而論，那裏的人士，又何曾能受到白人的另眼看待呢？在這個情形之下，亞洲的人民，卻只有三條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強的武備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淪爲列強的奴屬；其三是憑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創造一個新道路。第一類的代表，是日本；第二類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於這兩條歧路之間，而又未能另自創出一條新道路者，則有我們的中國。

日本的效法列強的武備以自救的結果，亦不是值得我們的讚美的；因為日本所效法的，既大抵是側重於軍備一方面，而白人所以另眼看待日本之故，也不外由於他的能以堅甲利炮去打敗歐洲的大國俄羅斯。所以武備固是日本自救的一個工具，但這樣的逼使日本成為帝國主義的信徒，豈不正是西方列強對於世界的一個大罪案麼？

這個帝國主義在我國所發生的不幸結果，我們大約是都已知道的了。遠者如鴉片戰爭及他的結果，近者如威海衛的割於英，大連灣的割於俄，膠州灣的割於德，以及拳匪亂後我們國民對於列強所負的巨債，豈不都是帝國主義在這個老大國家身上所留的傷痕麼？帝國主義是這樣的來逼我們像日本一樣的以武力自救了，我們果願受他的命令，去以武力自救，爲「賣靈魂以得邦國」之舉呢？還是寧學印度的成爲白人的奴屬呢？還是在這同樣醜惡的兩條道途之外，我國的人士，能另去想出一條自尊而又能自救的新道途呢？這個新道途是可以找到的，但卻不是容易找到的。我們如要躲懶，不願努力，那麼，我們還不如索性去抄抄日本或印度的現成藥方，不必再想去做什麼創造的事業，再想去爲世界的文化負什麼使命了。

(四) 其他十九世紀文化的重要表徵

源本於歐洲列國現象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自法國革命以後，他的形體便發達得更完備了。他與民主主義(Democracy)同是十九世紀歷史的重要勢力。但民主主義的源起，卻較國家主義為遲——古希臘的民主主義，範圍太狹，與近代的民主主義不同——他是法國革命及工業革命的一個共同產品。法國革命既以自由平等的標幟震動了一般人民的心目，而工業革命的效果，又使勞動者發生參預政治的野心，所以自一八四八年全歐大革命之後，民主主義的勢力，便一天增似一天了。

這兩個勢力本是不易相容的，但在十九世紀初年時，他們尙如兩株未曾長成的小樹，彼此的衝突尙未顯著。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時，國家主義的勢力，尤能遠勝於民主主義。日耳曼的統一，不成於法蘭克福會議之時，而成於

普法戰爭之後，即是民主主義不敵國家主義的一個證據。而一八四八年，日耳曼的有志青年——他們是日耳曼的民主主義的運動者——的離棄祖國而西徙，更足為民主主義失敗於國家主義的一個證據。

但在意大利統一事業之內，民主主義卻與國家主義占到了一個平等的地位。因為我們知道，意大利諸邦的與薩的尼亞合併，大抵是取決於人民的公意的。此外如社會主義的興起，婦女運動的進行等，也都可以說是民主主義的支流。他們都是不問國界，不分種族的，他們對於狹義的國家主義，至少在原理方面，當然是不能表同情的了。

國家主義在十九世紀歷史上的成績，最顯著的是日耳曼及意大利的統一，巴爾幹半島諸小國的獨立，及奧地利帝國的分裂；此外如促成新帝國主義的誕生，及增加那個歐洲的痼疾——列國競爭的局勢，——也都是國家主義在近代歷史上所留的紀念。

奴隸制的消滅，是民主主義的一個良好成績。十八世紀末年時，法國的釋放屬地的黑奴；十九世紀初年時，英國的禁止黑奴的販賣；及十九世紀中年時，俄國的釋放農奴，都是歐洲列國順從民主主義潮流趨勢的一個證據。自此以後，歐洲各國便都能把奴隸制度視為一種違法反情的事件了。而因廢奴問題所引起的美國南北內戰，更足為這個廢奴運動作一個富有劇情的結束。

(二) 婦女運動及其勝利

婦女運動的原動力，也是從民主主義得來的，他也是法國革命及工業革命的一個結果。這個運動的始祖，是英人武斯冬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女士。她的名著婦女權利的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是關於婦女問題的第一本傑作。這本書的大旨，是說婦女是與男子一樣的，她們同是具有個性的人物，故她們在智識方面，經濟方面，政事方面等，均當與男子得到同樣的機會。

一般人士對於這類的論調，最初當然只有非笑，但後來民主主義的勢力既日漸加增，占有人民半數的婦女問題，當然也就不容社會的永久忽視了。不但如此，靠了工廠制度的興起，婦女已能獲到經濟上的獨立，而靠了教育的普及，婦女的智識及能力，也能日益加增，使他們在人生生活各方面都能與男子分工及競爭。因此之故，在教育方面，經濟方面，職業方面，政事方面，婦女們現在是確已與男子爭到了平等的地位，而其中尤以女子參政權的運動及獲得爲婦女運動得勝的最明顯的標幟。現在世界先進各國的婦女，差不多是都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了。

人們常有把女子參政運動視爲婦女運動的唯一事業者，這是一個大錯誤。女子參政固是婦女運動中的一件事，但他決不足以代表婦女運動的全部。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第一，政治上的活動，不過是人生活動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動，并且不是人生活動的中心點。其二，參政權的爭得，雖亦自有他的需要，但他仍不過是一件比較膚淺的事。

婦女們如欲與男子們爭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智識的解放，能力的修養，及人格的提高為最重要。待智識能力既經充足，而因歷來奴役於男子威權下所養成的可憐的人格，亦已滌淨提高之後，那麼，一切事業，一切權利，一切機會的大門，當然便會立刻自己打開來，歡迎她們進去的。第三，我們知道，英國人是一個富於政治性的民族，所以在英國發源的婦女運動，當然也是以參政為中心點；這猶之文藝復興的潮流，到了日耳曼，便成為宗教革命一樣。我們既不能因此便說，凡是文藝復興，都當採取宗教的道途，那麼，我們又豈能說，凡是婦女運動，都當以要求參預政治為中心點呢？總之，人生的活動是多方面的，人類的嗜好及傾向，也是各各不同的，所以熱心婦女運動者的最大責任，即是去幫助我們的青年姊妹們，使她們能發揮她們各人的天才於最適當的道途，至於參政運動，卻不過是這些道途中之一罷了。

超越於國家主義及民主主義之上，而使二十世紀的文化表徵異於以前者，則有國際主義。國際主義之表現於政治方面者，則前有海牙的和平會，近又有歐洲大戰後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國際主義之表現於社

會方面者，則有現在的種種國際學術及慈善事業，如洛氏基金團，卡匿基基金團，及諾貝爾獎金之類。這個在政治上及社會上的國際運動，雖都尚在萌芽時代，但他們實是世界文化的一個最大希望，也即是二十世紀歷史上一件最足自榮之事。

此處本尙有十九世紀的文藝一段，但下筆之時，忽覺到這個題目範圍的廣大，及他的內容的複雜，以爲不述則已，欲述，則非有一章的地位，是不能以一個明瞭的觀念給予讀者的。爲求免於敷衍的罪戾起見，所以只好索性不述了。但因此之故，著者對於十九世紀西洋文藝界的小明星，卻不能不深深地道歉，因爲著者對於這個題目的興趣，是十分濃厚的，是極不願把他遺棄在本書之外的；但這或者也即是著者不敢在此動筆的一個原因罷。

(五) 結論

自希臘以至二十世紀，西方的文化，曾經過了三個大變遷。最初之時，爲

希臘及羅馬的文化時代，其中希臘文化的精神，為和諧與審美的態度，及中庸的人生觀。他的具體貢獻，是文學、藝術、及科學哲學。羅馬文化的精神，則是側重在實行方面的秩序和組織。他的具體貢獻，是法律，及社會上的種種組織，——包含政府在內。這兩派的文化雖不同，但他們的以入世眼光來觀察及處置人生，卻是一樣的。

(二) 中古
時代

到了中古之時，因蠻族的侵凌，及社會秩序的毀滅，人民對於生命，便只能感到苦痛了。於是以出世觀念號召人類的基督教，便應時興盛起來。這個出世觀念，實是中古文化精神的中心點，而重靈輕肉的生活方式，也即是這個觀念的施於實用。此外如由羅馬文化所傳到的一尊觀念，及自日耳曼民族中所得到的個人主義，也是中古文化的兩個基本精神。這三種精神——出世觀念，一尊觀念，和個人主義——的具體表示，是教皇和皇帝的統一制度，封建的分裂制度，以及僧社和十字軍的成立。

(三) 從文藝復興到現代

西方文化的第三個變遷，是開始於文藝復興的。那時的人文學者，既已把上古的入世觀念打倒了中古的出世觀念；而因個性復活之故，一尊的偶像也就在無形中被毀幾盡，於是個性的表現，便成為這時期文化精神的中心點了。這個精神的意義，是把一個動的人生觀去代替一個靜的人生觀，他不啻是說，現在人們是不願再做人生舞台的觀客了，他們是要去做做那裏的主人翁了。這個活的動的人生觀，這個果敢有爲的精神，實是近代西方文化精采的最大的效果，是文學藝術的復興，及科學的發達；而其中尤以科學一項為能在最近的西洋史上發生重要的影響，因為我們已經看見，凡是近代文化的具體表徵，如工業革命及效果，如民主主義，帝國主義等，都是科學興盛後的結果——直接或間接的。

科學的兩個相反結果

上面已經略略說過了。但因地球上人類言語風俗的不同，彼此了解的程度，尚在幼稚時代，又因軍人政客及資本家的常欲利用及加增各種民族間的新仇舊怨，以爲達到一己虛榮心及貿利心的目的，所以在另一方面，社會上靠了科學所得到的種種新組織及新勢力，反有時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成爲人類互相殘殺的最可怕的工具了。

帝國主義
與國際主
義勢力的
衝突

在這兩個勢力中的國家主義

這個分裂科學的成績，而爲兩種相反結果的勢力的存在，即是現代文化上的一個矛盾情狀——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勢力的衝突。介於這兩個勢力之間者，則有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固是造成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分子，但他若能把他的自身擴大，升高滌淨，那麼，他也未始不能與國際主義合作，使這個近於理想的勢力更容易實現。所以國際主義與帝國主義勢力的未來勝負，固已成爲現代文化的一個生死問題；而國家主義又足以決定這兩個勢力勝敗的所在，然則國家主義與人類未來命運的關係，豈不重且大麼？

國家主義之所以能或爲善或爲惡者，乃是由於他的解釋不限於一說之故。比如有些人對於這個主義的觀念，是以堅甲利兵去霸據地球，或是以尙武精神去增加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這一類的解釋，都是很危險的，因爲他們都是帝國主義的最好滋養料。反過來說，亦有人以己國對於文化的貢獻，視爲國家榮譽的標準者，於是他們便能以藏兵燬甲爲發達國家個性的第一個步驟了。這猶之高尙孤潔之士的不以富貴利祿而以一己的人格來作爲生命成功的標準一樣。他是在實際上可以成立的一個現象，並不是烏托邦家的梦想。

平戰爭與和

國際主義的目的，是在求人類的彼此了解，及各國文化的成爲世界的共產；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國主義的目的，則適與國際主義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類的誤解及怨仇爲任務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戰爭。所以這兩個現代文化勢力的競爭，即不啻是戰爭與和平的競爭。使國際主義而能戰勝帝國主義，那麼，和平的夢想，即可實現，人類的自救，亦將更有希望了。否則，若使帝國主義終於戰勝國際主義，若使戰爭之神終於打到了天下

原

书

缺

页